國語注音版

聖學根之根

第四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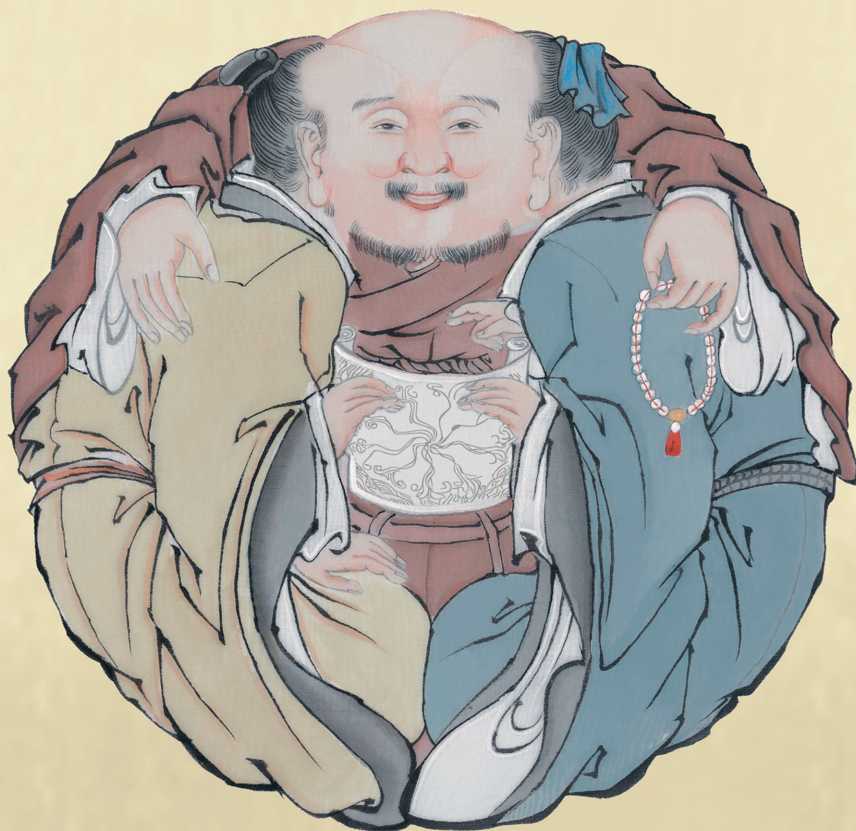
以東三耳氏敬署

幼學瓊林



混元三教九流圖贊

佛教見性道教保命
儒教明倫綱常是正
農流務本墨流備世
名流責實法流輔制
從横應對小說咨詢
陰陽順天醫流原人
雜流兼通述而不作
博者難精精者未博
日月三光金玉五穀
心身皮膚鼻口耳目
為善殊塗咸歸于治
曲士偏執黨同排異
毋患多岐各有所施
要在圓融一以貫之
三教一體九流一源
百家一理萬法一門



乍看一人實為三圖
中笑面彌勒表佛教
右飾儒巾者表儒家
左著道冠者表道教
三人合一一心無二
笑口常開見者歡喜
待人接物一團和氣

三教：儒、釋、道
九流：農、墨、名、法、縱橫、小說、陰陽、醫、雜

蒙以養正

聖功也

李炳南題



明　程允升撰著
因緣生校集

國語注音版

聖學根之根

第四冊

幼學瓊林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

先知先覺爲萬古倫常立極
至誠至聖與兩間功化同流



温良恭俭讓
仁義禮智信






願天常生好人願
人常行好事 志士仁人
常懷早日實現聖賢傳
統之倫理道德 教化眾生
和諧世界從我做起

書





緣起

清儒陳弘謀在《養正遺規》的序文中寫道：「世間有真正的教育方法，才會有真正的人才。教育的端正自家庭開始，人才的成就自兒童開始。《易經》以山下出泉水的卦象來代表蒙卦，而君子之所以能夠造就有德學的人才，因為他知道根本就在這裡呀！『蒙以養正，是為聖功』，其中的義理是多麼深奧啊！泉水在山上的時候是清澈的，而流到山下就變渾濁了，這難道是泉水自身的過錯嗎？這全是因為做父兄師長的沒有能及時地正確引導啊！」

諺云：「訓子須從胎教始，端蒙必自小學初。養子不教如養驢，養女不教如養豬。」古時蒙童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而在明朝末年，江蘇大儒陸桴亭就曾提醒世人：「古時人心質樸、風俗淳厚，小孩至七八歲知識尚未開啟。今則人心風俗遠不如古，孩童五六歲時已多被邪知誘惑，遭物欲腐化了。再晚兩年才入小學，即使父教師嚴，也要費上一番手腳。



何況父兄的教育又未必完全依照古法呢？所以我以為當今教育子弟入學，必須要在五六歲就開始。」桴亭先生發出這番感慨是在三個半世紀之前，末學實在不敢想像：當今之世道人心與三百多年前有多少可比性呢？

去年暑期，末學和一些小學友一起學習傳統文化，不料卻發現了許多正在流通的經典中存在的重大問題！——一個是存在會集次第的混亂，比如有人將《弟子規》和《道德經》放在一起的。再者是錯字、別字太多，比如流通很廣的《正蒙寶典》中，錯別字隨處可見。還有就是注音和斷句的錯訛，也同樣讓人憂心！於是末學思量再三，決定重新會集童蒙教材，並重新校訂。

《小兒語》是明朝大儒呂近溪為教蒙童學習說話而作的兒歌，後來其子呂新吾又為之作了增補。雖是兒歌，卻不可輕看了，其實它是用最通俗的語言把深奧的經典給詮釋了出來。可謂話俗而理不俗。全書分為四言、六言、雜言三個部分，我們選錄時略去了雜言的部分。

《弟子規》原名《訓蒙文》，是清初大儒李毓秀依《論語・學而》篇第六章經文為綱要，仿照《三字經》的格式編撰而成。後經山西儒生賈存



仁多次修改，才定名為《弟子規》。全書共計三百六十句，一千零八十字，所列一百一十三件事。真可謂千錘百煉，一字千金。經文言簡義賅，讀起來朗朗上口。堪稱童蒙養正的最佳教材！

《三字經》是宋朝大儒深甯居士王應麟所作，其中常識和歷史統系的部分是經過後人增補的。尤其重要的是經文中為我們明白地列出了修學次第：「為學者，必有初。小學終，致四書。……孝經通，四書熟，如六經，始可讀。……經既明，方讀子，撮其要，記其事。……經子通，讀諸史，考世系，知終始。」——其實小學經典是教孩子由此契入的，大學經典則是教我們在小學的基礎上進一步深明其理。末學認識許多讀著《論語》、《道德經》、《無量壽經》等大部頭經典長起來的孩子，讀了十幾年不但一無是處，反而對經典產生了厭惡。其原因就是因為做父兄師長的好高騖遠、渴求速成，將本末倒置了。可見《三字經》中講的這一套修學次第絕對不能打亂！

《百家姓》相傳是宋朝初年浙江一位私塾先生編著的，然而它卻並不是單單只為讓學生識字那麼簡單，姓氏文化的背後都有它的歷史淵源，所



以從宋朝至民國初年，《百家姓》都是童蒙教學的必修課。

《千字文》是南朝梁代大儒周興嗣奉梁武帝聖旨一夜而成，全文用一千個不同的字，將天文、地理、常識、倫理、歷史完美地列出。奇文天成，確可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現在流通的版本中出現了八個重複的字，這是因為漢字簡化而招致的麻煩，並非生來的瑕疵！《三》、《百》、《千》歷來就被譽為是蒙學的鐵三角。

《鑑略》是歷史的綱要，因為我們中華文化是文史不分家的，所以很多經文需要「經史合參」才能瞭知真實義。明代的袁了凡先生曾編著《袁黃綱鑑》，儒士李廷機也曾編著《五字鑑略》，二者的優點在於詳明，但若用於教誨童蒙，文字量則顯得稍微多了點。所以我們在此選用了清儒王仕雲編撰的《四字鑑略》。

《增廣賢文》大約成書於明代萬曆年間，內容取材於民間諺語和各家典籍中的佳句，通俗易懂，膾炙人口，是一部很具實用價值的大眾化經典。應該是不斷地經過後人多番的刪削和增補，所以現在見到的版本有很多種。我們在此選取的這是流傳最廣的一個版本。清朝同治年間，儒生周希陶認



為原文中存在消極成分，又特別為之作了刪訂和增補。由於文字太多，而且許多語句太過拗口，所以我們沒有選用。——晏子曰：「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試想《增廣賢文》既然被稱為「賢文」，尤其是被列入童蒙教材，先輩們肯定是慎之又慎地經過再三斟酌的。所以對個別經句千萬不能望文生義，要去感悟它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想來這應是末學之得，希陶山人之失也！不過現在我們是在整理經典的讀誦本，所以就暫且不多說了，待日後我們注解經典之時，末學一定會給大家一個滿意的交代。

《幼學求源》原名《幼學須知》，又名《成語考》、《故事尋源》，是明清兩代私塾必讀的童蒙教材。原作者是明代儒士程允升，清朝嘉慶年間，福建儒生鄒聖脈重新作了校訂，並更名為《幼學故事瓊林》，簡稱《幼學瓊林》。民國初年，費有容、葉浦蓀和蔡東藩三位學者又進行了一些增補，由於文字太多，我們在此僅採用了歷史統系的增補部分。《幼學瓊林》全書通用對偶句寫成，容易讀誦，便於記憶。書中融經鑄史、包羅萬象，堪稱蒙學中的小百科全書。以至於清代文人曾有「讀了《增廣》會說話，



讀了《幼學》走天下」之說，其影響力於此可見一斑！

《龍文鞭影》原名《蒙養故事》，是明代歷史學家蕭良有編寫的童蒙教材，全書通用四言平聲韻，每兩句為一聯，每一句都是一個歷史典故。清初儒士楊臣諍為之作了校對和增補，改名為《龍文鞭影》。這一書名源自佛典故事，「龍文」是古時駿馬的名字，駿馬良駒不需要鞭子抽到身上，它看到鞭影就會飛馳向前。蒙童熟記了這一千多個典故，待日後深研經論時，便可以很輕鬆地由事而悟理。

《笠翁對韻》是明末清初的劇作家李笠翁為教蒙童學習對句而編寫的。全書通用對偶聯句，對仗工整，平仄相間，天地萬物悉羅筆下，十世古今盡入卷中。從純文學角度來看，此書在同類作品中少有匹敵，而且作者對所用的典故都考證得十分精準，這是特別值得讚嘆的。蒙童只要將此書爛熟於胸，日後吟詩作對便可信手拈來。

《孝經》不屬於小學經典，我們在此把它列入童蒙教材，是突顯它的重要性。在《論語・學而》篇次章，有子便引用夫子的話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孔子一生道在《孝經》，「孝



悌」二字深廣無邊、通徹本源，所以自古便有「以《孝經》統群經」的說法。明白了「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才真正入德學之門了。《孝經》有古本、今本和朱子改訂本之別，我們選錄的是流傳最廣的今本《孝經》。

《太上感應篇》是道家的根本，教人明因知果、獲福遠禍的方法。我們從許多古書上看到，《感應篇》在古時流傳之廣，已不僅僅局限在道家弟子的學習，許多大儒，甚至佛家的高僧大德都每天拿它來檢驗自己的功過得失。

《文昌帝君陰騭文》也是道家的入門經典，廣泛流通於宋、元、明、清四朝。清初大儒懷西居士周安士先生曾為其做過詳盡的注解。值得讚嘆的是他已打破了門戶之見，教人「或奉真朝斗，或拜佛念經。報答四恩，廣行三教。談道義而化奸頑，講經史以曉愚昧。」若能時常誦起，確實能令我們「存平等心，擴寬大量」。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是一部佛家弟子人人必讀的入門經典。釋迦世尊在其中為我們道破了有人學佛得自在吉祥，而有人學佛卻反而得凶衰困



苦的原因所在，並為我們指明了正確的修學態度和修學方法。尤其對我們現代學佛人來說，可謂一針見血、切中時弊，讀之真可令人猛生警惕、幡然覺醒！

《佛說十善業道經》是佛家的大根大本，釋迦世尊在此經中明白地告訴我們：「謂人天身、聲聞菩提、獨覺菩提、無上菩提，皆依此法以為根本而得成就，故名善法。此法即是十善業道。」可見：無論人道天道，偏離十善業道便不是正道；無論小乘大乘，偏離十善業道便不是正法！——清世宗雍正皇帝為《十善業道經》而作的序文，的確是正知正見、文義俱佳，所以我們在此不加刪削，一併收錄。

孔老夫子為何不收女弟子，這是一個很微妙的大問題。大家要知道釋迦世尊原本也是不收女弟子的，所以我們夫子並不是歧視女性，我們若搞明白了其中的真實原因，自然會對夫子先知先覺的大智慧而佩服得五體投地！周安士先生在《欲海回狂集》中收錄了淨宗十一祖省庵大師的《不淨觀頌》和《四念處頌》，提醒我們要早讓子弟修習「不淨」等觀法。近代民間教育家王鳳儀先生創辦女校，為女子講授女德時曾自信地說，孔子開



天，而他自己則要闢地。先生由誠而明，所講的化性學說確實令人由衷地折服！因為愛先生，所以不敢諂媚先生。末學在此合掌，斗膽一言：靜觀當今社會現狀，教育體制只要不加改變，無論夫子開天還是先生闢地，恐怕結果都只會是不可逆轉地天塌地陷！——故此我們將《不淨觀頌》和《四念處頌》列入童蒙教材，作為必修功課。或許仰仗世尊慈力，還可以扶大廈之將傾，挽狂瀾之即倒！

《養正遺規》中說：「凡人有記性有悟性。自十五歲以前，物欲未染，知識未開，多記性少悟性。十五以後，知識既開，物欲漸染，則多悟性少記性。故凡當讀之書，皆當自十五前使之熟讀。不但四書五經，即如天文、地理、史學、算學之類，皆有歌訣，皆當熟讀。」所以我們在此將《中藥藥性歌訣》附加於後，作為蒙童的選修教材。——特別要提醒大家的是：教育蒙童只可以讀誦經典，會背誦之後再認真熟讀三百遍，盡此一生都不會忘記。至於經典的意思，是在他們把該讀誦的經典全部背誦下來之後，再專門研習的。因為這才是合理利用了孩子的記性和悟性（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記憶力和理解力），這才是真正道法自然的傳統教育。假如一邊



讀誦就一邊給他講解，那就像希陶山人所說的：「種糧食沒等它成熟就急著收割，比稗草又能好多少呢？」而且藥王孫真人在《千金方》中也講到過：「悔開過早，不睹歲寒。」言藏至理，為人父兄師長者當慎思之！謹戒之！

古德曾有感嘆：「校書如掃塵，隨掃則隨有。」末學一路走來，深感此言不差！其中不周之處，末學再次合掌當胸：懇祈諸位大德高賢多多海涵！末學慚愧，也自知障深慧淺、德薄才疏，本沒有資格包攬這項重大非常的工程，然而時節因緣特殊，我們自己若不親手去做又能靠誰來做呢？於是不顧自身淺陋，小心翼翼地整理出儒釋道三家這十餘部入門經典。所幸我下筆修訂之處必然有所依憑，不是靠主觀妄斷，所以您大可放下心來！

——蒙童若能依此次第踏實修學，有心向儒者則成聖可期；有心向道者則成仙可冀；有心向佛者則成佛可希矣。

辛卯季夏末學因緣生謹識



第四冊目錄

緣起……1
幼學瓊林
卷一……1
天文……1
地輿……6
時序……12
統系……19
朝廷……26
相猷……29
將略……34
文階……37



武秩……43
卷二……47
父子……47
兄弟……51
叔侄……53
夫婦……55
師友……58
婚姻……63
列女……66
外戚……70
年齡……71
身體……74
衣服……83



卷三……87
人事……87
飲食……103
宮室……107
器用……111
珍寶……116
貧富……120
疾病凶喪……123
卷四……129
文史……129
科第……135
制作……138
藝術……141



訟獄……143
釋道鬼神……147
鳥獸……152
花木……164



卷一

明·程允升

天文

混沌初開，乾坤始奠。

氣之輕清上浮者為天，氣之重濁下凝者為地。

日月五星，謂之七政；天地與人，謂之三才。

日為眾陽之宗，月乃太陰之象。

虹名螮蝀，乃天地之淫氣；月裏蟾蜍，乃皓魄之精光。



風欲起而石燕飛，天將雨而商羊舞。

旋風名為羊角，閃電號曰雷鞭。

青女乃霜之神，素娥即月之號。

雷部至捷之鬼曰律令，雷部推車之女曰阿香。

雲師係是豐隆，雪神乃為滕六。

欻火、謝仙，俱掌雷火；飛廉、箕伯，悉是風神。

列缺乃電之神，望舒是月之御。





甘霖、甘澍，俱指時雨；玄穹、彼蒼，悉稱上天。

雪飛六出，預兆年豐；日上三竿，乃云時晏。

蜀犬吠日，比人識見甚疏；吳牛喘月，嘲人畏懼太過。

望切有若雲霓，恩深莫如雨露。

參商二星，每出沒不相見；牛女兩宿，惟七夕一相逢。

羿妻奔於月窟，號為嫦娥；傅說死後精神，托於箕尾。

戴月披星，謂奔馳於早夜；櫛風沐雨，謂勞苦於風塵。

事非有意，譬如雲出無心；恩可遍施，乃謂陽春有腳。

饋物致敬，敢效獻曝之忱；託人轉移，全賴回天之力。

感救援之恩曰再造，頌再生之德曰二天。

勢易盡者若冰山，事相懸者如天壤。

晨星謂賢人寥落，雷同謂言語相符。

心多過慮，何異杞人憂天；事不量力，不殊夸父追日。

趙盾如夏日之可畏，趙衰如冬日之可愛。



齊婦含冤，三年不雨；鄒衍下獄，六月飛霜。

父仇不共戴天，子道須當愛日。

盛世黎民，嬉遊於光天化日之下；

太平天子，致召夫景星慶雲之祥。

夏時大禹在位，上天雨金；

《春秋》、《孝經》既成，赤虹化玉。

箕風畢雨，比庶民之願欲不同；風虎雲龍，擬君臣之會合不偶。



雨暘時若，係是休徵；天地交泰，斯稱盛世。

地輿

黃帝畫野，始分都邑；夏禹治水，初奠山川。

宇宙之江山不改，古今之稱謂各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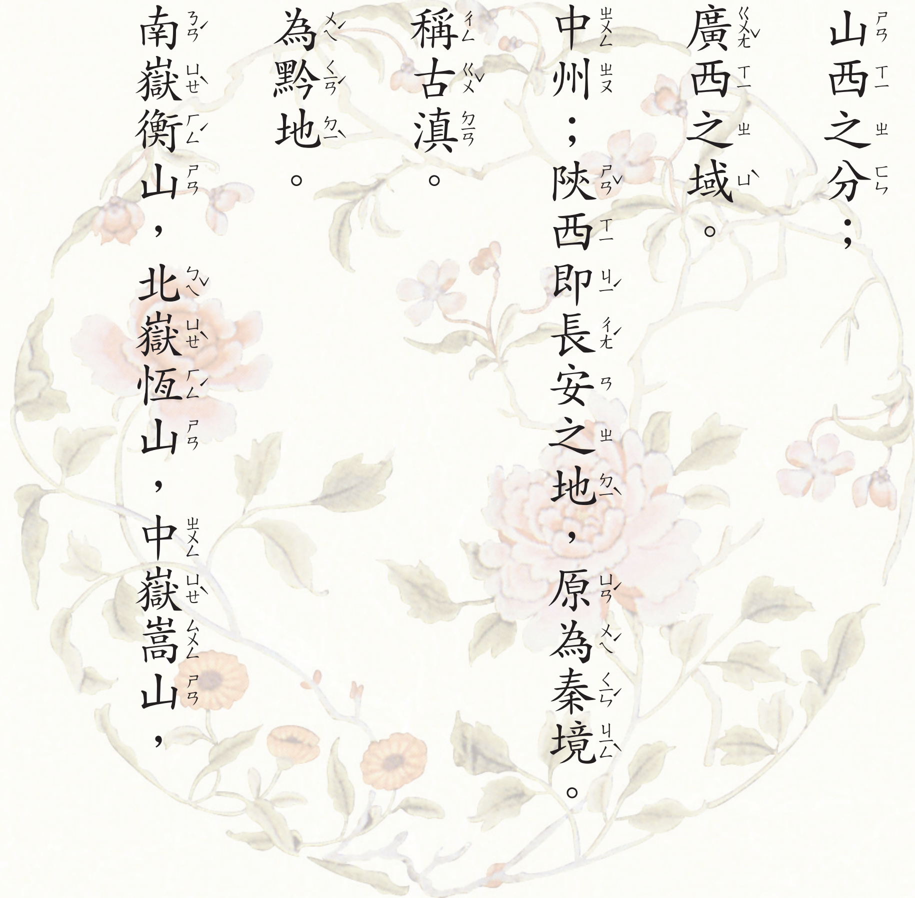
北京原屬幽燕，金臺乃其異號；南京原為建業，金陵又是別名。

浙江係武林之區，原為越國；江西是豫章之郡，又號吳皋。

福建省屬閩中，湖廣地名三楚。



東魯、西魯，即山東、山西之分；東粵、西粵，乃廣東、廣西之域。河南在華夏之中，故曰中州；陝西即長安之地，原為秦境。四川別號西蜀，雲南又稱古滇。貴州僻處蠻方，荒服舊為黔地。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恆山，中嶽嵩山，此之謂五嶽；





饒州鄱陽，岳州青草，鄂州洞庭，潤州丹陽，蘇州太湖，此之謂五湖。

金城湯池，謂城池之鞏固；河山帶礪，實封建之誓盟。

帝都曰京師，故鄉曰梓里。

蓬萊、弱水，非飛仙不可渡；方壺、員嶠，惟真修乃可居。

滄海桑田，謂世事之多變；河清海晏，兆天下之升平。

水神曰馮夷，又曰陽侯；火神曰祝融，又曰回祿。



海神曰海若，海眼曰尾閭。

望人包容曰海涵，謝人恩澤曰河潤。

無繫累者，曰江湖散人；負豪氣者，曰湖海之士。

問舍求田，原無大志；經天緯地，方是奇才。

空中起釁，謂之平地風波；獨立不移，謂之中流砥柱。

黑子、彈丸，極言渺小之邑；咽喉、右臂，皆指要害之區。

獨立難持，一木焉能支大廈；英雄自恃，丸泥可以封函關。



事先敗而後成，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事將成而終止，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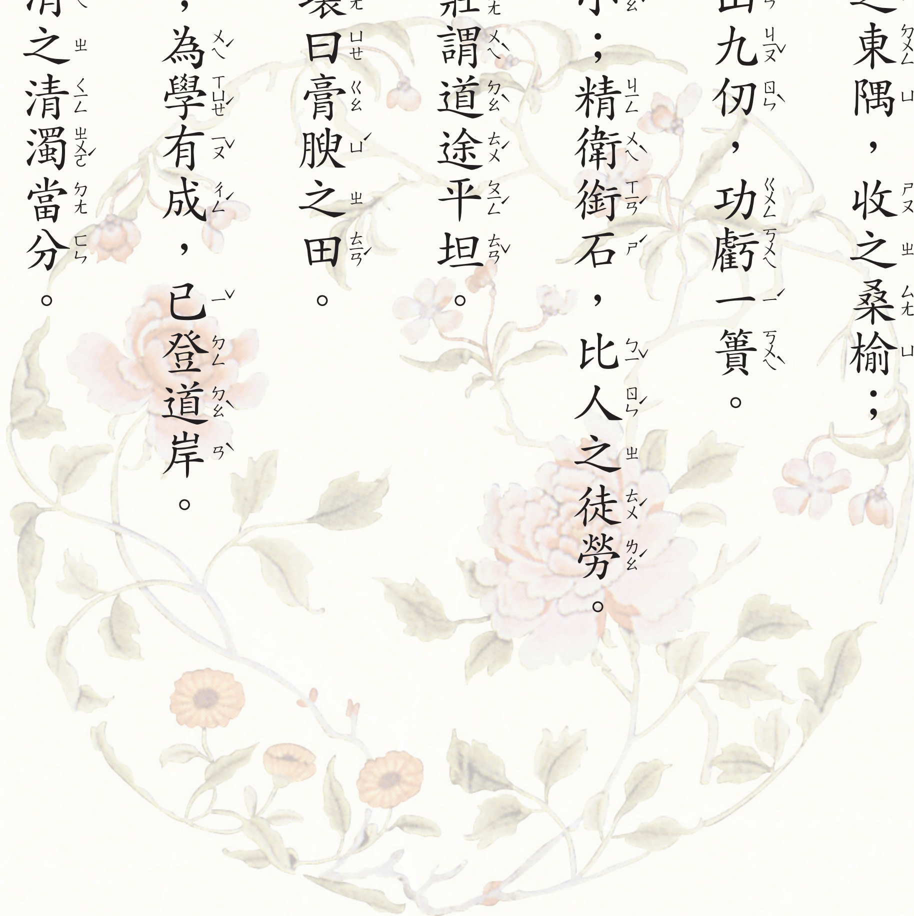
以蠡測海，喻人之見小；精衛銜石，比人之徒勞。

跋涉謂行路艱難，康莊謂道途平坦。

瘠土曰不毛之地，沃壤曰膏腴之田。

得物無用，如獲石田；為學有成，已登道岸。

淄澠之滋味可辨，涇渭之清濁當分。





泌水樂飢，隱居不仕；東山高臥，清節可風。

聖人出而黃河清，太守廉則越石見。

醇俗曰仁里，惡俗曰互鄉。

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

擊壤而歌，堯帝之黎民自得；讓畔而耕，文王之百姓相推。

長房有縮地之方，始皇有鞭石之法。

堯有九年之水患，湯有七年之旱災。



商鞅不仁而阡陌開，夏桀無道而伊洛竭。

路不拾遺，由在上之有善政；海不揚波，知中國之有聖人。

時序

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戶更新。

履端為初一元旦，人日是初七靈辰。

元日獻君以〈椒花頌〉，為祝遐齡；

元日飲人以屠蘇酒，可除癘疫。





新正曰王春，去年曰客歲。

火樹銀花合，言燈節之輝煌；星橋鐵鎖開，謂金吾之放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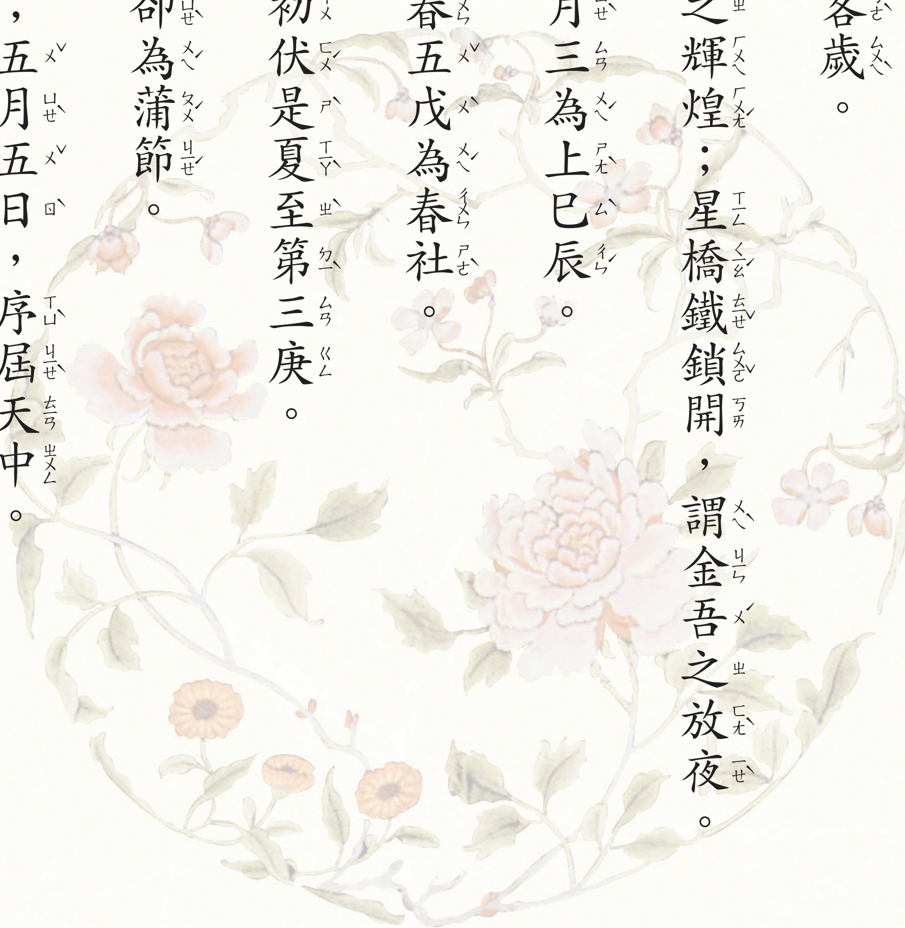
二月朔為中和節，三月三為上巳辰。

冬至百六是清明，立春五戊為春社。

寒食是清明前一日，初伏是夏至第三庚。

孟夏乃是麥秋，端午卻為蒲節。

六月六日，節名天貺；五月五日，序居天中。





競渡端陽，弔屈原之溺水；重九登高，效桓景之避災。

二社宴雞豚，群飲治聾之酒；七夕會牛女，家穿乞巧之針。

月朗中秋，明皇神遊於月府；九月風高，孟嘉落帽於龍山。

秦人蜡祭曰臘，故稱十二月為臘；

始皇御諱曰政，故讀正月為征。

東方曰太皞，乘震而司春，甲乙屬木，木則旺於春，其色青，

故春曰青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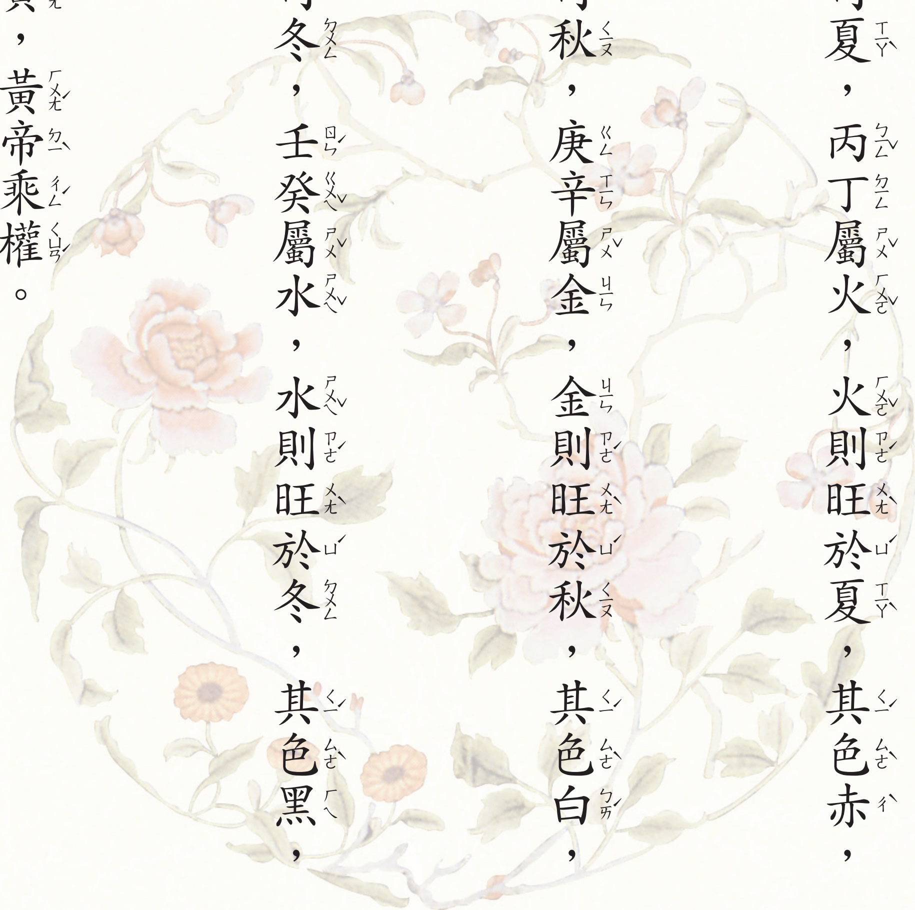


南方曰炎帝，居離而司夏，丙丁屬火，火則旺於夏，其色赤，故夏曰赤帝；

西方曰少皞，當兌而司秋，庚辛屬金，金則旺於秋，其色白，故秋曰白帝；

北方曰顓頊，乘坎而司冬，壬癸屬水，水則旺於冬，其色黑，故冬曰黑帝；

中央戊己屬土，其色黃，黃帝乘權。





夏至一陰生，故而天時漸短；冬至一陽生，是以日晷初長。

冬至到而葭灰飛，立秋至而梧葉落。

月光都盡曰晦，月光復蘇曰朔；半圓半缺曰弦，月與日對曰望。

初一為死魄，初二旁死魄，初三哉生明，十六哉生魄。

翌日、詰朝，皆言明日；吉旦、穀旦，悉是良辰。

片晌即云片時，日曛乃云日暮。

疇昔、曩者，俱前日之稱；昧爽、黎明，皆將曙之謂。



月分三浣，學足三餘。

以術愚人，朝三暮四；為學求益，日就月將。

焚膏繼晷，日夜辛勤；俾晝作夜，晨昏顛倒。

自愧無成，曰虛延歲月；與人偶語，曰少敘寒暄。

可憎者人情冷暖，可厭者世態炎涼。

衰周無寒歲，暴秦無燠年。

泰階星平曰泰平，時序調和曰玉燭。





歲歉曰饑饉之歲，年豐曰大有之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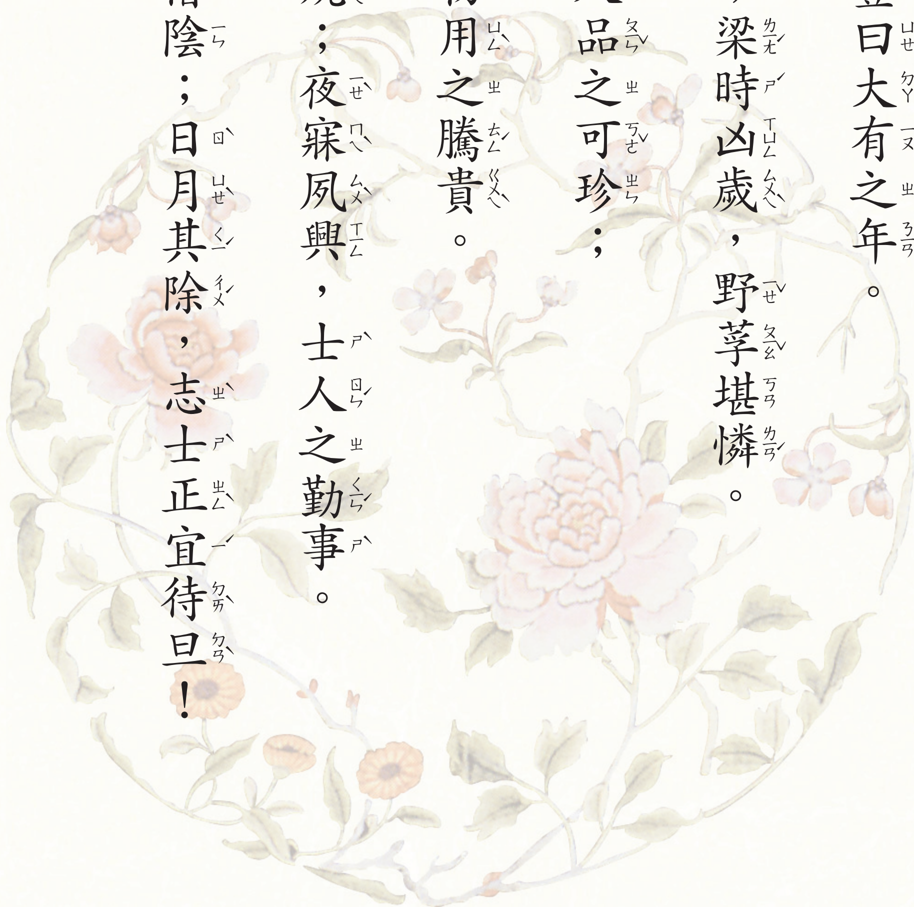
唐世饑年，醉人為瑞；梁時凶歲，野莩堪憐。

豐年玉，荒年穀，言人品之可珍；

薪如桂，食如玉，言物用之騰貴。

春祈秋報，農夫之常規；夜寐夙興，士人之勤事。

韶華不再，學者惟當惜陰；日月其除，志士正宜待旦！





統系

盤古首出御世，天地初分；天皇澹泊無為，干支始建。

地皇定三辰以分晝夜，人皇掌九區以奠山川。

有巢氏構木為巢，而民知居處；燧人氏鑽木取火，而民知飲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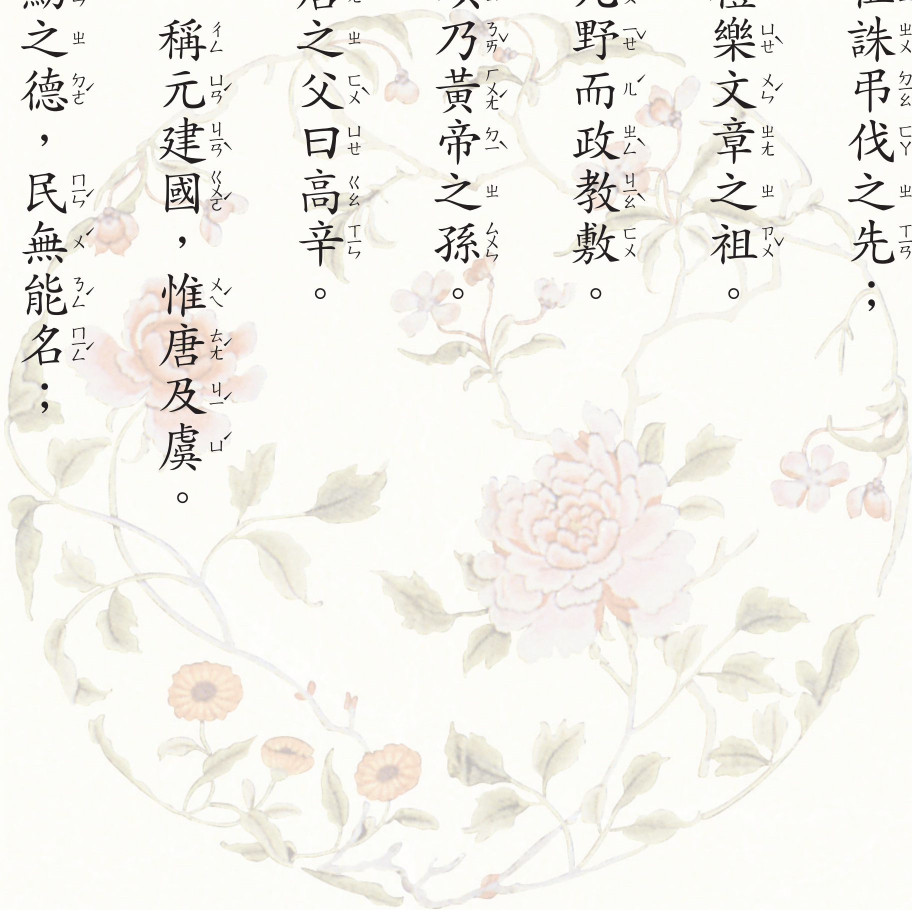
伏羲畫八卦以開文教，作六書以代結繩，甲曆姓氏，人事漸繁；

神農樹五穀以資民生，嘗百草以療民疾，農事方書，制度乃備。

粵惟有熊，啓自少典。



外治兵，內修德，開征誅弔伐之先；
明律曆，制冕裳，肇禮樂文章之祖。
得六相而天地治，畫九野而政教敷。
金天為軒轅之子，顓頊乃黃帝之孫。
帝嚳之祖曰少昊，陶唐之父曰高辛。
聖聖傳流，賢賢繼統，稱元建國，惟唐及虞。
仁如天，智如神，放勳之德，民無能名；





解民慍，阜民財，重華之德，人莫能及。

夏后家天下而代虞，受禪成功曰禹；

商王拯生民而伐夏，除暴去虐曰湯。

桀紂異世，同稱暴君；文武相承，均推聖主。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周過其曆而日衰；

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秦併其地而漸促。

赤帝子誅白帝子，漢祖興劉；假皇帝逼真皇帝，新莽篡漢。



白水真人，實開東漢；中山帝冑，爰霸西川。

典午竊當塗之緒，金牛承石馬之宗。

五姓據中華而擾晉，六朝依江左而終陳。

元魏迅掃群邦，北伐齊而西授周；

宇文兼併高氏，得之元而失之楊。

隋煬帝弒父篡位，身喪國亡；唐太宗劫父稱兵，逆取順守。

惜夫牝后豔妃，亂之於中；悲哉宦官方鎮，擾之於末。



紛紛五季，八姓十三君；莽莽群雄，九州數十主。

若度德而度義，果孰是而孰非？

宋祖剪諸凶而獨秉乾綱，太宗承兄業而懋膺大寶。

汴梁九帝，為遼之兄，為夏之父；

臨安九君，為金之侄，為元之俘。

徽欽二宗，蒙塵於北；益廣二主，行遁於南。

有元起自北方，上世號為蒙古。



自世祖之混一，迄順帝之淪亡。

數幾百年，代凡十易。

太祖奮跡濠滁，實開南國；燕王興師靖難，定鼎北平。

逮夫明季之頹靡，爰有思宗之殉烈。

儲君不能效靈武之迹，諸藩不能繼江表之蹤。

滿族入關，旗兵制勝。

有聖祖、高宗之盛治，有教匪、髮、捻之奇氛。





曾左雖號中興，華洋漸開兵釁。

以攝政始，以攝政終，總是宮闈之失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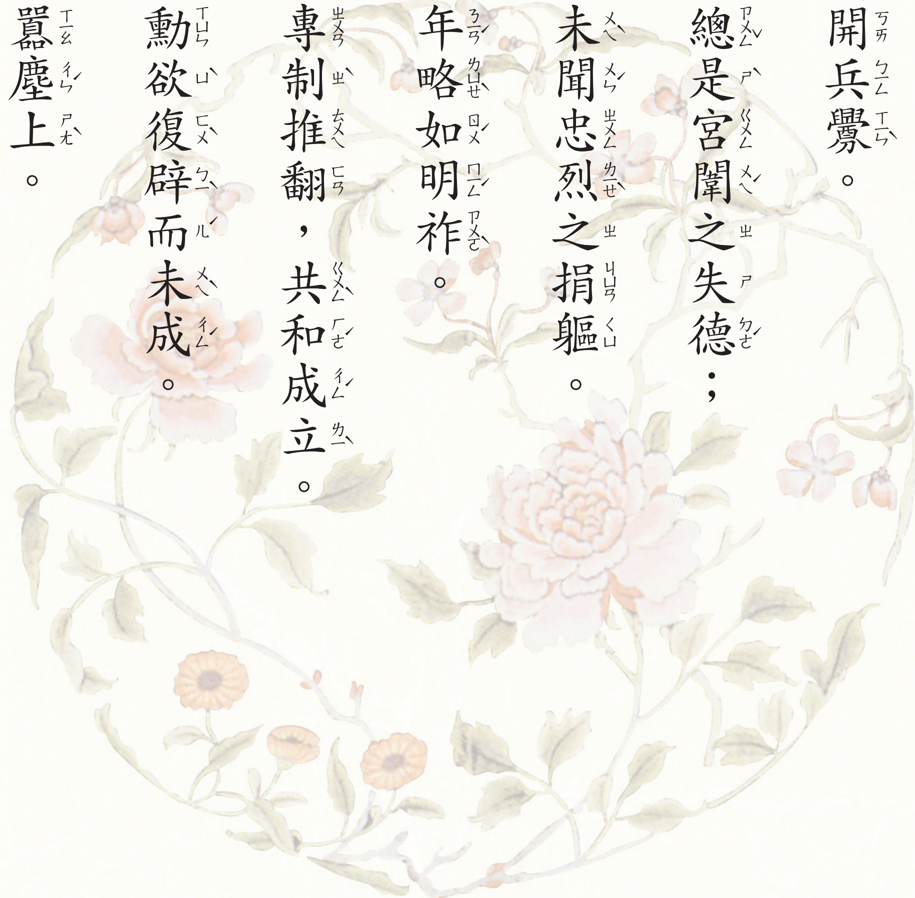
由竊位興，由遜位發，未聞忠烈之捐軀。

十二帝歸結清廷，三百年略如明祚。

辛亥革命，民國肇興；專制推翻，共和成立。

袁氏以稱帝而即蹶，張勳欲復辟而未成。

軍閥跋扈飛揚，政客甚囂塵上。





全國統一，端賴北伐之成功；舉世和平，庶遂大同之願望。

朝廷

三皇為皇，五帝為帝。

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

天子萬邦之主，諸侯列國之君。

五帝官天下以位讓賢，三王家天下以位傳子。

陛下乃天子之尊稱，殿下是藩王之懿號。





新主登極曰龍飛，群臣覲君曰虎拜。

皇帝之言曰綸音，皇后之命曰懿旨。

椒房是后妃所居，楓宸乃君王所蒞。

天子尊崇，故稱元首；臣鄰輔弼，故喻股肱。

麟之趾，龍之種，俱譽宗藩；邦之貞，國之貳，皆稱太子。

建儲位，立青宮；傳國寶，稱玉璽。

宗室之派，演於天潢；帝冑之譜，名為玉牒。



前星耀彩，共祝千秋；嵩嶽效靈，三呼萬歲。

聖主德配昊天，遂動華封之三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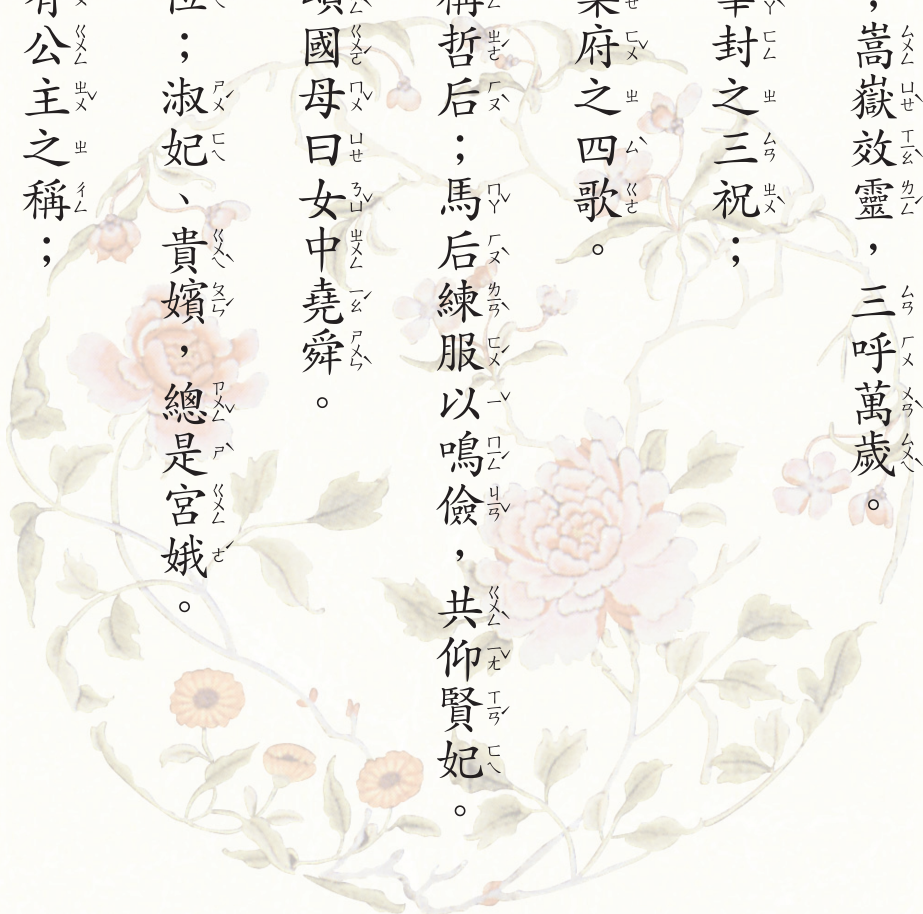
帝子覃恩少海，爰興樂府之四歌。

姜后脫簪而待罪，世稱哲后；馬后練服以鳴儉，共仰賢妃。

尊帝父曰太上逍遙，頌國母曰女中堯舜。

神器、大寶，皆言帝位；淑妃、貴嬪，總是宮娥。

帝女乃公侯主婚，故有公主之稱；





帝婿非正駕之車，故有駙馬之職。縣主、鄉君，侈言宗女之貴；儀賓、郡馬，艷稱戚里之榮。試觀人世繁華，誰似皇家富貴？

相猷

有道之世，元首明而股肱良；盛德之君，輔弼周而疑丞備。燧人四佐，結繩之政聿興；黃帝六相，垂裳之化乃著。五臣佐舜，而懷襄之害消；十亂興周，而弔伐之功遂。



聘伊尹於莘野，除暴救民；求傅說於岩阿，中興致治。

周公、召公夾輔王朝，吉甫、方叔並為元老。

管、晏建霸顯之勳，僑、肸推邦家之選。

蕭、曹以連籌匡贊，開炎漢之先；

房、杜以碩畫訂謨，啓盛唐之業。

武侯輔漢於蜀，梁公反周為唐，是旋乾轉坤之手；

汾陽恢復二京，西平重安九廟，洵補天浴日之功。



姚、宋同心輔政，故開元之治比於貞觀；

趙、張戮力匡君，故紹興之治幾於元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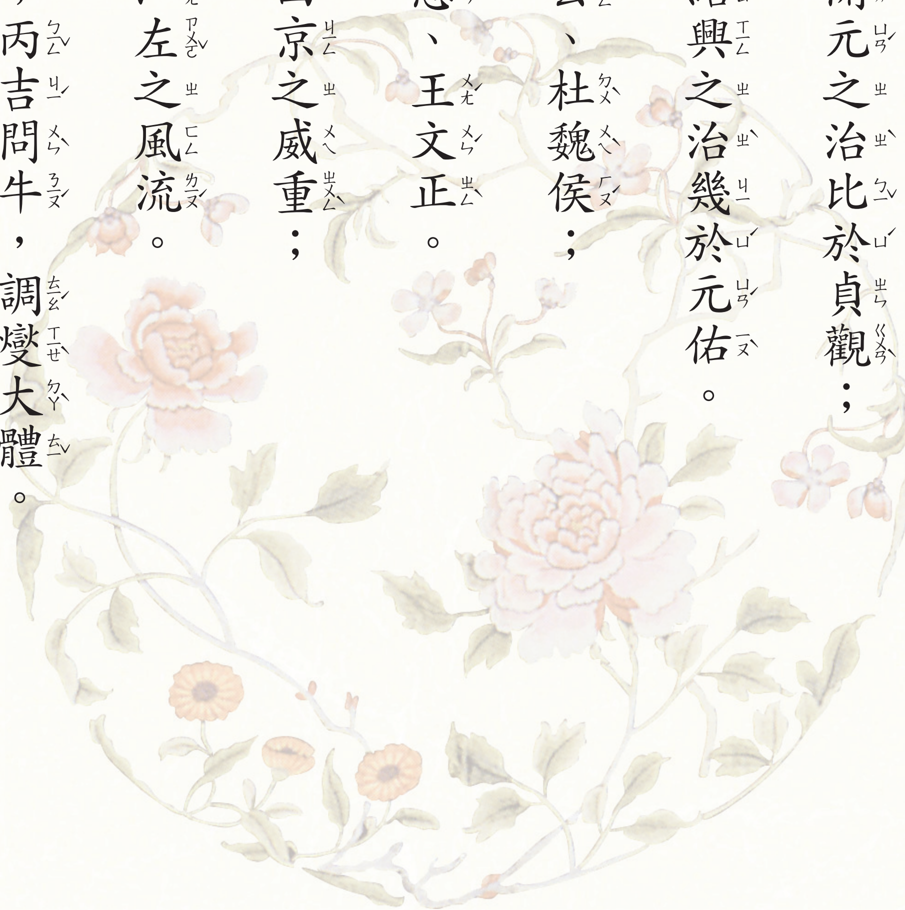
尚文尚儉，唐有張燕公、杜魏侯；

大忠大雅，宋有寇忠愍、王文正。

申屠嘉之與王商，想西京之威重；

謝安石之與王導，俱江左之風流。

石廣數馬，夤畏小心；丙吉問牛，調燮大體。





公孫弘以儒術佐漢，李衛公以謀略興唐。
一清一寧，王戎簡要而能言；
《十漸》、《十思》，魏徵嫵媚而善諫。
安用三寸毛錐，桑維翰指麾定亂；
只須半部《論語》，趙韓王經濟守成。
李沆持衡，貴戚不夤緣而拜臺席；
司馬秉軸，遼人戒生事以擾邊疆。





至於父子登庸，則伊尹之子伊陟，巫咸之子巫賢，韋賢之子韋玄成，李吉甫之子李德裕；兄弟濟美，則王祥之弟王覽，卞粹之弟卞純，崔陵之弟崔仲文，曾布之弟曾肇。三世為相，則張嘉貞之若子若孫也，呂公著之乃祖乃父也；四世為相，則弘農之有楊震也，汝南之有袁安也。一十二、二十四，秦甘羅、漢鄧禹何其少也；



八十二、九十一，張柬之、文彥博不亦晚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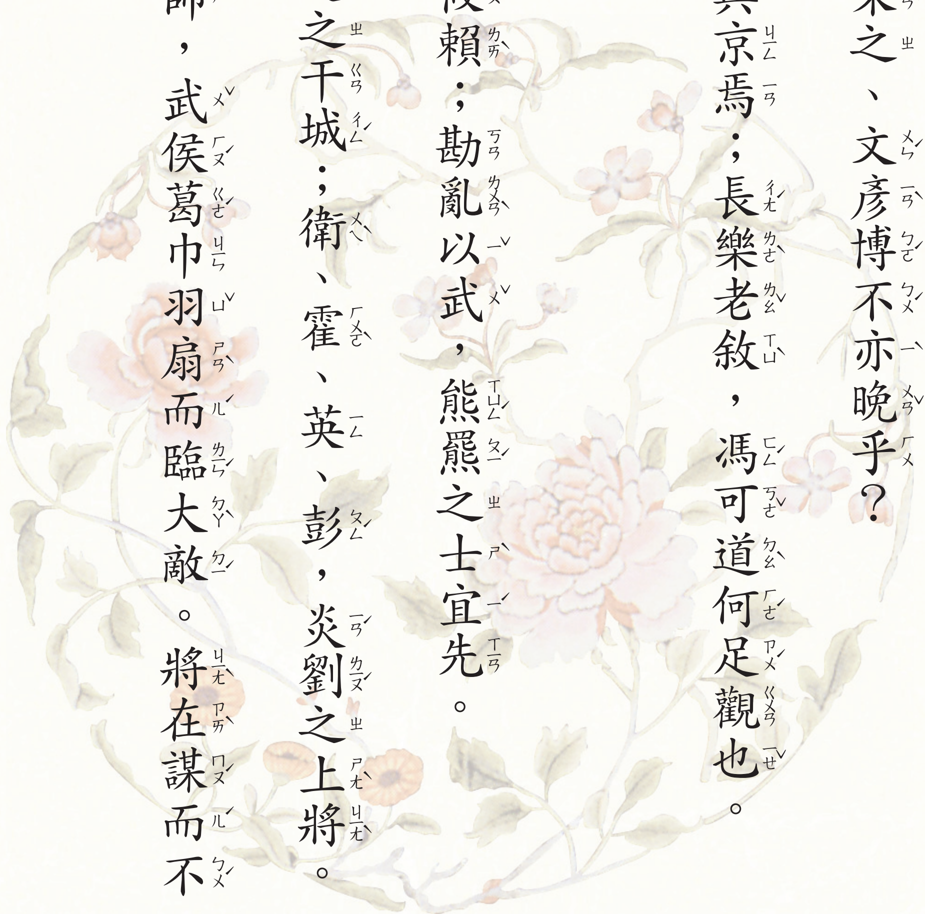
四朝元宰，裴晉公莫與京焉；長樂老敘，馮可道何足觀也。

將略

治世以文，弼亮之臣攸賴；勘亂以武，熊羆之士宜先。

起、翦、頗、牧，秦趙之干城；衛、霍、英、彭，炎劉之上將。

太公黃鉞白旄以董六師，武侯葛巾羽扇而臨大敵。將在謀而不在勇。





曹公渡江八十萬，敗於周瑜；先主連營七百里，破於陸遜。兵在精而不在多。

熾牛尾以衝燕，竊虎符而救趙。為轟雷掣電之師。

雅歌投壺以臨戎，輕裘緩帶而拒敵。乃鎮靜雍容之將。

韓信囊沙以破楚；鄧艾逾崖以襲蜀；孫臏收減灶之功；馬援定聚米之策。此多算而勝之驗也。

飛將軍一見而魂銷；真天威七擒而心服；郝玼怖小兒之啼；石



虔愈病夫之瘧。此威名素著之徵也。

至於濟河焚舟，誓死不回而報晉；臥薪嘗膽，深謀積慮以平吳。

鳴琴擁篲，無兵而示以莫測；唱籌量沙，不足而見其有餘。

班定遠三十六人，收西域五十餘國，不費斗粟以成功，實建不世之業；

曹武惠二十萬眾，下江南四十餘州，不殺一人而定國，乃稱王者之師。



是以信陵歸魏，強秦不敢加兵；樂毅去燕，全齊得而復失。

每覘俊傑之行藏，可卜邦家之貞悔。

文階

聖主有出震向離之象，大臣有扶天捧日之功。

三公位比三臺，郎官序應列宿。

宰相爵居鼎鉉，選曹職掌銓衡。

曰天官，曰地官，曰春官，曰夏官，曰秋官，曰冬官，六部寮



采之通稱；曰冢宰，曰司徒，曰宗伯，曰司馬，曰司寇，曰司空，尚書侍郎之總號。

柏府、烏臺，推崇都憲；鳳池、薇省，贊美詞林。

皇華以譽行人，司成以尊祭酒。

內而科道，總稱柱後惠文；外而督撫，並號中丞開府。

方伯、藩侯，布政參議之職；臬司、廉憲，提刑按察之名。



學政號曰文衡，鹽法稱為鹺憲。

郡侯、刺史，太守名尊；別駕、郡宰，通判望重。

州牧、邑長，乃知州、知縣之號；

貳尹、少府，即縣丞、縣尉之稱。

仕宦俗號鄉紳，農官古稱田畯。

鈞座、臺座，皆推顯官；憲轅、虎幄，並譽尊僚。

初官曰筮仕，蒞任曰下車；任滿曰及瓜，歸田曰解組。



秩官既分九品，命婦亦有七階。
婦人受封曰金花誥，狀元報捷曰紫泥封。
唐玄宗以金甌覆宰相之名，宋真宗以美珠箝諫臣之口。
金馬玉堂，群羨翰林聲價；朱幡皂蓋，爭看郡守威儀。
八座皆紫閣明公，五馬即黃堂太守。
代天巡狩，贊稱巡按；指日高升，預賀官僚。
藩垣屏翰，方伯猶古諸侯之國；墨綬銅章，令尹即古子男之邦。



太監掌閹門之禁令，故曰閹宦；朝臣皆搢笏於紳間，故曰搢紳。

樹愛甘棠，召伯化行於南國；碑名墮淚，羊公澤被於襄陽。

魚頭參政，贊魯宗道秉性骨鯁；

伴食宰相，嘲盧懷慎居位緘默。

王德用人稱黑王相公，趙清獻世號鐵面御史。

劉守愛民，蒲鞭示辱；羊君潔己，官署懸魚。

李善感直言不諱，何殊鳴鳳朝陽；



漢張綱彈劾無私，未許豺狼當道。

鄧侯政美，挽之不留；謝令性貪，推之不去。

蜀郡民歌五袴，漁陽麥穗兩歧。

魯恭三異，中牟桑下有馴雉；郭伋重來，并境兒童迎竹馬。

鮮于子駿，寧非一路福星；司馬溫公，真是萬家生佛。

鸞鳳不棲枳棘，主簿快睹仇香；河陽遍種桃花，縣令欣逢潘岳。

劉昆宰江陵，昔日反風滅火；龔遂守渤海，令民賣劍買牛。



此皆德政可歌，是以令名攸著！

武秩

韓、柳、歐、蘇，固文人之最著；

起、翦、頗、牧，更武將之多才。

小范老子，胸中數萬甲兵；西楚霸王，江東八千子弟。

孫武、吳起方略堪誇，司馬、尉繚機權莫測。

尚父《六韜》，有文、武、龍、虎、豹、犬之別；



石公《三略》，有上略、中略、下略之分。

搜、苗、獮、狩，四時以簡車徒；

虎、貔、熊、羆，三軍以張威武。

開府、元戎，即都督、總兵之號；

參戎、都閫，即參將、都司之稱。

游擊、守備，有游戎、鎮撫之名；

守禦、把總，有千侯、百宰之譽。





以下殺上謂之弒，以上伐下謂之征。

以車為戶曰轅門，顯揭戰功曰露布。

刻日交鋒曰對壘，議和釋怨曰行成。

戰勝班師曰凱旋，戰敗奔走曰逐北。

為君泄憤曰敵愾，為國紓難曰勤王。

獨立大樹下，馮將軍不炫戰功；勞軍細柳營，漢文帝方知將略。

庸王侈言兵眾，投鞭可以斷流；英流自薦才奇，處囊便當脫穎。



國士無雙，韓信受辱於胯下；孺子可教，張良進履於圯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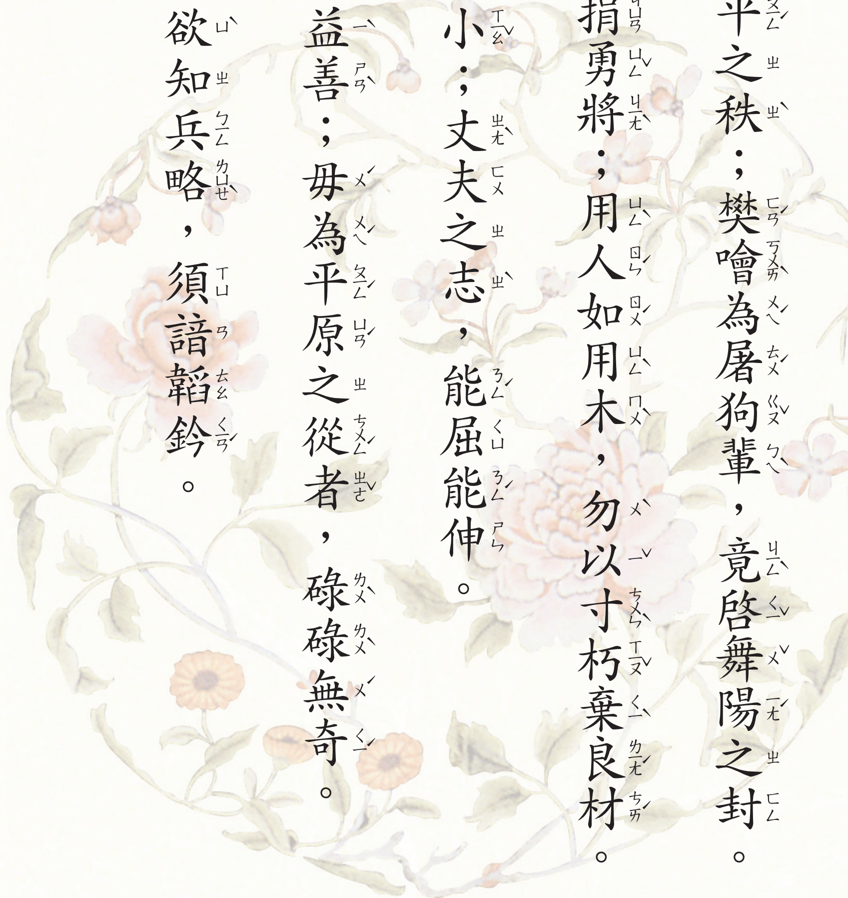
衛青為牧豕奴，卒膺長平之秩；樊噲為屠狗輩，竟啟舞陽之封。

求士莫求全，毋以二卵捐勇將；用人如用木，勿以寸朽棄良材。

總之君子之身，可大可小；丈夫之志，能屈能伸。

寧學淮陰之將兵，多多益善；毋為平原之從者，碌碌無奇。

自古英雄，難以枚舉；欲知兵略，須諳韜鈐。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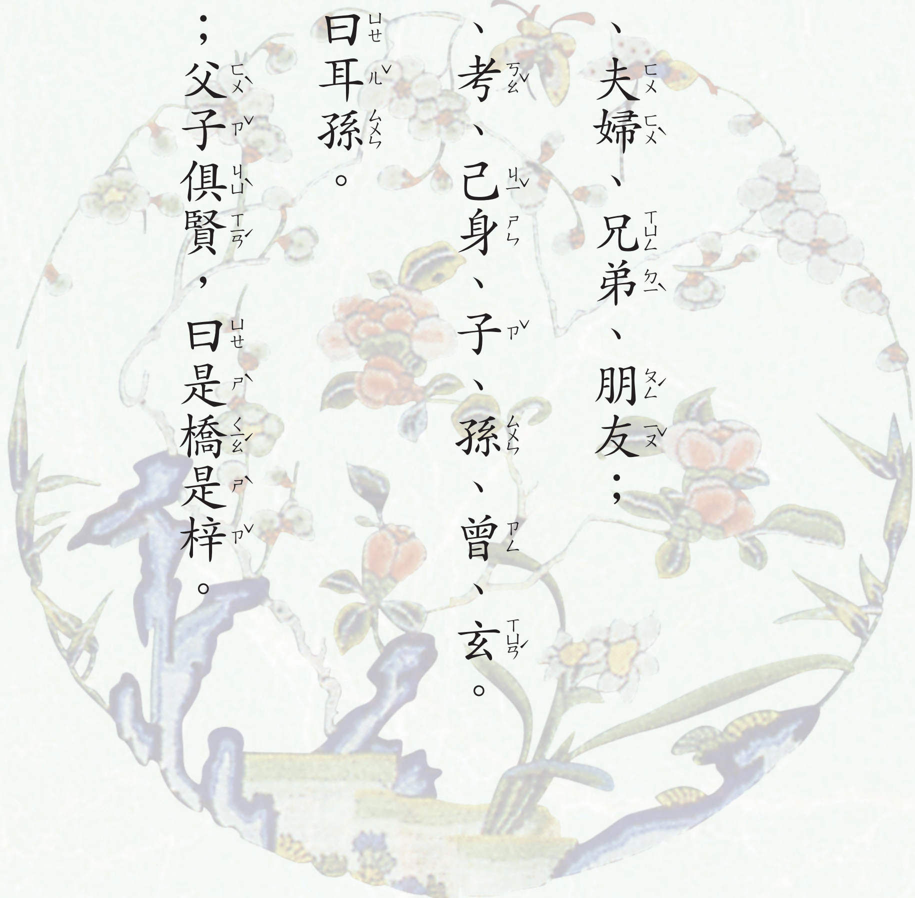
父子

何謂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何謂九族？高、曾、祖、考、己身、子、孫、曾、玄。

始祖尊為鼻祖，遠孫號曰耳孫。

父子相繼，曰肯構肯堂；父子俱賢，曰是橋是梓。

祖稱王父，父曰嚴君。





父母康寧，比椿萱之並茂；子孫發達，似蘭玉之聯芳。

不痴不聾，不作阿家阿翁；得親順親，方可為人為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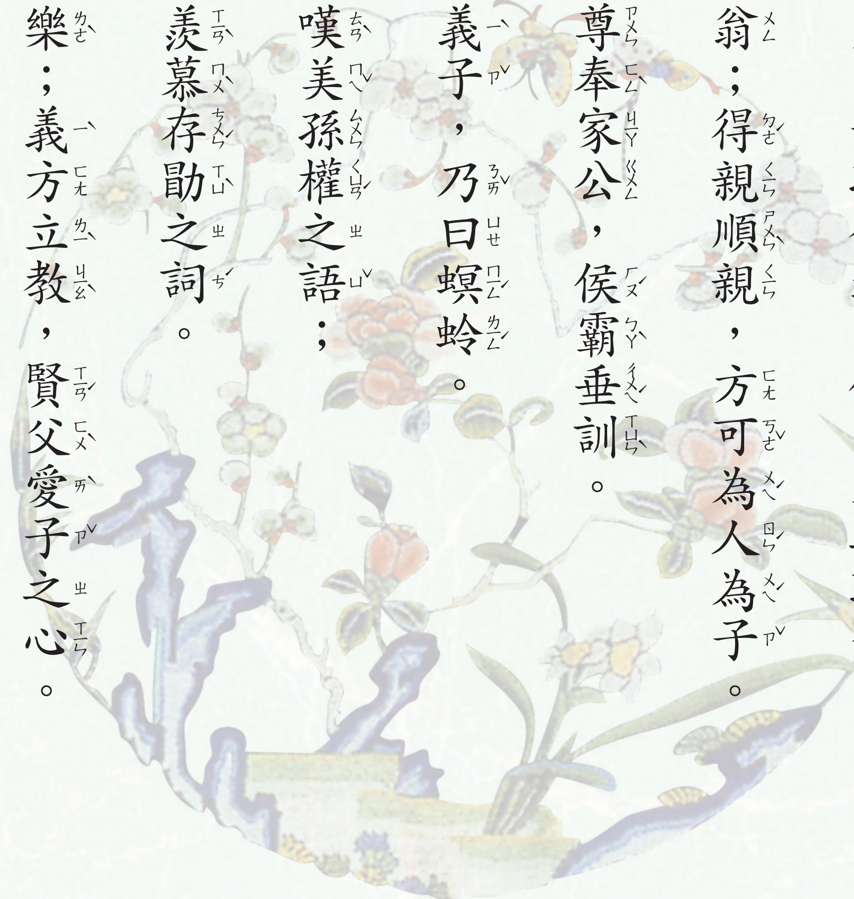
孝養祖母，李密陳情；尊奉家公，侯霸垂訓。

蓋前愆，名為幹蠱；育義子，乃曰螟蛉。

生子當如孫仲謀，曹操嘆美孫權之語；

生子須如李亞子，朱溫羨慕存勖之詞。

菽水承歡，貧士養親之樂；義方立教，賢父愛子之心。





紹我箕裘，克昌厥後；纘戎祖考，無忝所生。

具慶下，表父母俱存；重慶下，謂祖孫相繼。

貽厥孫謀，乃稱燕翼；繩其祖武，是謂象賢。

家有令子，慶麟趾之呈祥；室有佳兒，羨鳳毛之濟美。

弒父自立，隋楊廣之天性何存；殺子媚君，齊易牙之人心奚在？

王右軍分甘自娛，郭汾陽問安惟頷。

和丸教子，仲郢母賢；戲彩娛親，老萊子孝。



毛義捧檄而喜，感親之在；伯俞被笞而泣，痛母之衰。

慈母望子，倚門倚閭；遊子思親，陟岵陟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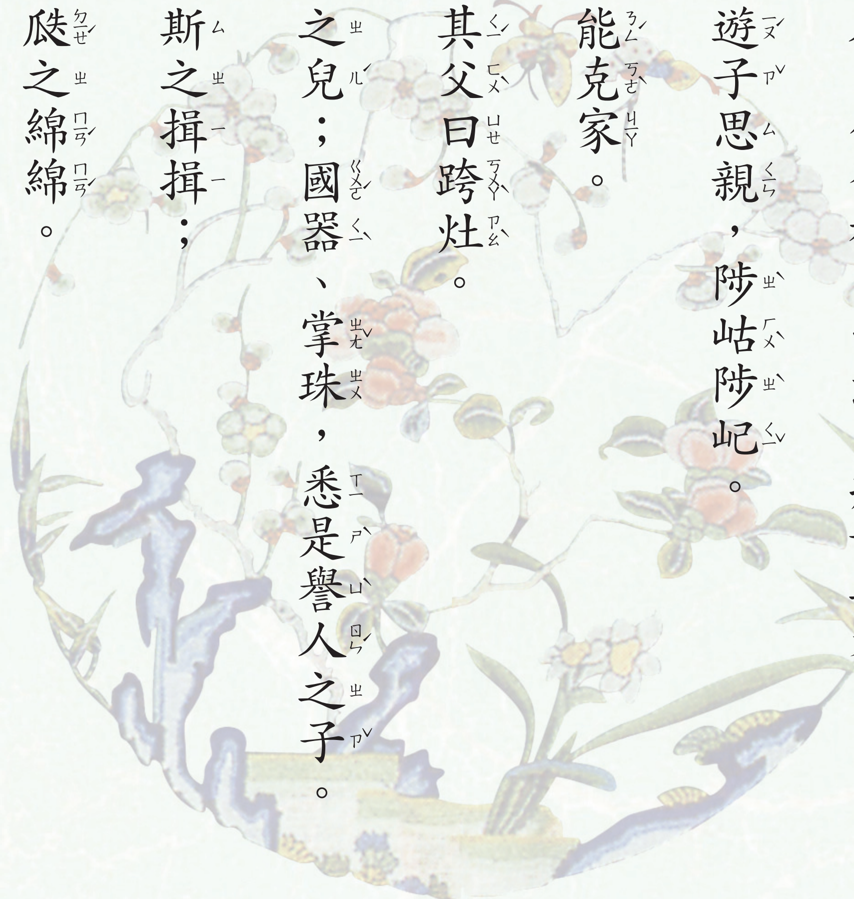
家督斯堪主器，令子乃能克家。

父期其子曰充閭，子勝其父曰跨灶。

寧馨、英物，無非羨彼之兒；國器、掌珠，悉是譽人之子。

可愛者子孫之多，若螽斯之揖揖；

堪誇者嗣續之盛，如瓜瓞之綿綿。





兄弟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世間最難得者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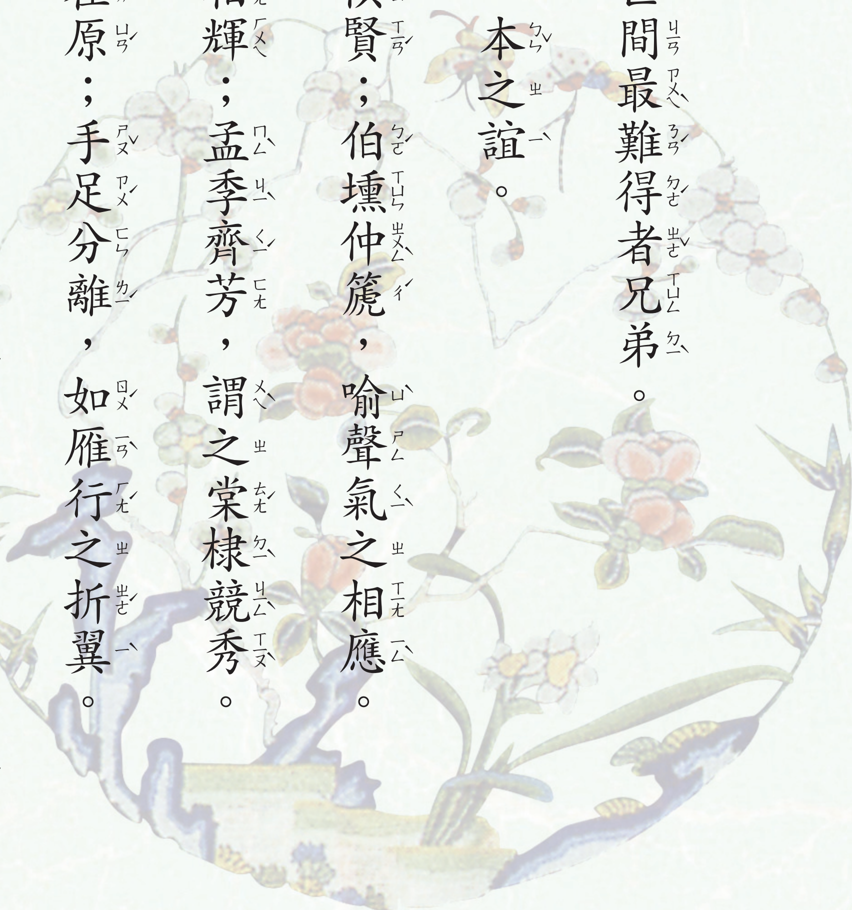
須貽同氣之光，毋傷一本之誼。

玉昆金友，羨兄弟之俱賢；伯壎仲篪，喻聲氣之相應。

兄弟既翕，謂之花萼相輝；孟季齊芳，謂之棠棣競秀。

患難相顧，似鶺鴒之在原；手足分離，如雁行之折翼。

元方、季方俱盛德，難兄難弟；公序、子京共登科，大宋小宋。





潁州八龍著譽，河東三鳳馳名。

賈門三虎，偉節獨優；馬氏五常，白眉為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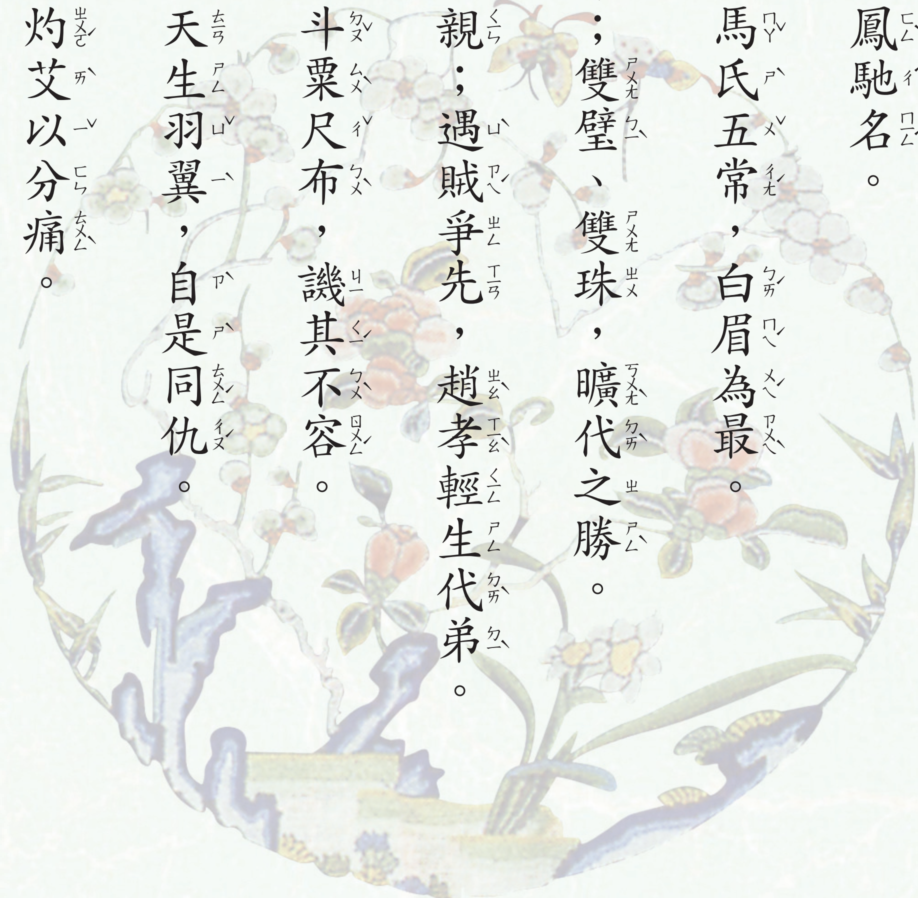
八元、八愷，希世之才；雙璧、雙珠，曠代之勝。

征東破斧，周公大義滅親；遇賊爭先，趙孝輕生代弟。

煮豆燃萁，諷其相害；斗粟尺布，譏其不容。

變起鬩牆，尚堪禦侮；天生羽翼，自是同仇。

姜家製被以同眠，宋祖灼艾以分痛。





田氏分財，忽悴庭前之荊樹；孤竹讓國，共甘首陽之蕨薇。

雖曰安寧之日，不如友生；其實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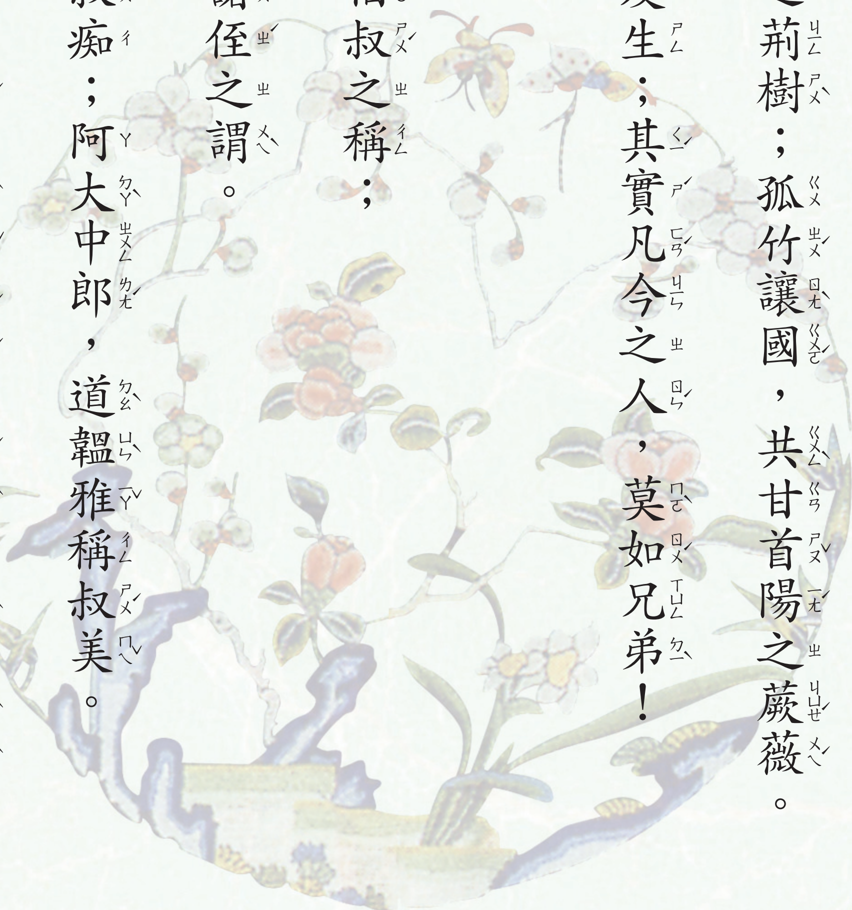
叔姪

至於世父、諸父，皆伯叔之稱；

若夫猶子、從子，乃諸姪之謂。

家有名士，王濟譏言叔痴；阿大中郎，道韞雅稱叔美。

名以鎮惡，王猛知孫之非常；譽以龍文，楊昱誇弟之特異。





烏衣諸郎君，江東稱王謝之子弟；

吾家千里駒，苻堅羡苻朗為可兒。

竹林杯酒，阮家叔姪之狂；玉樹芝蘭，謝氏門庭之盛。

存侄棄子，悲伯道之無後；事叔如父，羡仲郢之居官。

盧邁無兒，以侄主身之後；張范遇賊，以子代侄而生。

百犬同牢，陳氏義門獨著；九族均賚，范公高誼無倫。

非遵象山之三聽，焉能亢宗；必師公藝之百忍，斯堪裕後！



夫婦

孤陰則不生，獨陽則不長，陰陽和而後雨澤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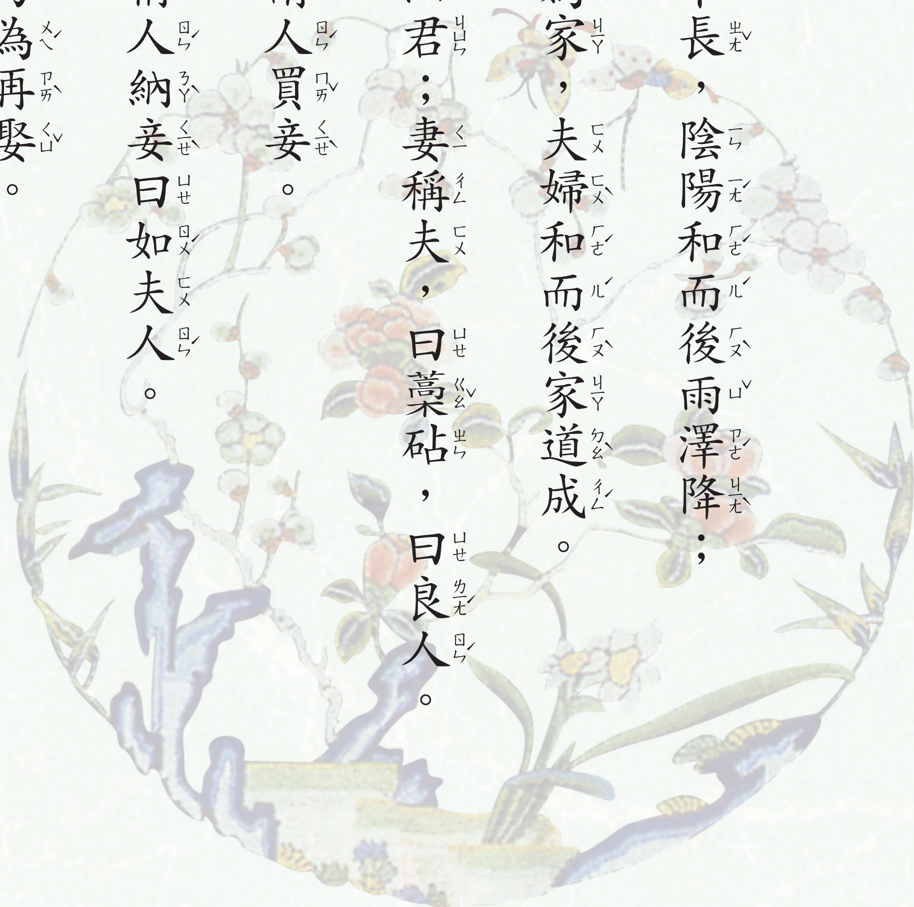
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夫婦和而後家道成。

夫謂妻，曰內子，曰細君；妻稱夫，曰藁砧，曰良人。

受室自言娶妻，納寵謂人買妾。

賀人成婚曰偕伉儷，稱人納妾曰如夫人。

結髮係是初婚，續弦乃為再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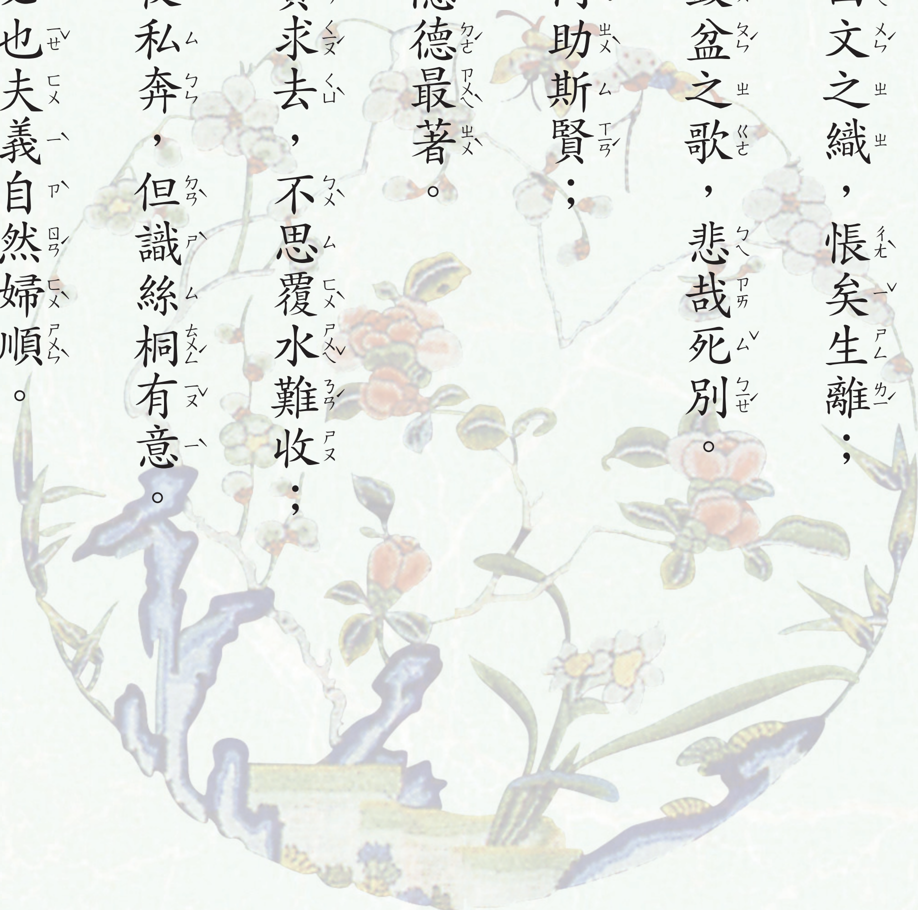




婦人重婚曰再醮，男子無偶曰鰥居。
如鼓瑟琴，好合之謂；琴瑟不調，反目之稱。
牝雞司晨，比婦人之主事；河東獅吼，譏丈夫之畏妻。
蒸梨出妻，曾子善全孝道；殺妻求將，吳起何其忍心。
張敞畫眉，兒女之態可哂；董氏封髮，貞潔之性堪誇。
冀郤缺夫妻相敬如賓，陳仲子夫婦自食其力。
糟糠不棄，宋弘可謂義夫；舉案齊眉，梁鴻喜得賢婦。



樂昌破鏡之分，蘇蕙回文之織，悵矣生離；
張瞻炊臼之夢，莊子鼓盆之歌，悲哉死別。
鮑宣之妻提甕出汲，內助斯賢；
陶潛之婦同志耕鋤，隱德最著。
可怪者買臣之妻，家貧求去，不思覆水難收；
可醜者相如之婦，夤夜私奔，但識絲桐有意。
要知身修而後家齊，必也夫義自然婦順。





師友

宣聖居杏壇，弟子三千；賢人七十

馬君設絳帳，後列女樂，前授生徒。

設教有如振鐸，待問何異叩鐘。

賈氏舌耕，後人謙為糊口；孔門心服，諸生賴以折衷。

師號西賓，尊師席曰函丈；學名家塾，饋學俸曰束修。

門牆桃李，謂受業之眾多；苜蓿闌干，言供膳之菲薄。



冰生於水而寒於水，比後進之過於先生；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喻弟子之優於師傅。

未獲及門，曰宮牆外望；已承祕授，曰衣鉢真傳。

楊震是關西夫子，賀循乃當世儒宗。

負笈為千里遊，蘇章從師之篤；程門立三尺雪，游楊敬學之誠。

稱師善教，曰如坐春風之中；感業有成，曰仰沾時雨之化。

師嚴乃道尊，甄陶必資模範；友良斯德備，攻玉端藉他山。



取善輔仁，貴於益友；往來交際，迭為主賓。

爾我同心，似金蘭之最摯；友朋合志，可麗澤以相滋。

先世通家，尊為父執；平生齊契，號曰同袍。

行合趨同，乃云莫逆；披衿領契，是謂忘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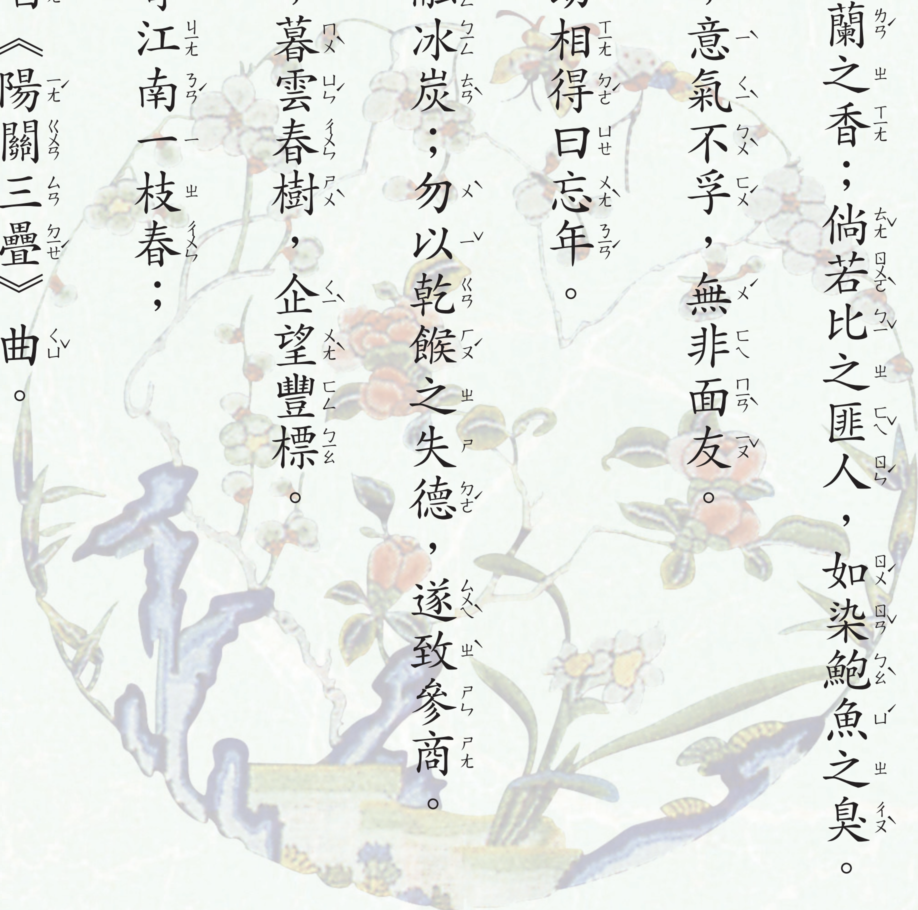
廉藺為刎頸之交，孫周原總角之好。

膠漆雖堅，不若雷陳之誼合；雞黍有約，應知張范之情通。

王陽在位，貢禹因以彈冠；杜伯遭刑，左儒不辭死諫。



信乎與善人交，如襲芝蘭之香；倘若比之匪人，如染鮑魚之臭。
肝膽相托，是謂心期；意氣不孚，無非面友。
始終如一曰耐久，老幼相得曰忘年。
果能如水以全交，須融冰炭；勿以乾餱之失德，遂致參商。
落月屋梁，相思顏色；暮雲春樹，企望豐標。
陸士和折梅逢使，聊寄江南一枝春；
王摩詰攀柳贈行，遂唱《陽關三疊》曲。





班荊傾蓋，途遇交歡；操篲掃門，迓迎致敬。
頻來無忌，乃云入幕之賓；不請自來，謂之不速之客。
敘別則曰分袂，締交則曰盍簪。
設醴不常，楚王禮賢之意怠；投轄無厭，陳公留客之心殷。
中郎倒屣以迎賓，大聖握髮而待士。
陳蕃重徐生之德，下榻為歡；延陵遇子產之賢，縞紵相贈。
絕弦傷友，為乏知音；割席拒朋，謂非同志。



分金多與，獨知管仲之貧；遇故贈袍，深憐范叔之困。

賓主情聯，須盡東南之美；友朋義合，共期偲切之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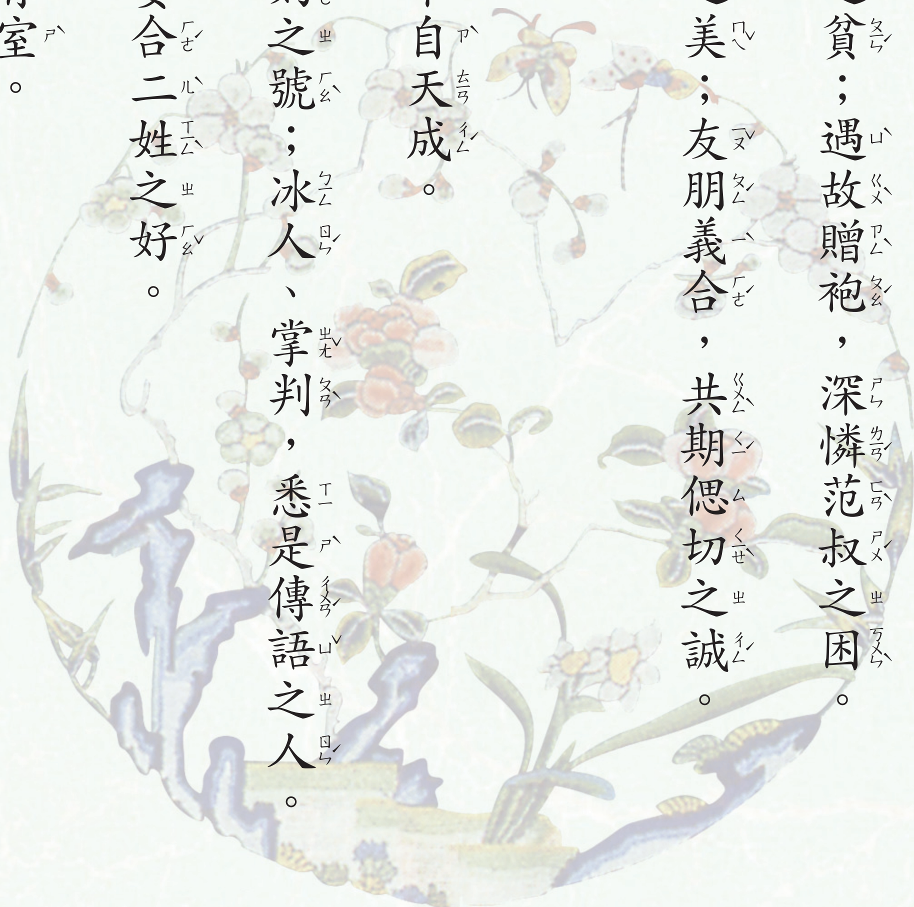
婚姻

良緣必由夙締，佳偶本自天成。

蹇修、執柯，皆為媒妁之號；冰人、掌判，悉是傳語之人。

婚姻須六禮之周，嫁娶合二姓之好。

女嫁曰于歸，男婚曰有室。





婚姻論財，夷虜之道；同姓不婚，周禮則然。
女家受聘禮，謂之許纓；新婦謁祖先，謂之廟見。
文定納采，皆為行聘之名；女嫁男婚，謂了子平之願。
聘儀曰雁幣，卜妻曰鳳占。
成親有日，預訂星期；傳命而來，全憑月老。
委禽納幣，聘禮孔嘉；合巹交杯，新婚燕爾。
侍巾櫛、奉箕帚，嫁女謙詞；嫻姆訓、習閫儀，相夫賢德。



綠影垂窗，實憫貧家之女；紅樓夾道，乃誇富室之姝。

桃之華，曰夭夭，曰灼灼，謂婚禮之及時；

摽有梅，其實七，其實三，謂吉期之已過。

御溝流葉，洵是良媒；繡幕牽絲，方為快婿。

宮中論婦，願得金屋以貯嬌；月下言婚，方知赤繩之繫足。

朱陳一村而結好，秦晉兩國以聯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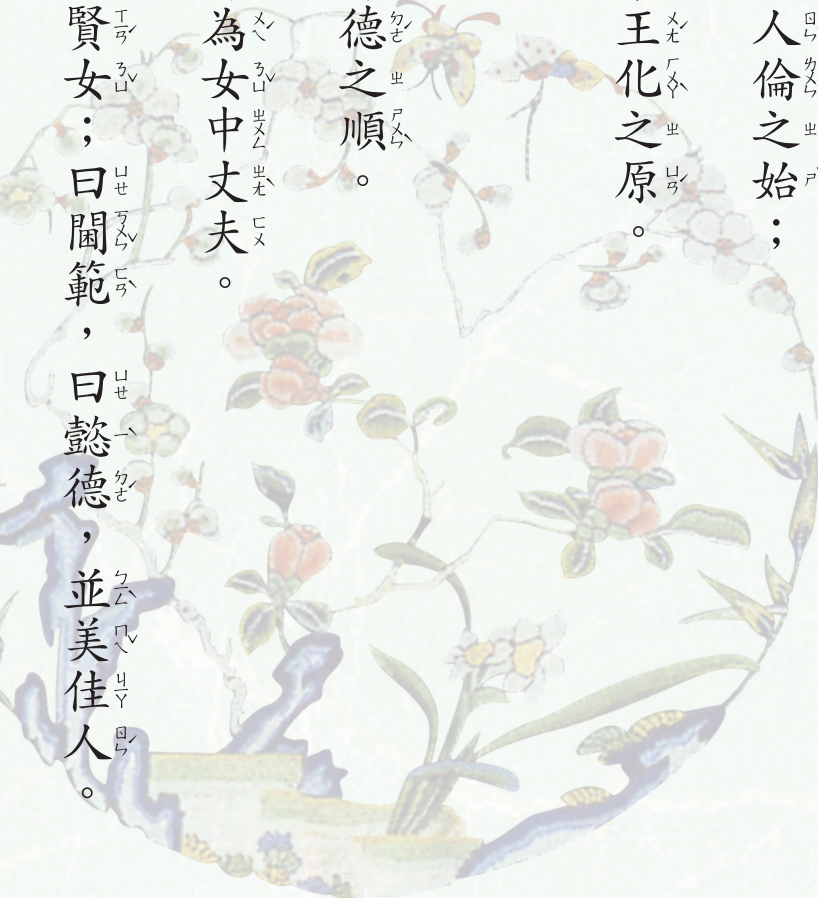
種玉藍田，雍伯之良緣；箭射雀屏，唐皇之盛事。



至若禮重親迎，所以端人倫之始；《詩》始好逑，所以崇王化之原。

列女

男稟乾體之剛，女配坤德之順。賢后稱女中堯舜，健婦為女中丈夫。曰閨秀，曰淑媛，皆稱賢女；曰閫範，曰懿德，並美佳人。婦主中饋，足徵內助之賢；妻念藁砧，斯協女貞之吉。





周家母儀訓世：有太姜，有太妊，有太姒；

三代女寵喪邦：以妹喜，以妲己，以褒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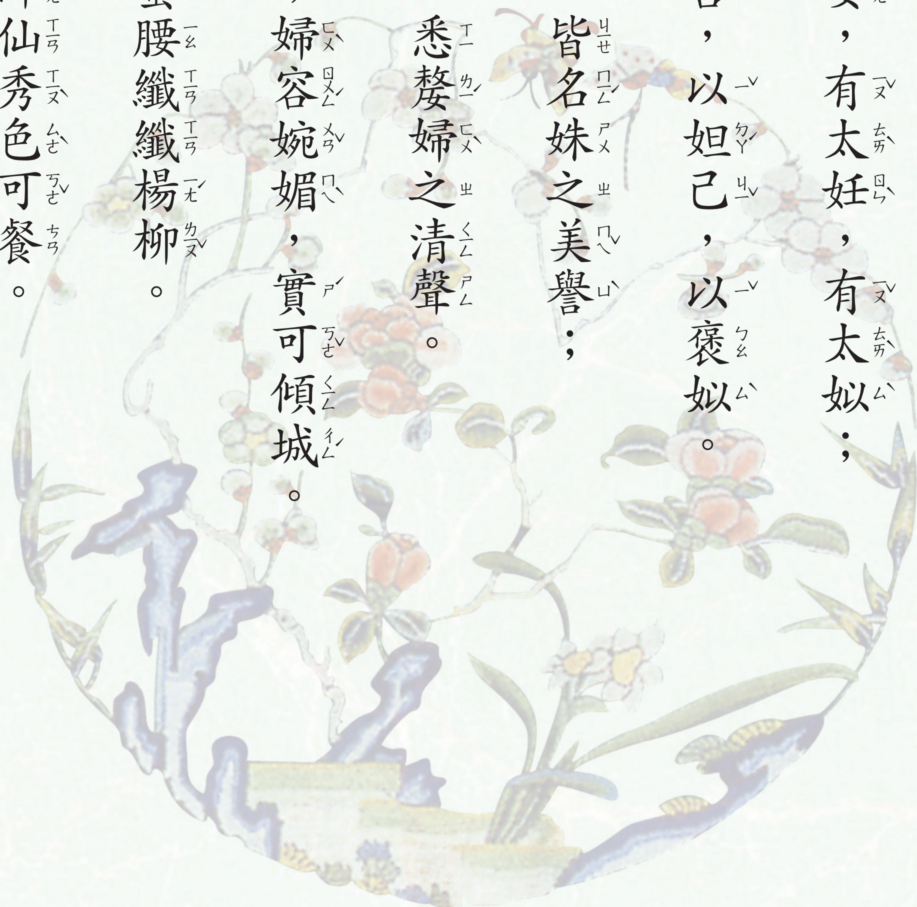
蘭心、蕙質、柳絮才，皆名姝之美譽；

柏操、霜節、冰雪心，悉嫠婦之清聲。

女貌娉婷，謂之尤物；婦容婉媚，實可傾城。

潘妃步朶朶蓮花，小蠻腰纖纖楊柳。

張麗華髮光可鑑，吳絳仙秀色可餐。





麗娟氣馥如蘭，呵成香霧；楊妃淚紅於血，點滴堅冰。

詩傳柳絮，信道韞之才高；裙號留仙，美飛燕之善舞。

至若緹縈之上書救父；盧氏之冒刃衛姑。此女之孝者。

陶母之截髮留賓；絡秀之具饌供客。此女之賢者。

韓女之投身於穢；陳婦之殞軀於崖。此女之烈者。

李氏之引斧斷臂；曹女之引刀割鼻。此女之節者。

大家之續成漢史；文姬之謄寫賜書。此女之才者。



荀灌之突圍求救；木蘭之代父從軍。此女之勇者。

戴女之練裳竹笥；孟光之荊釵布裙。此女之貧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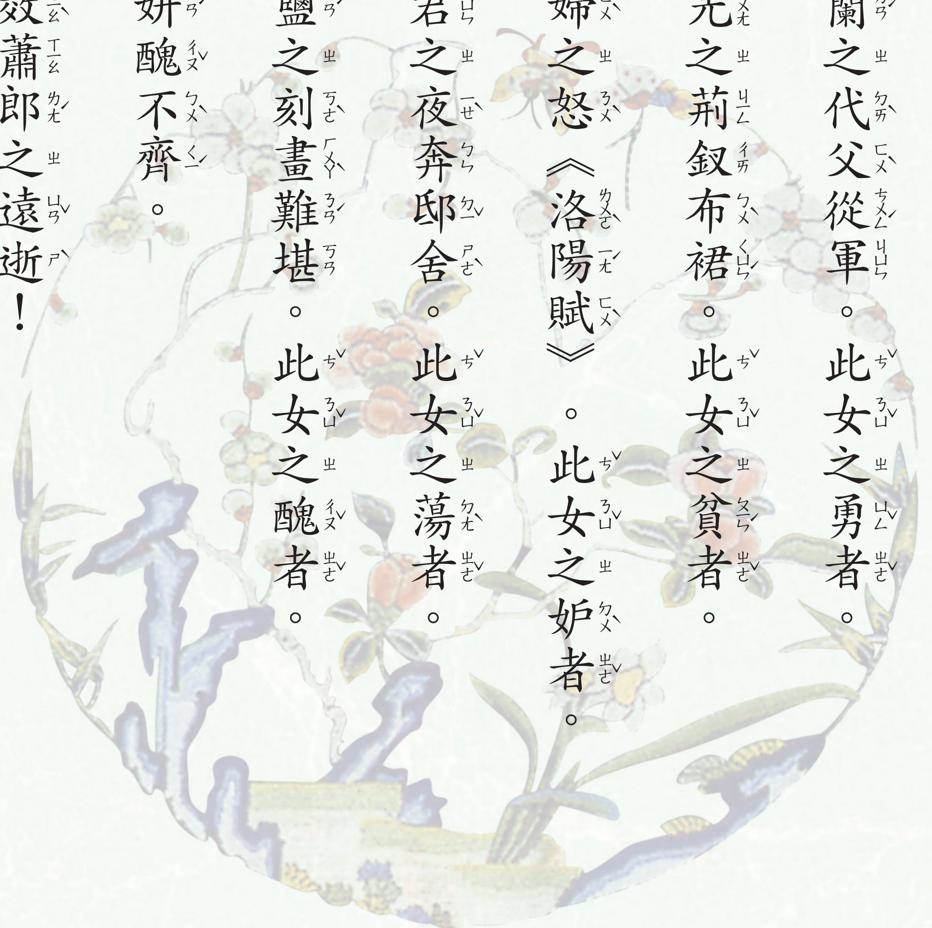
任妻之禿艷妃髮；劉婦之怒《洛陽賦》。此女之妒者。

賈午之私贈異香；文君之夜奔邸舍。此女之蕩者。

東施之效顰可厭；無鹽之刻畫難堪。此女之醜者。

自古貞淫各異，人生妍醜不齊。

莫因許婦之乏容，遂效蕭郎之遠逝！





外戚

論婚姻固推尹姞，言懿戚更屬潘楊。

冰清玉潤，同時翁婿皆賢；泰水泰山，岳母岳父兩號。

新婿曰嬌客；貴婿曰乘龍；贅婿曰館甥；賢婿曰快婿。

凡屬東床，俱稱半子。

女子號門楣，貴妃榮施於父族；外甥稱宅相，魏舒期報於母家。

共敘舊姻，曰原有瓜葛之親；自謙劣戚，曰忝在葭莩之末。



稱姑子為外家之寶，尊舅氏為渭陽之情。

大喬小喬，有雙美之譽；連襟連袂，皆僚婿之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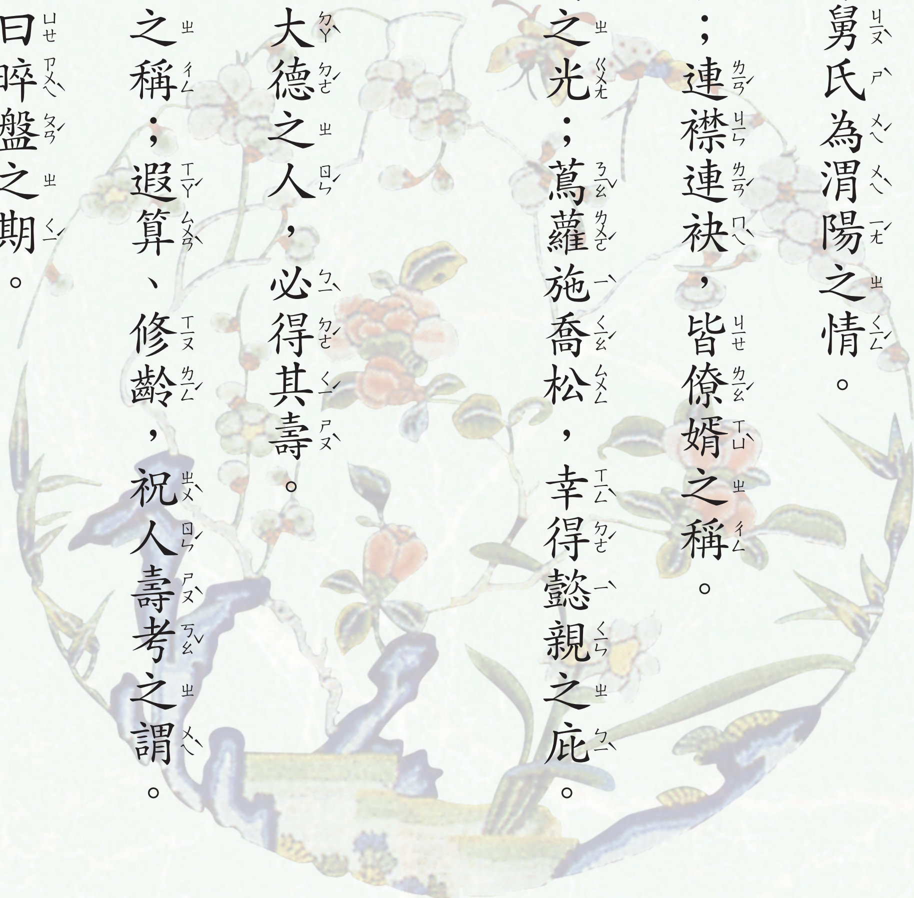
蒹葭依玉樹，謙借戚屬之光；蔦蘿施喬松，幸得懿親之庇。

年齡

不凡之子，必異其生；大德之人，必得其壽。

生申、初度，賀人壽誕之稱；遐算、修齡，祝人壽考之謂。

洗三曰湯餅之會，試周曰晬盤之期。





男誕曰懸弧令旦，女誕曰設帨良辰。

賀人生子曰嵩嶽降神，自謙生女曰緩急非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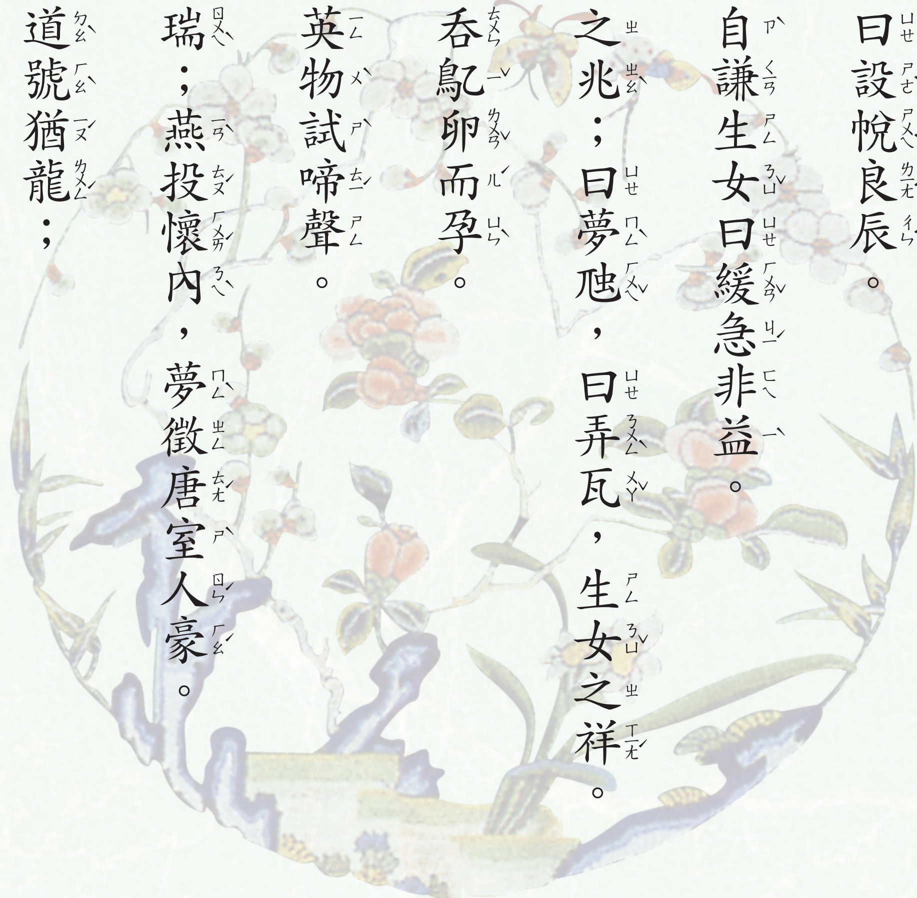
曰夢熊，曰弄璋，生男之兆；曰夢虺，曰弄瓦，生女之祥。

姜嫄履巨跡而娠，簡狄吞鳦卵而孕。

鄭姬芳蘭協吉夢，桓溫英物試啼聲。

麟吐玉書，天啓尼山聖瑞；燕投懷內，夢徵唐室人豪。

李老君八十一年而降，道號猶龍；





漢太子一十四月而生，門名堯母。

晚年得子，謂之老蚌生珠；皓首登科，謂之龍頭屬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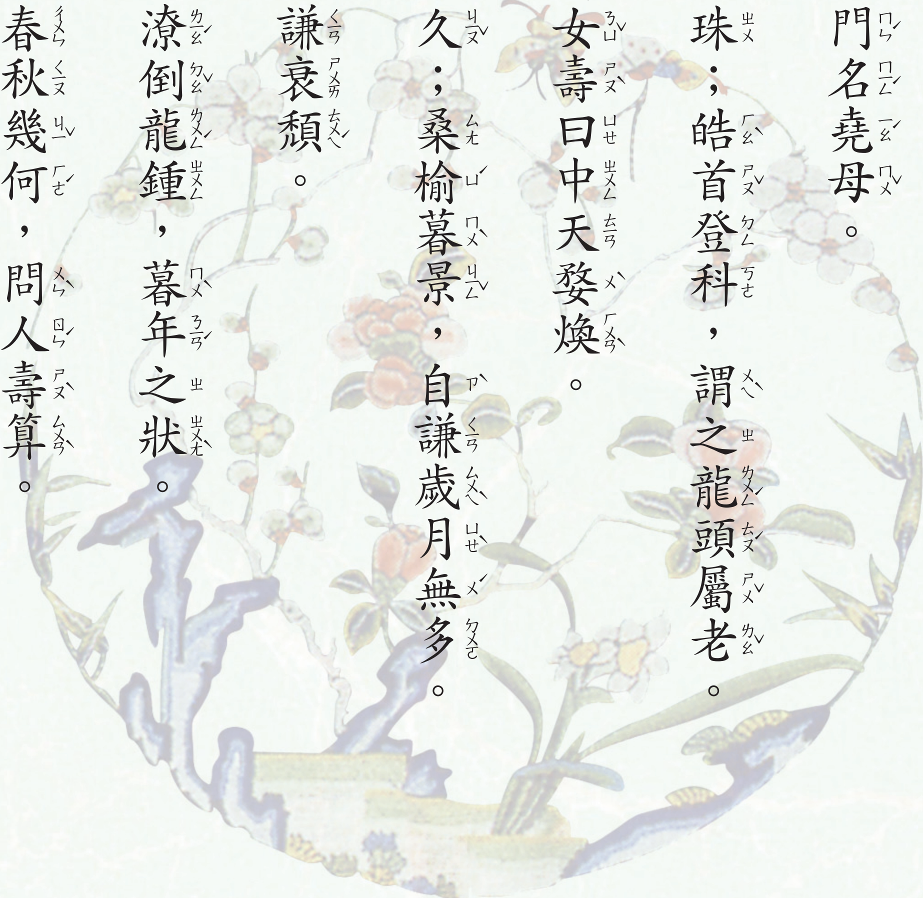
賀男壽曰南極星輝，賀女壽曰中天婺煥。

松柏節操，美其壽元耐久；桑榆暮景，自謙歲月無多。

矍鑠稱人強健，老朽自謙衰頹。

黃髮兒齒，眉壽之徵；潦倒龍鍾，暮年之狀。

日月逾邁，徒自傷悲；春秋幾何，問人壽算。





稱少年曰春秋鼎盛，羡高年曰齒德俱尊。

行年五十，當知四十九年之非；在世百歲，哪有三萬六千之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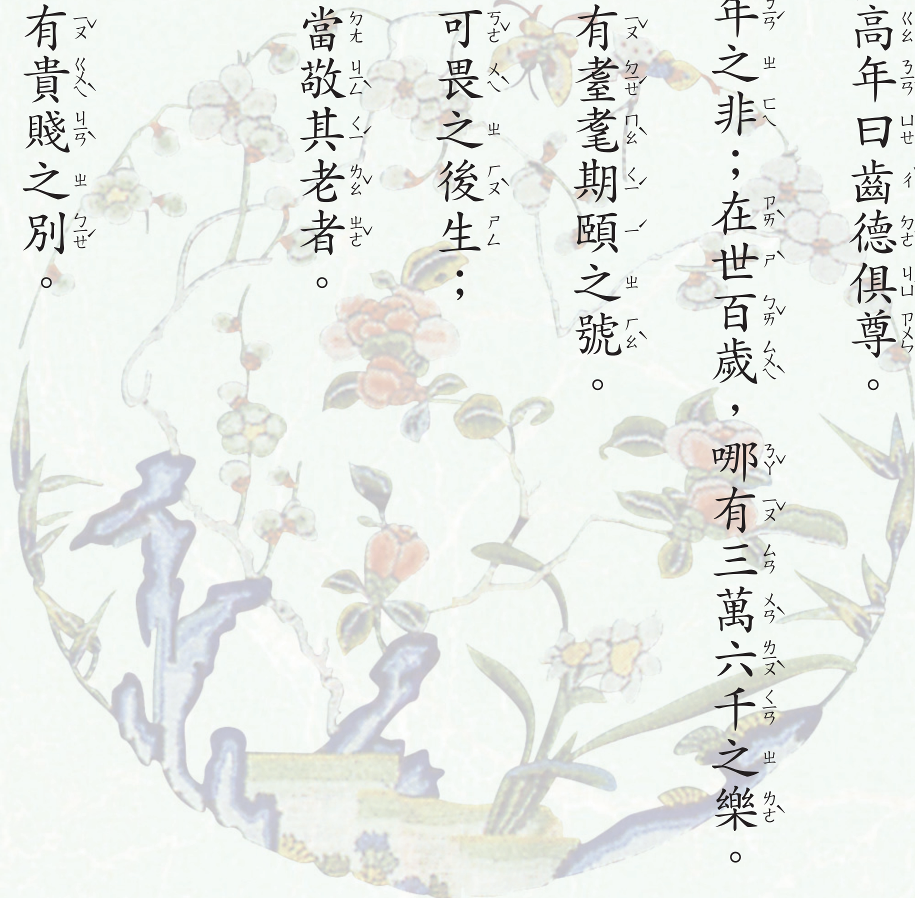
故有上中下壽之分，更有耋耄期頤之號。

自就傅而舞勺舞象，固可畏之後生；

由杖鄉而杖國杖朝，尤當敬其老者。

身體

百體惟血肉之軀，五官有貴賤之別。





帝堯眉分八采，大舜目有重瞳。

禹王之耳三漏，成湯之臂四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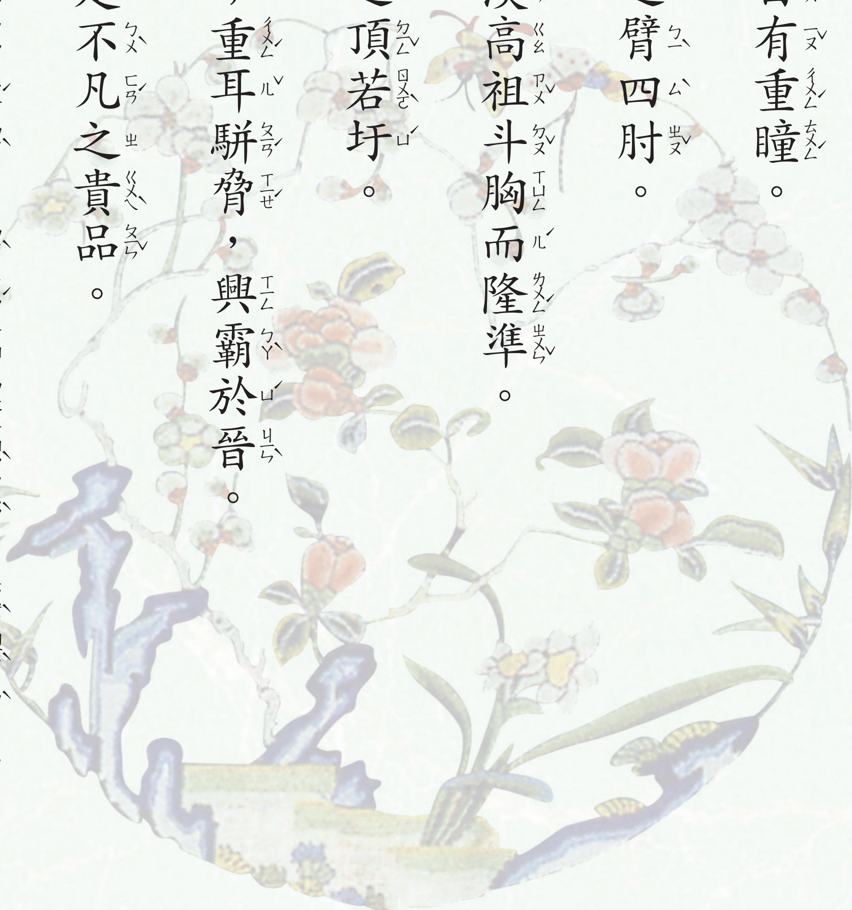
周文王龍顏而虎眉，漢高祖斗胸而隆準。

文王之胸四乳，孔聖之頂若圩。

姬公反握，作相於周；重耳駢脅，興霸於晉。

此皆古聖之英姿，洵是不凡之貴品。

至若髮膚不敢毀傷，守身為大；待人須當巽順，唾面自乾。





讒言誹謗，金可鑠而骨可銷；虐政誅求，敲其膚而吸其髓。

受人牽制曰掣肘，不知羞愧曰厚顏。

共話衷曲曰促膝談心，擅生是非曰搖唇鼓舌。

怒髮衝冠，藺生之英氣勃勃；炙手可熱，崔氏之貴勢炎炎。

民肥君瘦，唐玄宗盛德可嘉；口蜜腹劍，李林甫奸邪最著。

趙子龍一身是膽，周靈王生而有鬚。

酷吏肆威，來俊臣注醋於囚鼻；客星犯座，嚴子陵加足於帝腹。



久不屈茲膝，強鎮自爾寒心；不為米折腰，高士幡然歸隱。

纖指有如春筍，媚眼正似秋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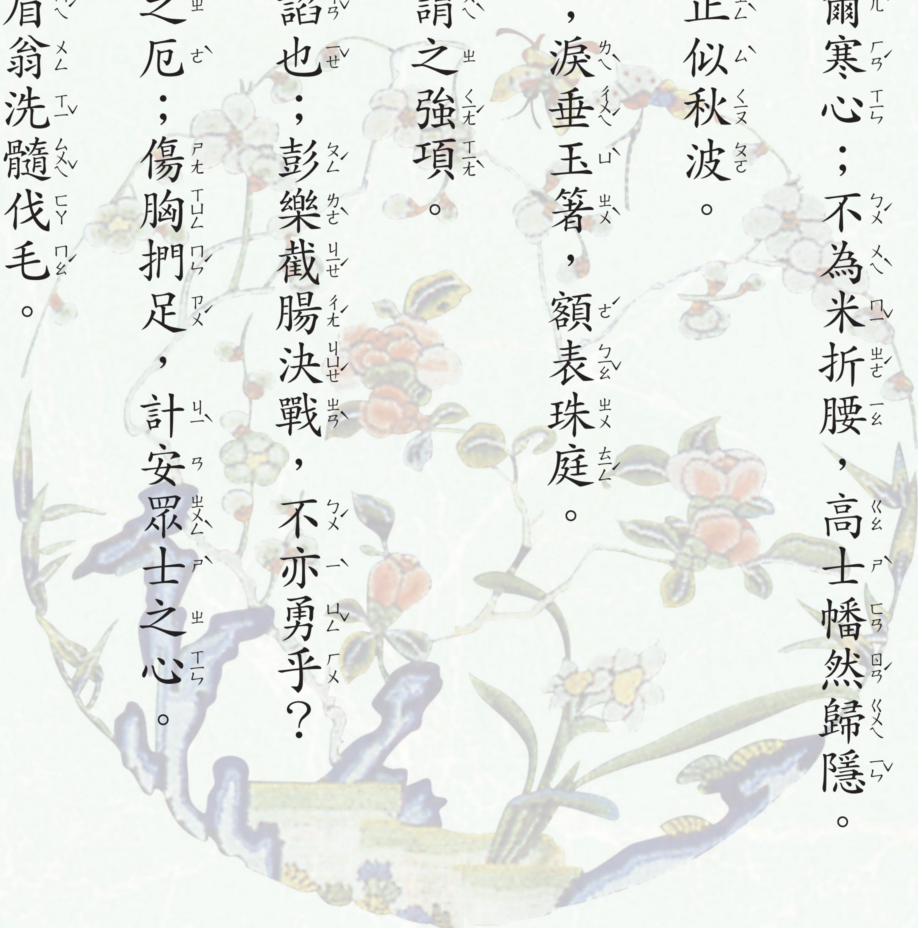
肩聳玉樓，目澄銀海；淚垂玉箸，額表珠庭。

歇擔謂之息肩，不服謂之強項。

丁謂為人拂鬚，何其諂也；彭樂截腸決戰，不亦勇乎？

剜肉醫瘡，權濟目前之厄；傷胸捫足，計安眾士之心。

張子房躡足附耳，黃眉翁洗髓伐毛。





契丹避黑面大王，東坡頌鐵肝御史。

土木形骸，容無藻飾；鐵石心腸，性本堅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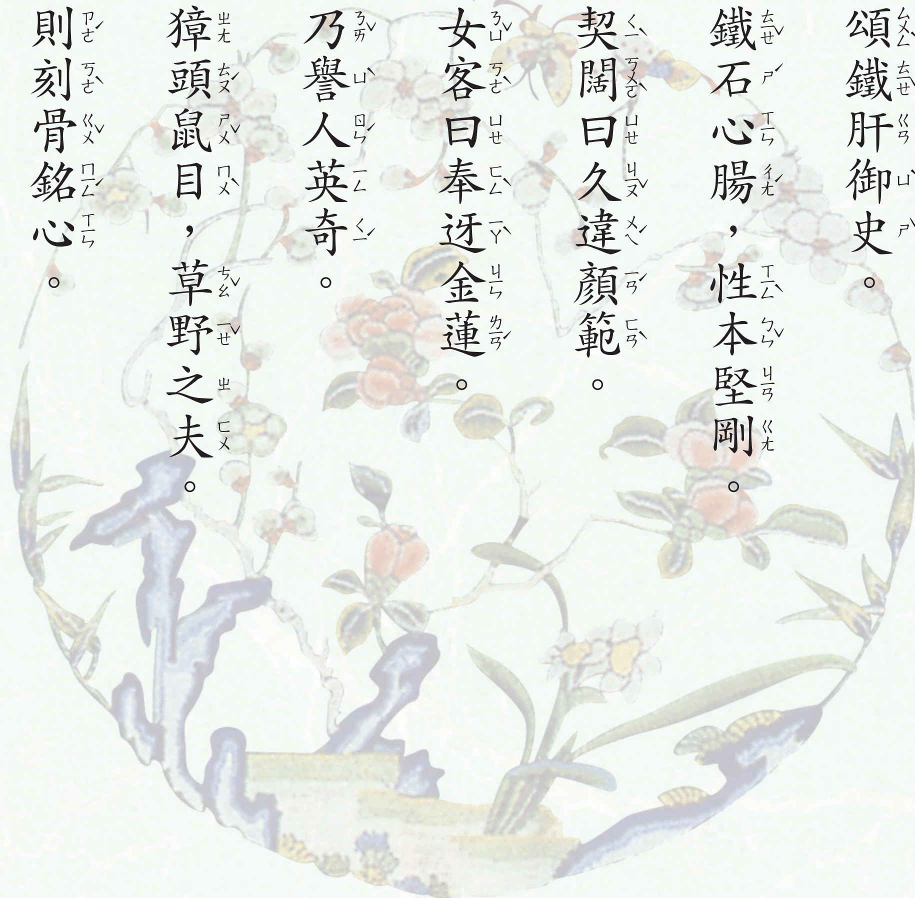
講會晤曰得挹芝眉，敘契闊曰久違顏範。

邀親友曰敢攀玉趾，請女客曰奉迓金蓮。

侏儒是誚人短小，魁梧乃譽人英奇。

龍章鳳姿，廊廟之彥；獐頭鼠目，草野之夫。

恐懼則畏首畏尾，感佩則刻骨銘心。





貌醜曰不揚，貌美曰冠玉。

耳聾曰重聽，足跛曰蹣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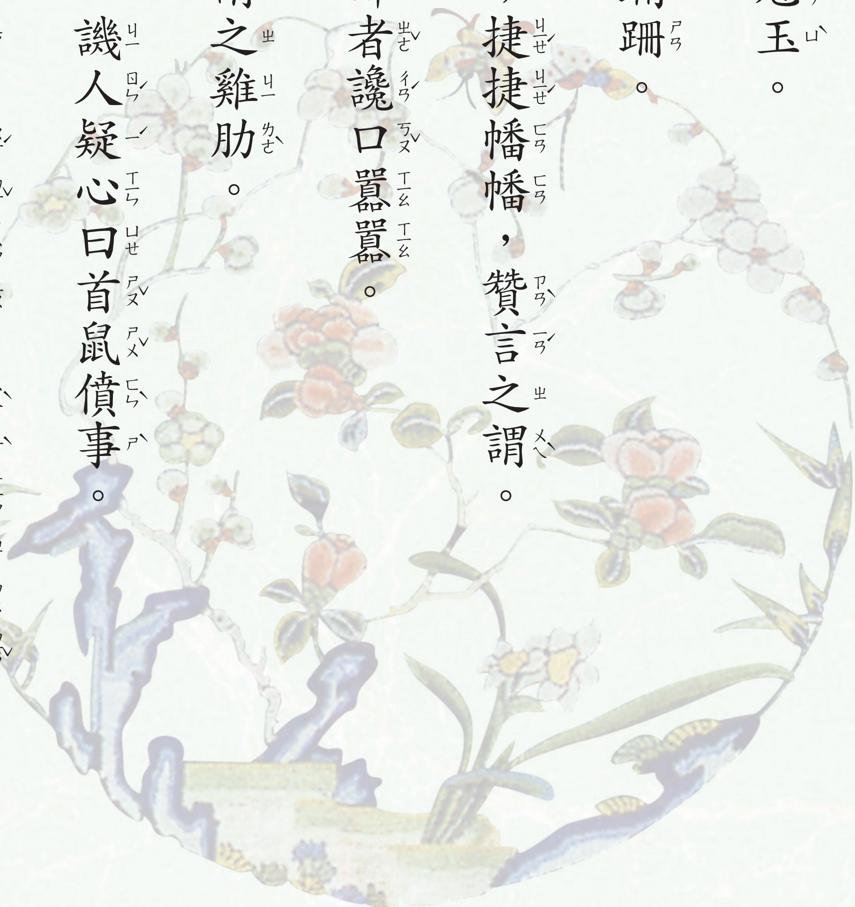
期期艾艾，口訥之稱；捷捷幡幡，贊言之謂。

可羨者小心翼翼，可鄙者讒口囂囂。

腰細謂之柳腰，身小謂之雞肋。

笑人缺齒曰狗竇大開，譏人疑心曰首鼠僨事。

胸中冰炭，言人事之參差；皮裏春秋，謂一心之褒貶。





唇亡齒寒，謂彼此之失依；足上首下，謂尊卑之倒置。

所為得意曰吐氣揚眉，待人誠心曰推心置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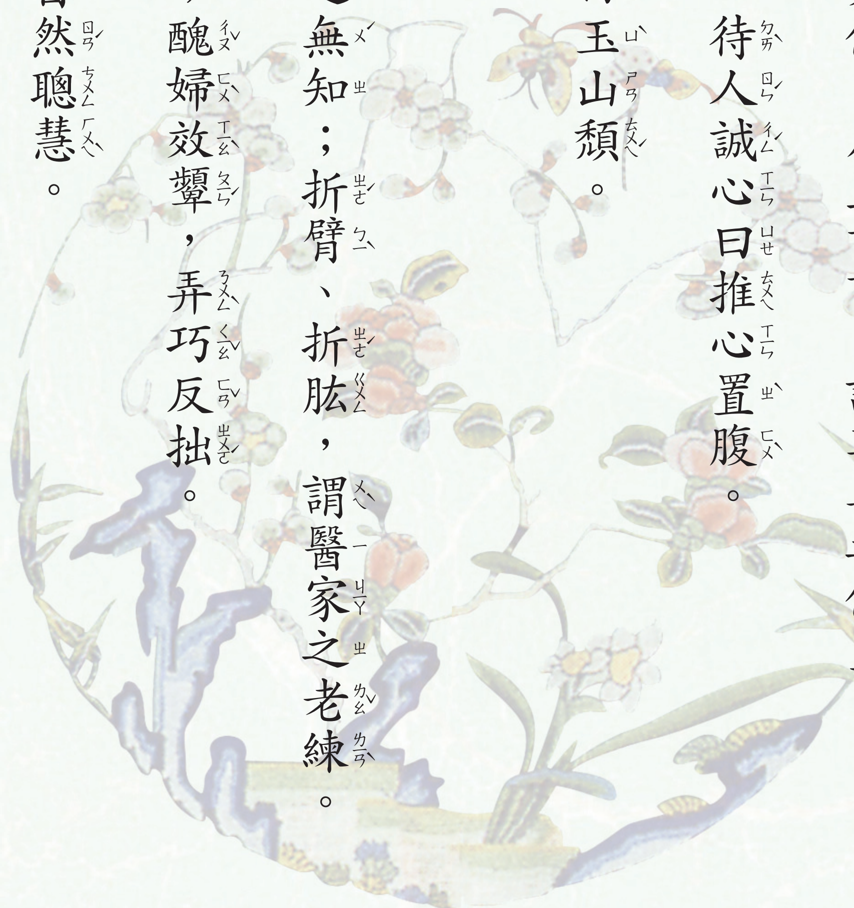
心慌曰靈臺亂，沉醉曰玉山頹。

睡曰黑甜，臥曰息偃。

童蒙、乳臭，謂年少之無知；折臂、折肱，謂醫家之老練。

西子捧心，愈見增妍；醜婦效顰，弄巧反拙。

肉眼不識英賢，青睛自然聰慧。





脅肩無非媚態，諂笑何異奴顏。

義士丹心，期於報國；婦人長舌，實為厲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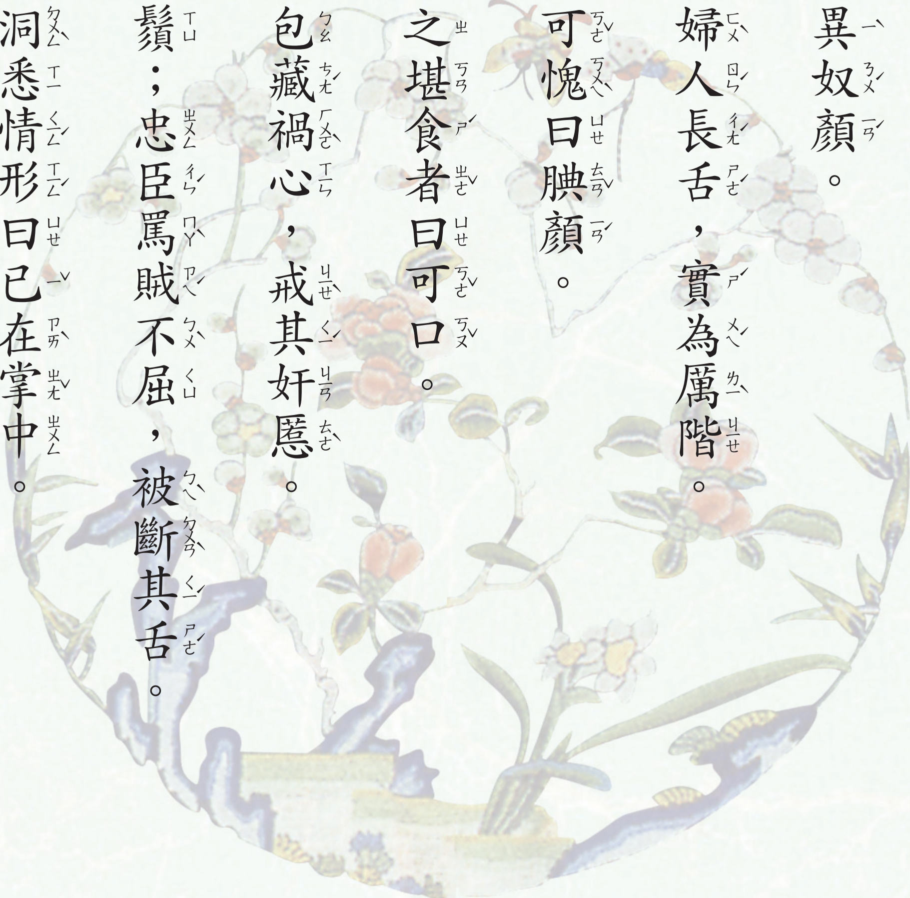
事之遂心曰如願，事之可愧曰靦顏。

人之多言者曰饒舌，物之堪食者曰可口。

澤及枯骨，頌其仁慈；包藏禍心，戒其奸慝。

賢君療臣之病，親剪其鬚；忠臣罵賊不屈，被斷其舌。

不較橫逆曰置之度外，洞悉情形曰已在掌中。





口有雌黃，王夷甫善談玄理；眼分青白，阮嗣宗厚待嘉賓。

擲果盈車，因豐姿之可愛；投石滿載，為醜陋之堪憎。

事之可怪者婦女生鬚，世所駭聞者丈夫孕子。

求人之相助，謂燃眉之急；悔事之無成，曰噬臍何及。

肥瘠漠不相關，越人之視秦；頭皮這回斷送，楊婦之送夫。

無功食祿，謂之尸位素餐；譾劣無能，謂之行尸走肉。

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十手所指，吾心安可自欺？

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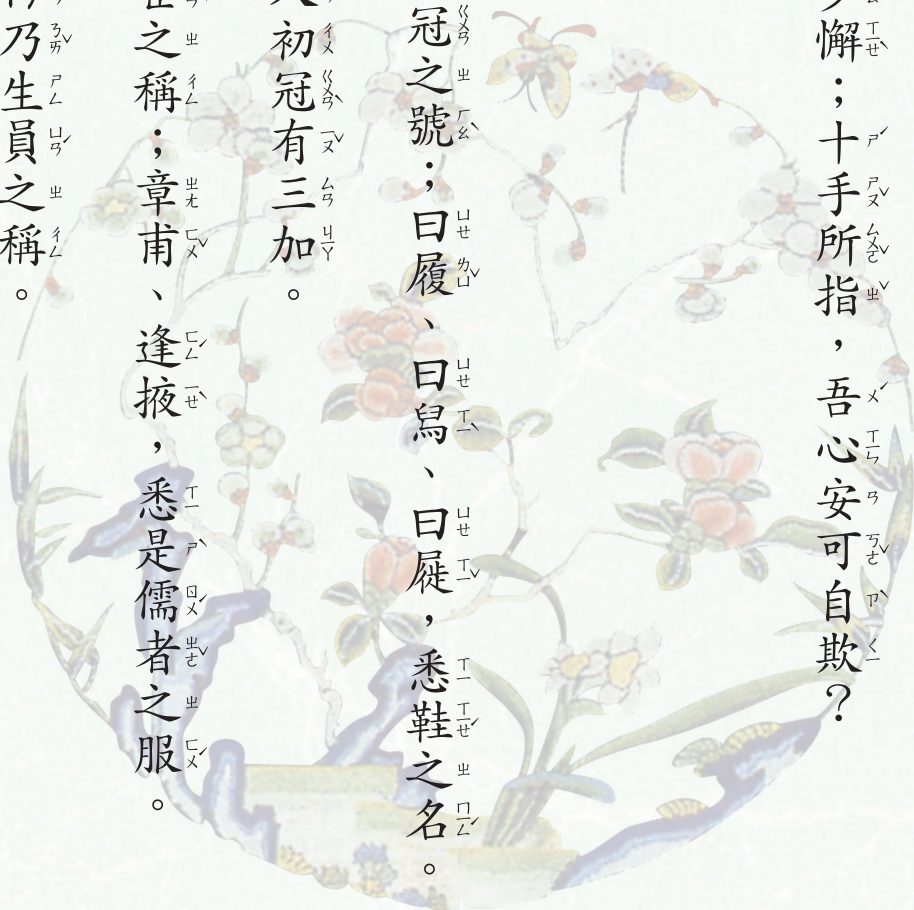
冠稱元服，衣曰身章。

曰弁、曰冔、曰冕，皆冠之號；曰履、曰舄、曰屣，悉鞋之名。

上公命服有九錫，士人初冠有三加。

簪纓、縉紳，皆為仕宦之稱；章甫、逢掖，悉是儒者之服。

布衣即白丁之謂，青衿乃生員之稱。





葛屨履霜，誚儉嗇之過甚；綠衣黃裏，譏貴賤之失倫。

上服曰衣，下服曰裳；衣前曰襟，衣後曰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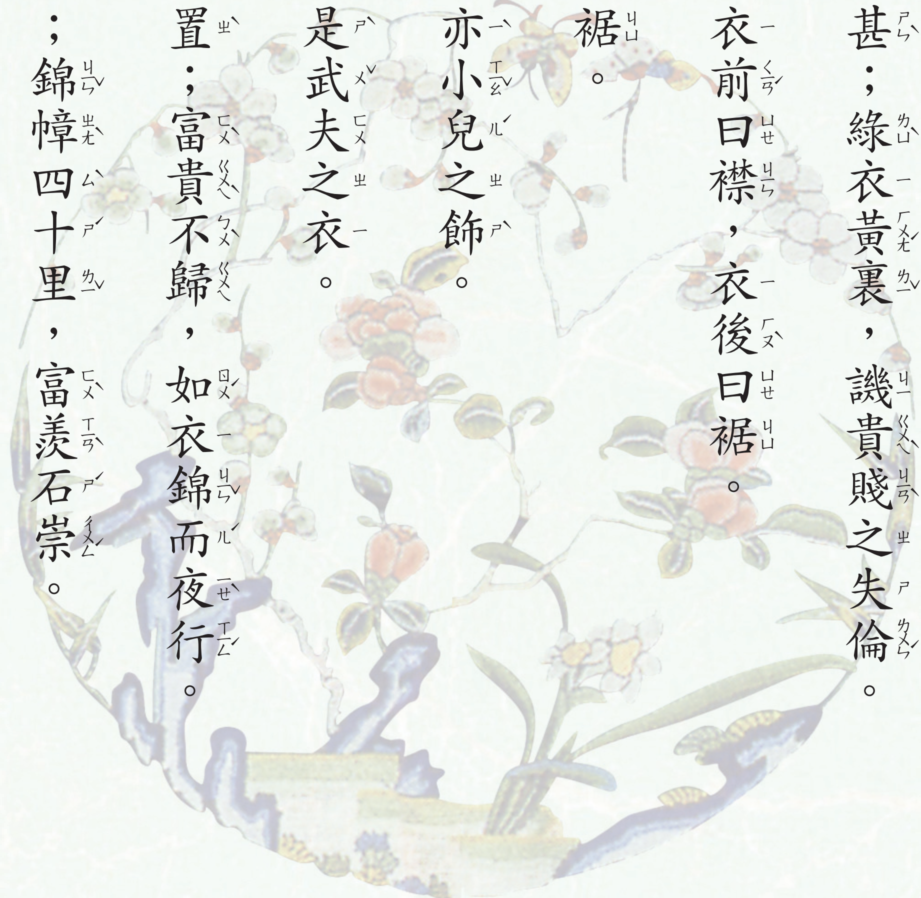
敝衣曰襤褸，美服曰華裾。

襁褓乃小兒之衣，弁髦亦小兒之飾。

左衽是夷狄之服，短後是武夫之衣。

尊卑失序，似冠履之倒置；富貴不歸，如衣錦而夜行。

狐裘三十年，儉稱晏子；錦幛四十里，富羨石崇。





孟嘗君珠履三千客，牛僧孺金釵十二行。

千金之裘，絕非一狐之腋；綺羅之輩，不是養蠶之人。

貴者重裀疊褥，貧者裋褐不完。

卜子夏甚貧，鶉衣百結；公孫弘甚儉，布被十年。

南州冠冕，德操稱龐統之邁眾；三河領袖，崔浩羨裴駿之超群。

虞舜制衣裳，所以命有德；昭侯藏敝袴，所以待有功。

唐文宗袖經三浣，晉文公衣不重裘。



衣履不敝，不肯更為，世稱堯帝；
衣不經新，何由得故，婦勸桓沖。
王氏之眉貼花鈿，被韋固之劍所刺；
貴妃之乳服訶子，為祿山之爪所傷。
姜氏翕和，兄弟每宵同大被；王章未遇，夫妻寒夜臥牛衣。
緩帶輕裘，羊叔子乃斯文主將；葛巾野服，陶淵明真陸地神仙。
服之不衷，身之災也；縕袍不恥，志獨超歟。



卷三

人事

《大學》首重明親，小子先嫻應對。

修容固宜合度，出言尤貴有章。

智欲圓而行欲方，膽欲大而心欲小。

閣下、足下，乃稱人之詞；不佞、鯫生，皆自謙之語。

恕罪曰寬宥，惶恐曰主臣。





會狀、春元，舉人之稱不一；貤封、碩望，仕隱之譽多殊。

大掾史贊美吏員，大柱石尊崇官宦。

賀入泮曰雲程發軔，賀新冠曰元服加榮。

仕途榮歸，謂之錦旋；經商獲財，謂之稛載。

送禮曰獻芹，辭饋曰反璧。

謝人饋贈曰厚貺，自謙禮薄曰菲儀。

餞行之禮，謂之贐儀；拜見之資，謂之贄敬。





賀壽曰祝敬，弔喪曰奠儀。

接風曰洗塵，送行曰祖道。

犒勞僕夫，謂之旌使；開筵演劇，謂之俳優。

答人寄書曰辱承華翰，謝人致問曰多蒙寄聲。

索人回信曰早賜玉音，謝人許物曰已蒙金諾。

具名帖曰投刺，啓書函曰開緘。

思念之久曰素切瞻韓，想望之殷曰夙懷慕藺。





相與未深，才有半面之識；不期而遇，實乃邂逅之緣。
登龍門謂參名士，瞻山斗謂仰高賢。
思慕則一日三秋，不遇則渴塵萬斛。
睽違已久，未免鄙吝復萌；來往無憑，有似飄萍靡定。
虞帝慕聖，見堯於羹，見堯於牆；
顏子從師，孔趨亦趨，孔步亦步。
曾經晤語，曰向獲承顏接辭；謝人指教，曰幸蒙耳提面命。





吹噓乃資其汲引，包荒是冀其涵容。

求人薦引曰幸為先容，求人改文曰懇賜郢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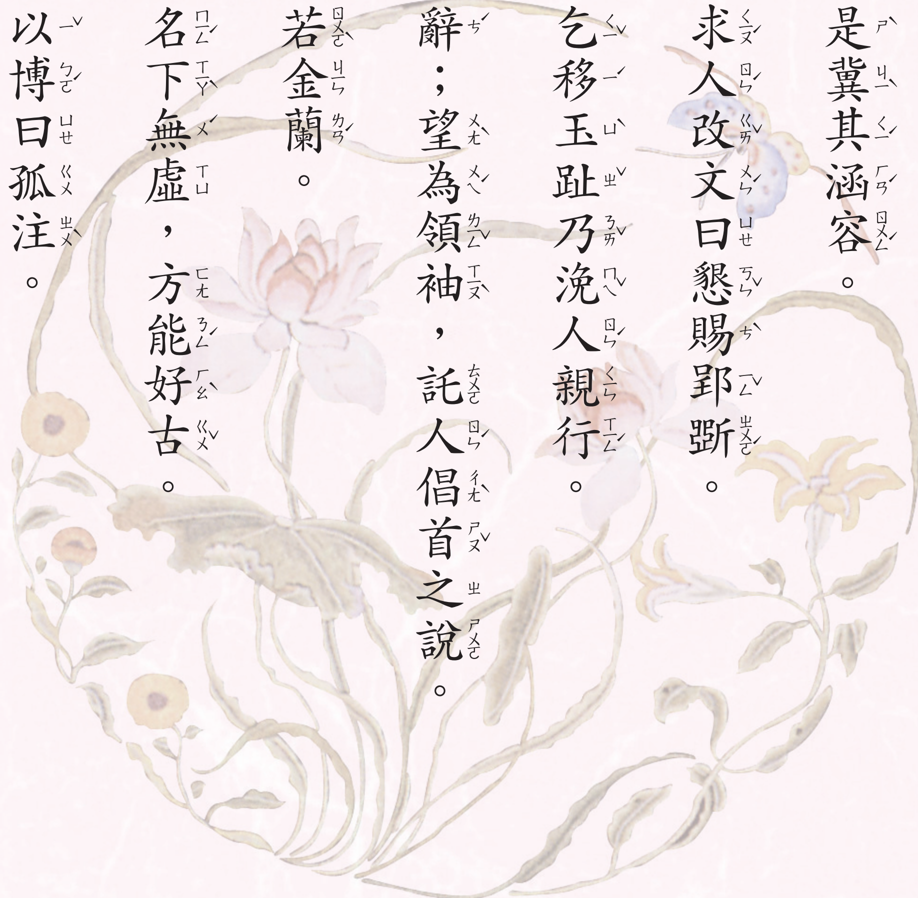
借重鼎言是邀人議事，乞移玉趾乃浼人親行。

多蒙推轂，謝人引進之辭；望為領袖，託人倡首之說。

鄉評推為月旦，良友穆若金蘭。

逢人說項，志在表揚；名下無虛，方能好古。

黨惡為非曰朋奸，盡財以博曰孤注。





徒了事曰但求塞責，戒明察曰不必苛求。

方命是逆人之言，執拗是任己之性。

曰覬覦，曰睥睨，總謂私心窺探；

曰倥傯，曰旁午，皆言人事紛紜。

小過必察，比之吹毛求疵；乘患相攻，甚於落井下石。

欲心難厭如溪壑，財物易去若漏卮。

頓開茅塞，是感人之教益；深蒙藥石，是謝人之箴規。



清修、芳躅，皆懿行之可師；確論、美談，悉嘉言之可頌。
謹飭謂之緘默，息怒謂之霽威。
包公寡色笑，人比黃河之清；阮子鮮許可，誰蒙青眼之顧。
仇深曰切齒，交好曰知心。
大笑曰解頤，微笑曰莞爾。
撫掌則聞言絕倒，掩口則對客胡盧。
向隅則一人獨悲，哄堂則三院皆笑。





上座延賓，謂之虛左；官僚共署，謂之同寅。

人之失信曰爽約，又曰食言；人之背誓曰寒盟，又曰反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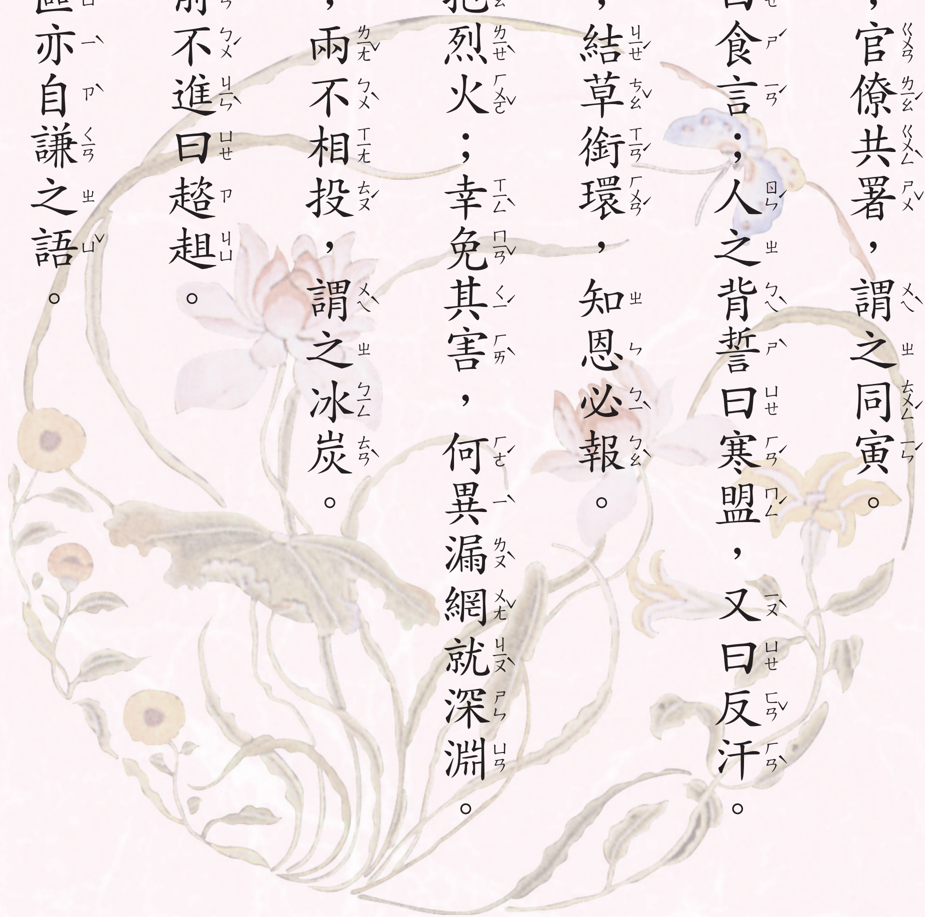
銘心鏤骨，佩德難忘；結草銜環，知恩必報。

自惹其災，有如解衣抱烈火；幸免其害，何異漏網就深淵。

兩不相入，謂之枘鑿；兩不相投，謂之冰炭。

彼此不合曰齟齬，欲前不進曰趦趄。

落落乃不合之辭，區區亦自謙之語。





竣者，作事已畢之謂；醵者，斂財會飲之名。

贊襄其事，謂之玉成；分裂難完，謂之瓦解。

事有低昂曰軒輊，力相上下曰頡頏。

憑空起事曰作俑，仍前踵弊曰效尤。

不辭勞苦曰拮据，不暇修飾曰鞅掌。

手足並行曰匍匐，俯首沉吟曰低徊。

明珠投暗，大屈才能；入室操戈，自相殘害。





求教於愚者，是謂問道於盲；枉道以干人，是謂炫玉求售。

智謀之士，所見略同；仁人之言，其利甚溥。

班門弄斧，不知分量；岑樓齊末，不識高卑。

勢延莫遏，比之滋蔓難圖；包藏禍心，謂其人心叵測。

道旁作舍，議論多而難成；一國三公，權柄分而靡適。

遇合奇緣曰三生有幸，事多逆境曰一事無成。

酒色是耽，如以雙斧伐孤樹；才力不及，如以寸膠理黃河。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魏徵之對太宗；「眾怒難犯，專欲難成」，此子產之諷子孔。

欲逞所長，不覺心煩技癢；絕無所好，等於槁木死灰。

座上有南客，言語須謹；往來無白丁，取友皆賢。

知遇之來，漸入佳境；倨傲之甚，旁若無人。

借事寬役曰告假，用財囑託曰夤緣。

事有大利曰奇貨可居，事宜鑑前曰覆車當戒。



事分彼此曰左袒，事持兩可曰模棱。
敵甚易摧曰發蒙振落，志在必勝曰破釜沉舟。
曲突徙薪無恩澤，不念豫防之力；
焦頭爛額為上客，徒知拯救之勞。
竊盜曰梁上君子，強梗曰化外頑民。
竹頭木屑，皆為有用之物；牛溲馬勃，可備藥籠之資。
五經掃地，自褻斯文；一木撐天，可消逆志。





題鳳書午，是譏誚之隱詞；破麥剖梨，乃會合之奇夢。

毛遂片言九鼎，君嘆其賢；季布一諾千金，人服其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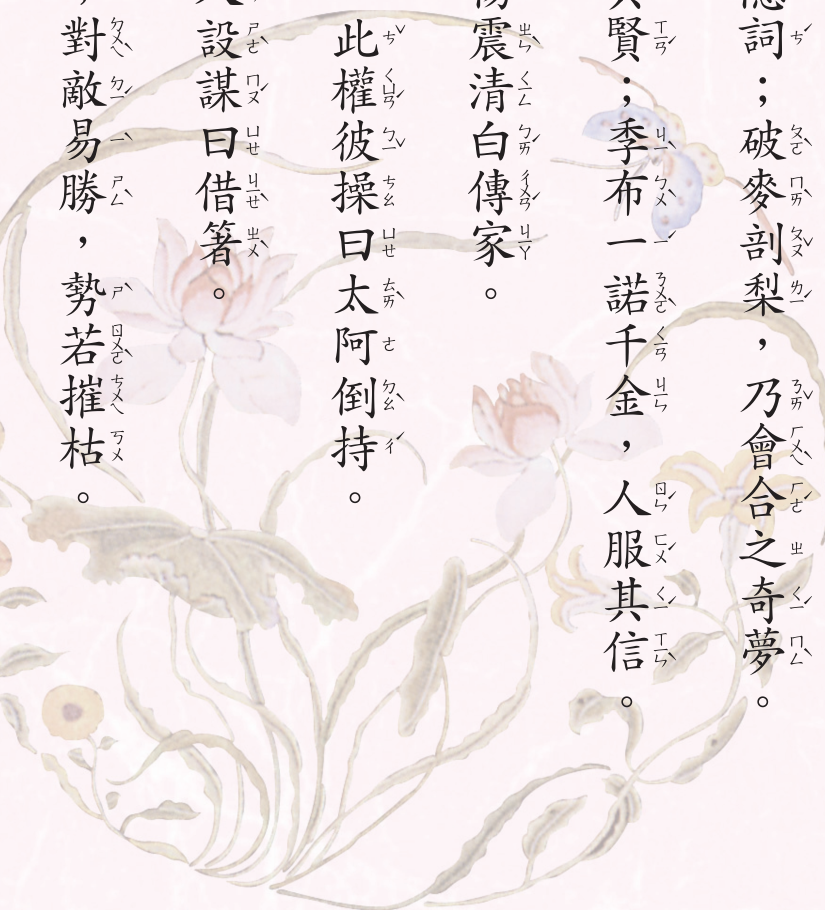
岳武穆精忠報國，漢楊震清白傳家。

下強上弱曰尾大不掉，此權彼操曰太阿倒持。

為人幹辦曰代庖，為人設謀曰借箸。

見事極真，明若觀火；對敵易勝，勢若摧枯。

生平可對人言，溫公自信之語；運用存乎一心，武穆論兵之機。





不修邊幅，謂人之坦率；不立崖岸，謂人之和易。

蕞爾么么，言其甚小；鹵莽滅裂，言其不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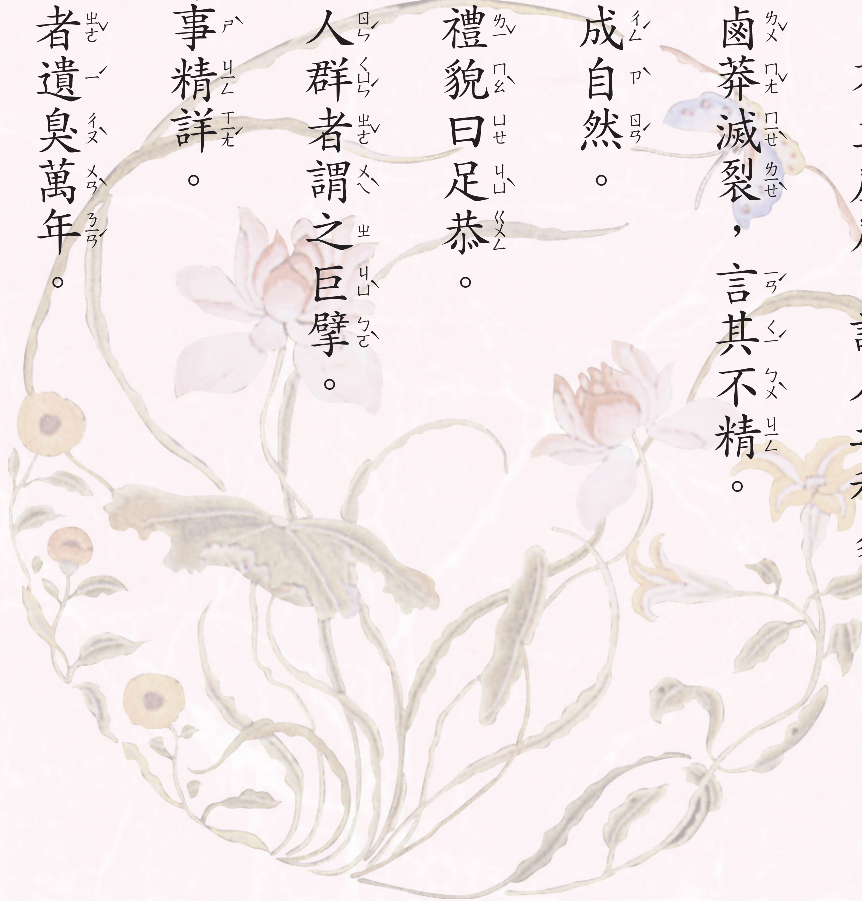
誤處皆緣不學，強作乃成自然。

過於欲速曰躐等，過於禮貌曰足恭。

假忠厚者謂之鄉愿，出人群者謂之巨擘。

孟浪多由輕薄，暇豫每事精詳。

為善者流芳百世，為惡者遺臭萬年。





過多曰稔惡，罪滿曰貫盈。

冶容固可誨淫，慢藏亦能誨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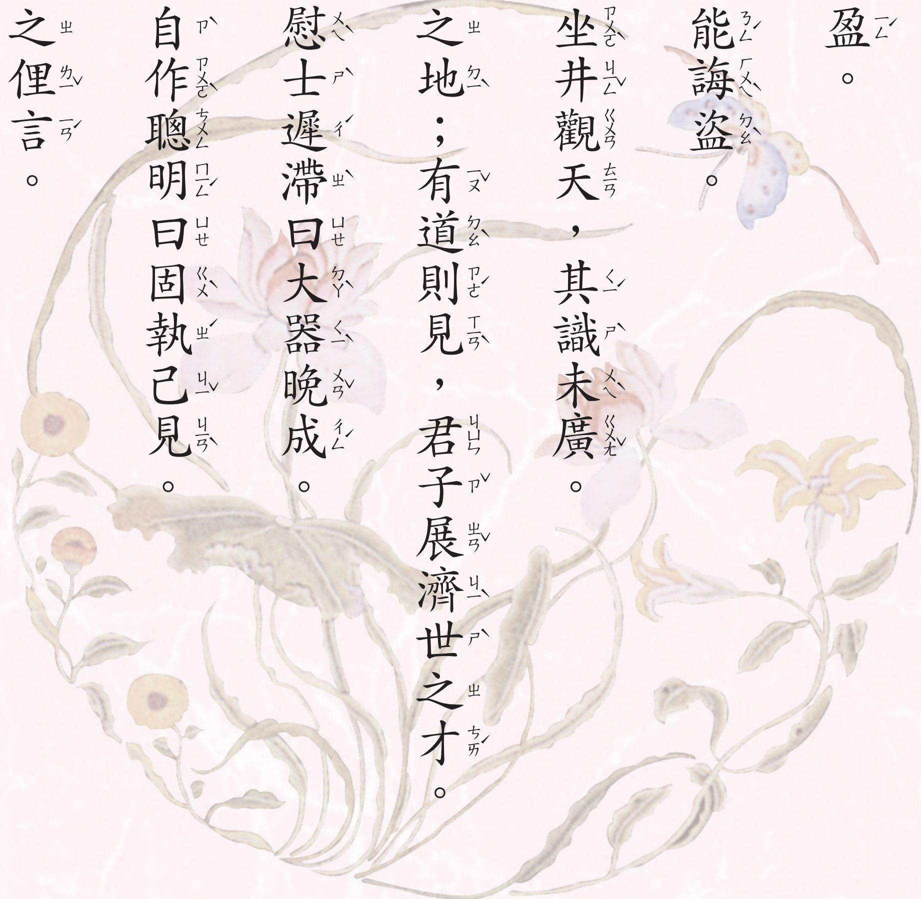
管中窺豹，所見無多；坐井觀天，其識未廣。

無勢可乘，英雄無用武之地；有道則見，君子展濟世之才。

稱人利達曰捷足先得，慰士遲滯曰大器晚成。

不知通變曰徒讀父書，自作聰明曰固執己見。

淺識謂之膚見，俗語謂之俚言。





明哲不昧先幾，俊傑能識時務。

愚者豈無一得，村夫不識一丁。

戒輕敵，曰無謂秦無人；戒輕言，曰恐屬垣有耳。

助桀為虐，謂同惡之相濟；得隴望蜀，謂求利之無厭。

須知器滿必傾，每見物極則反。

喜嬉戲名為好弄，好笑謔即是詼諧。

讒口交加，市中可信有虎；群奸煽惑，聚蚊可以成雷。





萋斐成錦，喻奸徒之釀禍；含沙射影，言鬼蜮之害人。

針砭所以治病，鴆毒必致殺人。

陰柔害物，李義府笑裏藏刀；詭譎諂人，李林甫口蜜腹劍。

拔去一丁，謂除一害；又生一秦，是增一仇。

從來淑慝殊途，惟在後人法戒；斯世清濁異品，全賴吾輩激揚！

飲食

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羹藜含糗，難語太牢之滋。



御食曰珍饈，白米曰玉粒。

好酒曰青州從事，次酒曰平原督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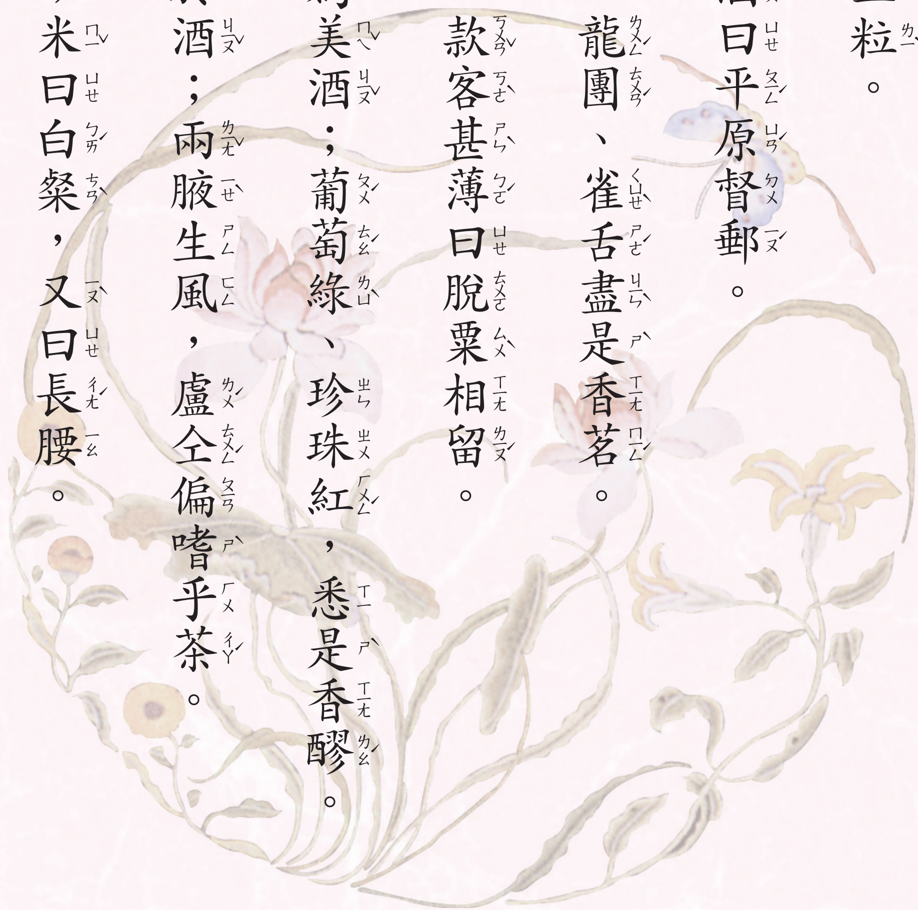
魯酒、茅柴皆為薄酒，龍團、雀舌盡是香茗。

待人禮衰曰醴酒不設，款客甚薄曰脫粟相留。

竹葉青、狀元紅，俱為美酒；葡萄綠、珍珠紅，悉是香醪。

五斗解酲，劉伶獨溺於酒；兩腋生風，盧仝偏嗜乎茶。

茶曰酪奴，又曰瑞草；米曰白粲，又曰長腰。





太羹玄酒，亦可薦馨；塵飯塗羹，焉能充餓。

酒係杜康所造，腐乃淮南所為。

僧謂魚曰水梭花，僧謂雞曰穿籬菜。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揚湯止沸，不如去火抽薪。

羔酒自勞，田家之樂；含哺鼓腹，盛世之風。

人貪食曰徒餔啜，食不敬曰嗟來食。

多食不厭，謂之饕餮之徒；見食垂涎，謂有欲炙之色。



未獲同食曰向隅，謝人賜食曰飽德。

安步可以當車，晚食可以當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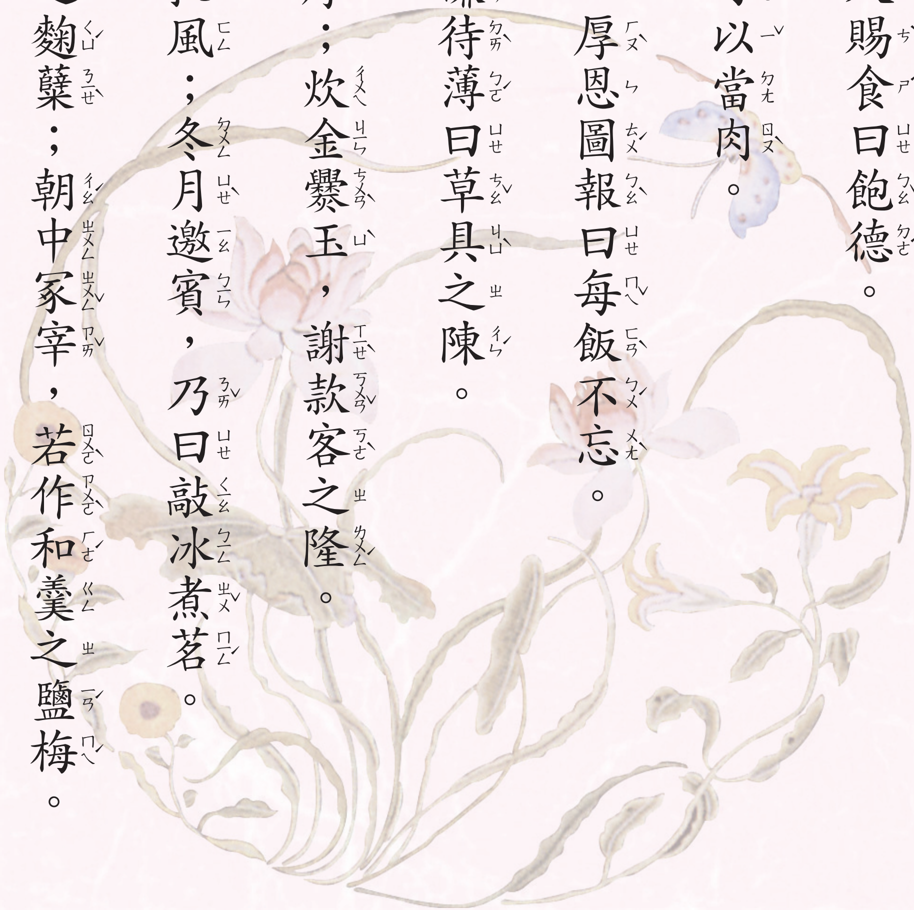
飲食貧難曰半菽不飽，厚恩圖報曰每飯不忘。

謝擾人曰兵廚之擾，謙待薄曰草具之陳。

白飯青芻，待僕馬之厚；炊金爨玉，謝款客之隆。

家貧待客，但知抹月批風；冬月邀賓，乃曰敲冰煮茗。

君側元臣，若作酒醴之麴蘖；朝中冢宰，若作和羹之鹽梅。





宰肉甚均，陳平見重於父老；戛羹示盡，邱嫂心厭乎漢高。

畢卓為吏部而盜酒，逸興太豪；越王愛士卒而投醪，戰氣百倍。

懲羹吹齏，謂人懲前警後；酒囊飯袋，謂人少學多餐。

隱逸之士，漱石枕流；沉湎之夫，藉糟枕麴。

昏庸桀紂，胡為酒池肉林；苦學仲淹，惟有斷齏畫粥。

宮室

洪荒之世，野處穴居；有巢以後，上棟下宇。



竹苞松茂，謂制度之得宜；鳥革翬飛，謂創造之盡善。

朝廷曰紫宸，禁門曰青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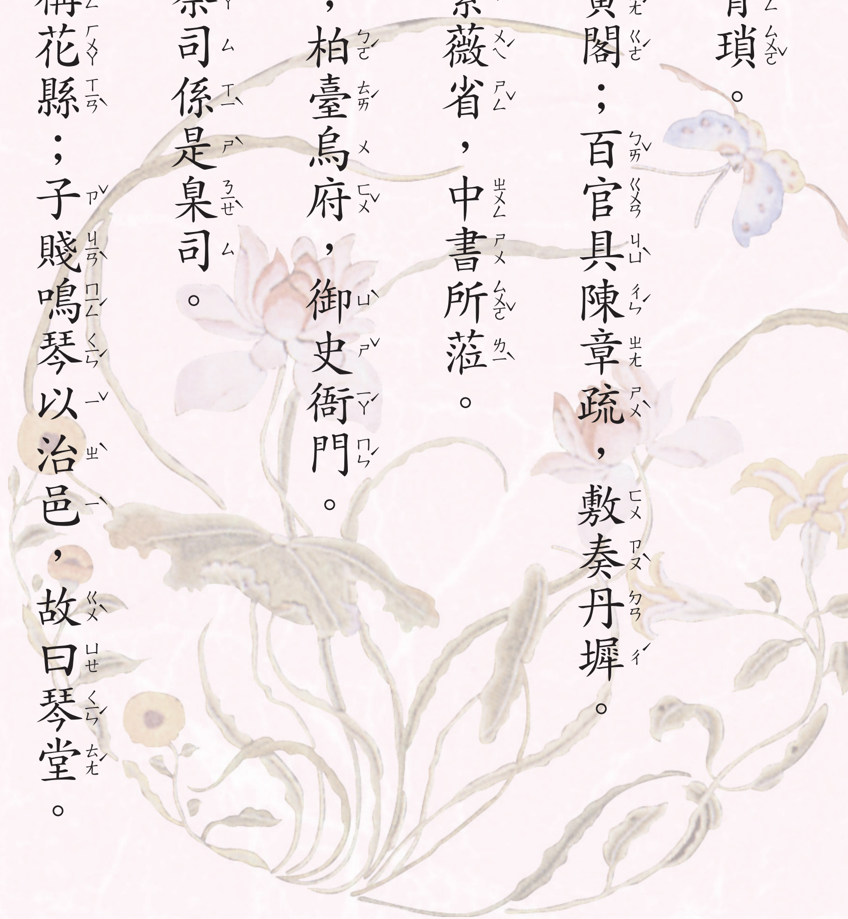
宰相職掌絲綸，內居黃閣；百官具陳章疏，敷奏丹墀。

木天署，學士所居；紫薇省，中書所蒞。

金馬玉堂，翰林院宇；柏臺烏府，御史衙門。

布政司稱為藩府，按察司係是臬司。

潘岳種桃於滿縣，人稱花縣；子賤鳴琴以治邑，故曰琴堂。





潭府是仕宦之家，衡門乃隱逸之宅。

賀人有喜曰門闌藹瑞，謝人過訪曰蓬蓽生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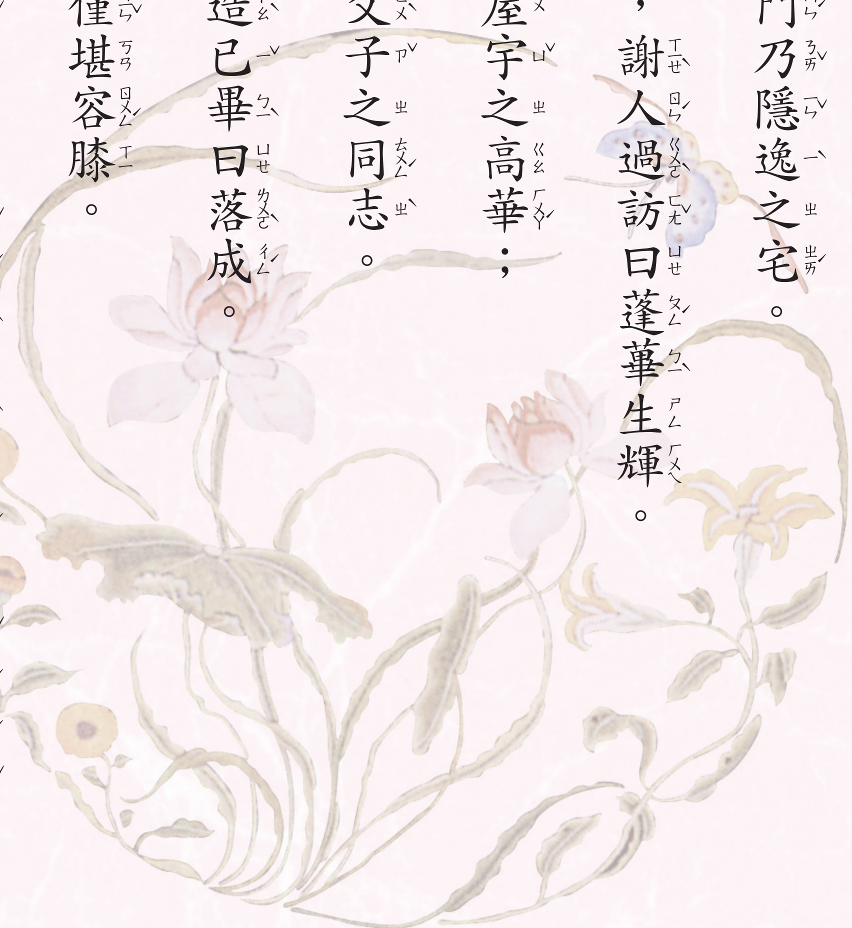
美奐美輪，《禮》稱屋宇之高華；

肯構肯堂，《書》言父子之同志。

土木方興曰經始，創造已畢曰落成。

樓高可以摘星，屋小僅堪容膝。

寇萊公庭除之外，只可栽花；李文靖廳事之前，僅容旋馬。





恭賀屋成曰燕賀，自謙屋小曰蝸廬。

民家名曰閭閻，貴族稱為閥閱。

朱門乃富豪之第，白屋是布衣之家。

客舍曰逆旅，館驛曰郵亭。

書室曰芸窗，朝廷曰魏闕。

成均、辟雍，皆國學之號；黌宮、膠序，乃鄉學之稱。

笑人善忘曰徙宅忘妻，譏人不謹曰開門揖盜。





何樓所市，皆濫惡之物；壟斷獨登，譏專利之人。

華門圭竇，係貧士之居；甕牖繩樞，皆窶人之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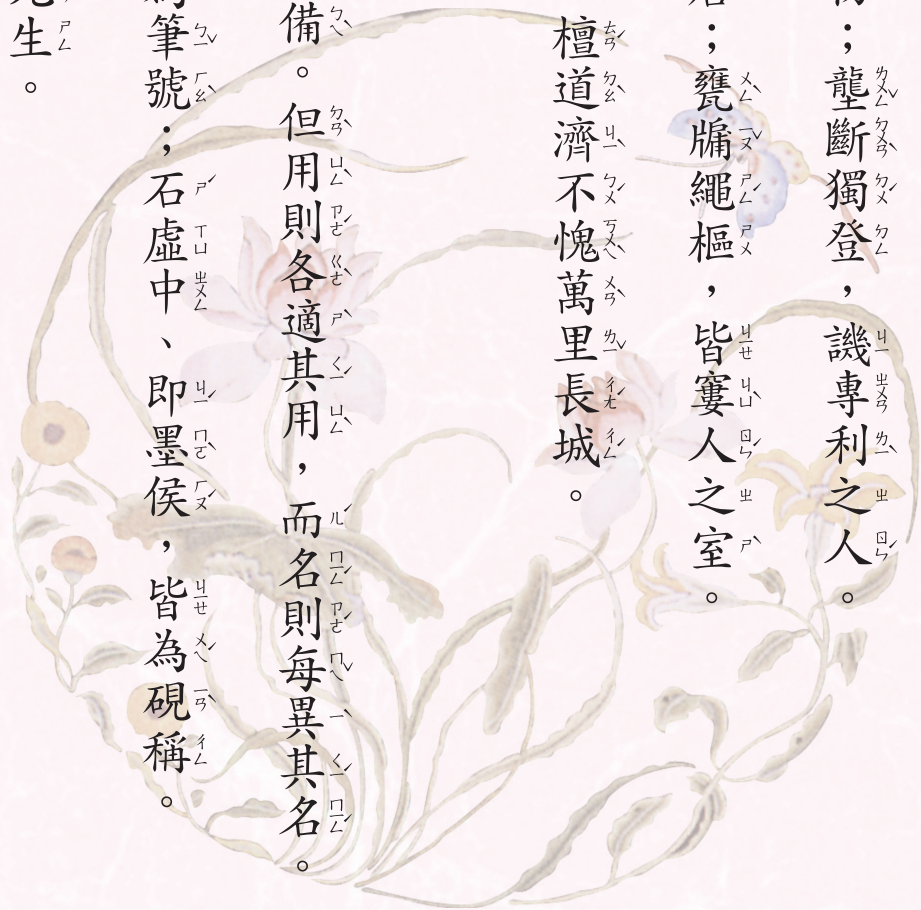
宋寇準真是北門鎖鑰，檀道濟不愧萬里長城。

器用

一人之所需，百工斯為備。但用則各適其用，而名則每異其名。

管城子、中書君，悉為筆號；石虛中、即墨侯，皆為硯稱。

墨為松使者，紙號楮先生。





紙曰剡藤，又曰玉版；墨曰陳玄，又曰龍劑。

共筆硯，同窗之謂；付衣鉢，傳道之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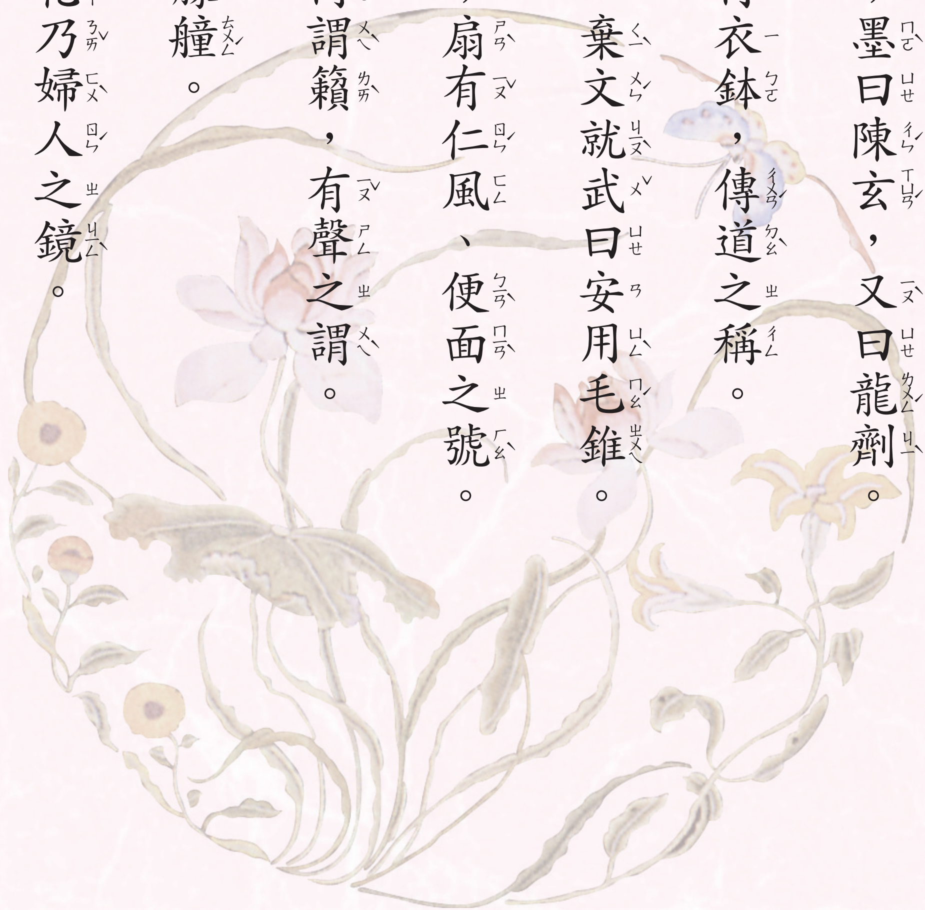
篤志業儒曰磨穿鐵硯，棄文就武曰安用毛錐。

劍有干將、莫邪之名；扇有仁風、便面之號。

何謂箑，亦扇之名；何謂籟，有聲之謂。

小舟名蚱蜢，巨艦曰艨艟。

金根是皇后之車，菱花乃婦人之鏡。





銀鑿落原是酒器，玉參差乃是簫名。

刻舟求劍，固而不通；膠柱鼓瑟，拘而不化。

斗筲言其器小，梁棟謂是大材。

鉛刀無一割之利，強弓有六石之名。

杖以鳩名，因鳩喉之不噎；鑰同魚樣，取魚目之常醒。

兜鍪係是頭盔，叵羅乃為酒器。

短劍名匕首，氈毯曰氍毹。





琴名綠綺、焦桐，弓號烏號、繁弱。

香爐曰寶鴨，燭臺曰燭奴。

龍涎、雞舌，悉是香名；鷁首、鴨頭，別為船號。

壽光客，是妝臺無塵之鏡；長明公，是梵堂不滅之燈。

桔槔是田家之水車，襏襫是農夫之雨具。

烏金，炭之美譽；忘歸，矢之別名。

夜可擊，朝可炊，軍中刁斗；





《雲漢》熱，《北風》寒，劉褒畫圖。

勉人發憤曰猛著祖鞭，求人宥罪曰幸開湯網。

拔幟立幟，韓信之計甚奇；楚弓楚得，楚王所見未大。

董安於性緩，常佩弦以自急；西門豹性急，常佩韋以自寬。

漢孟敏嘗墮甑不顧，知其無益；宋太祖謂犯法有劍，正欲立威。

王衍清談，常持麈拂；橫渠講《易》，每擁皋比。

尾生抱橋而死，固執不通；楚妃守符而亡，貞信可錄。



溫嶠昔燃犀，照見水族之鬼怪；秦政有方鏡，照見世人之邪心。

車載斗量之人，不可勝數；南金東箭之品，實是堪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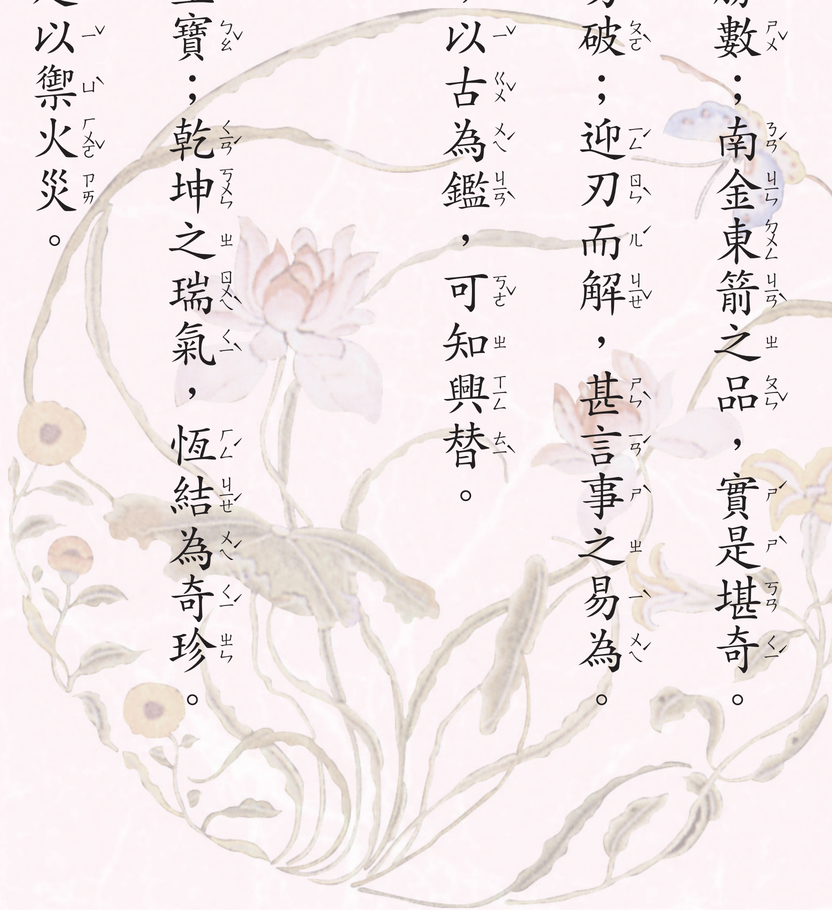
傳檄可定，極言敵之易破；迎刃而解，甚言事之易為。

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

珍寶

山澤之精英，每泄為至寶；乾坤之瑞氣，恆結為奇珍。

故玉足以庇嘉穀，珠足以禦火災。





魚目豈可混珠，碔砆焉能亂玉。

黃金生於麗水，白銀出自朱提。

曰孔方、曰家兄，俱為錢號；曰青蚨、曰鵝眼，亦是錢名。

可貴者明月夜光之珠，可珍者璠璵琬琰之玉。

宋人以燕石為玉，什襲緹巾之中；

楚王以璞玉為石，兩刖卞和之足。

魏侯之珠光照十二乘，和氏之璧價重十五城。





鮫人泣淚成珠，宋人削玉為楮。

賢乃國家之寶，儒為席上之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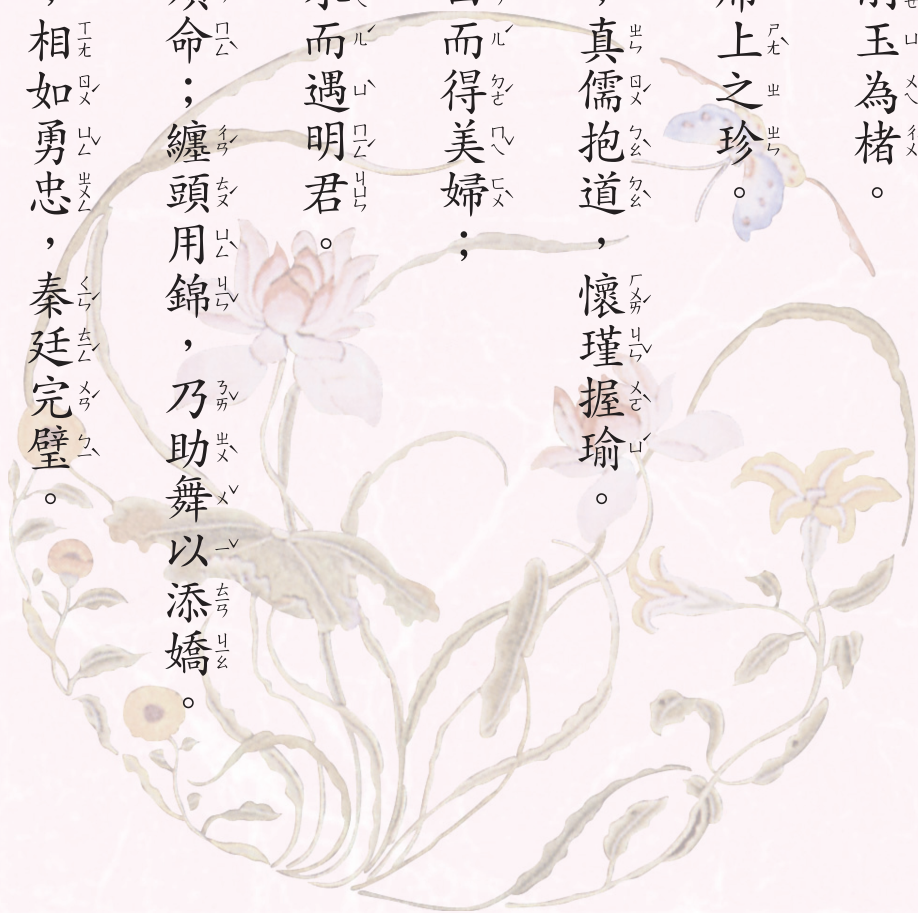
賢主聘士，束帛加璧；真儒抱道，懷瑾握瑜。

雍伯多緣，種玉於藍田而得美婦；

太公奇遇，釣璜於渭水而遇明君。

剖腹藏珠，因貪財而殞命；纏頭用錦，乃助舞以添嬌。

孟嘗廉潔，合浦還珠；相如勇忠，秦廷完璧。





玉釵作燕飛，漢宮之異事；金錢成蝶舞，唐庫之奇聞。

多錢固可通神，營財乃為鬼笑。

以小致大，謂之拋磚引玉；貪賤失貴，謂之買櫝還珠。

賢否罹害，謂之玉石俱焚；貪吝無厭，謂之錙銖必算。

崔烈買官，人皆惡其銅臭；蘇秦拜相，嫂亦畏其金多。

熊衮父亡，天乃雨錢助葬；仲儒家窘，天乃雨金濟貧。

漢楊震畏四知而辭金，唐太宗因懲貪而賜絹。



雖曰匹夫不可懷璧，然而人生誰不需財？

床頭金盡，遂致壯士無顏；囊內錢空，未免阮郎羞澀。

貧富

命之修短有數，人之富貴在天。惟君子安貧，達人知命。

貫朽粟陳，稱羨多財之謂；紫標黃榜，封記錢庫之名。

貪愛財貨，謂之錢愚；喜置田產，謂之地癖。

守錢虜，譏蓄財而不能散；落魄夫，嘆失業之無所依。



貧者地無立錐，富者田連阡陌。

室如懸罄，言其空匱；家無儋石，謂其赤貧。

無米曰在陳，守死曰待斃。富足曰殷實，命蹇曰數奇。

濟急如決水以活鮒魚，乞糧則登山而呼庚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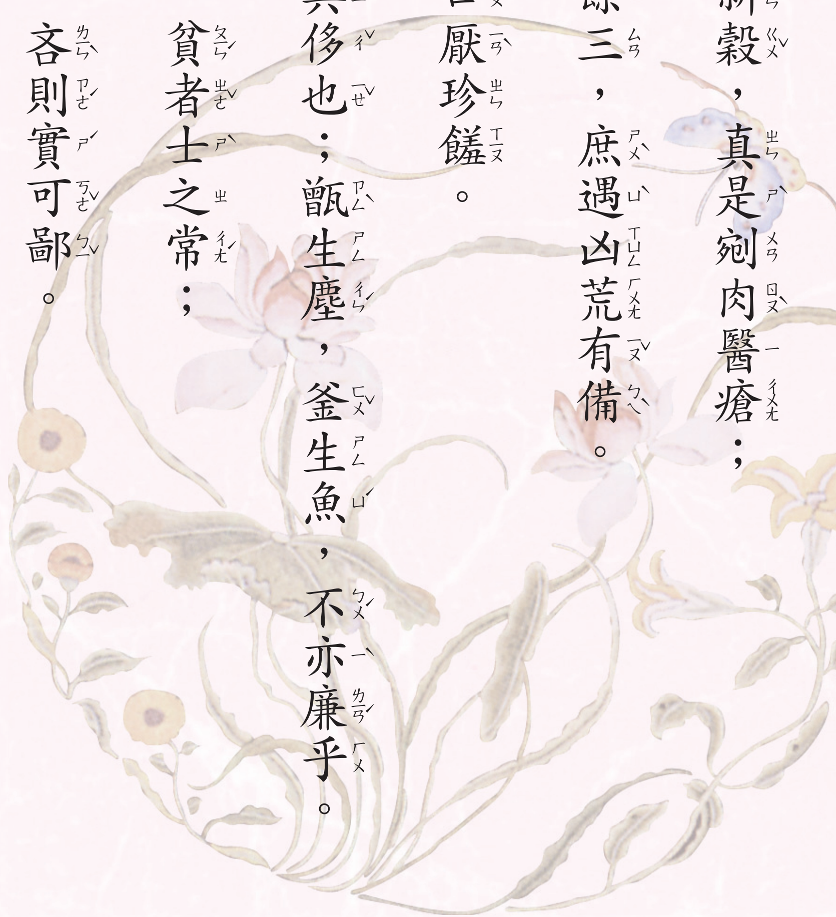
家徒壁立，司馬之貧；扊扅為炊，百里之厄。

鵠面菜色，窮民飢餓之形；炊骨爨骸，軍士乏糧之慘。

餓死留君臣之義，千古夷齊；資財敵王公之富，一時陶猗。



石崇殺妓以侑酒，豪橫非常；何曾一食費萬錢，奢華太過。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真是剜肉醫瘡；
三年而餘一，九年而餘三，庶遇凶荒有備。
貧士腸習黎莧，富人口厭珍饈。
蠟代薪，飴沃釜，何其侈也；甑生塵，釜生魚，不亦廉乎。
捉襟肘見，納履踵決，貧者士之常；
數米而炊，稱薪而爨，吝則實可鄙。





總之：飽德之士，不願膏粱；聞譽既施，奚圖文繡？

疾病凶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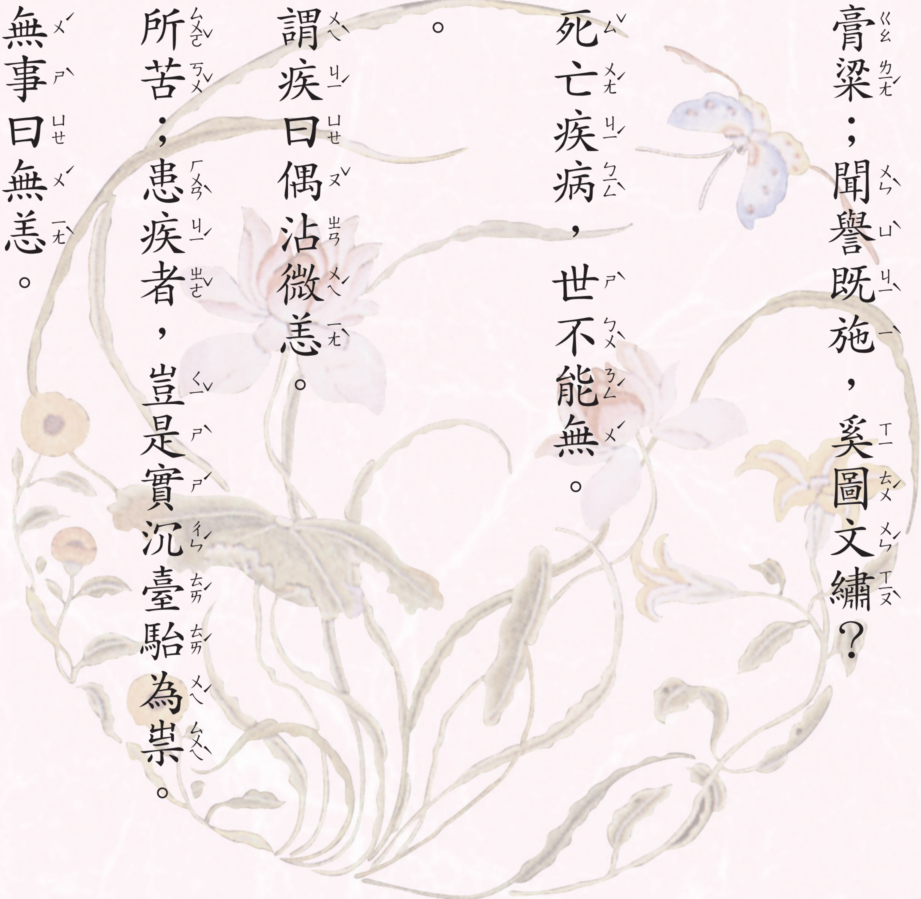
福壽康寧，人所同欲；死亡疾病，世不能無。

惟智者能調，達人自玉。

問人疾曰貴體違和，自謂疾曰偶沾微恙。

罹病者，甚為造化小兒所苦；患疾者，豈是實沉臺駘為祟。

疾不可療曰膏肓，平安無事曰無恙。





采薪之憂，謙言抱病；河魚之患，係是腹疾。

可以勿藥，喜其病安；厥疾弗瘳，言其病篤。

瘧不病君子，病君子正為瘧耳；卜所以決疑，既不疑復何卜哉？

謝安夢雞，悟太歲之在酉；楚王吞蛭，羨厚德之及人。

將屬纊、將易簀，言人將死；做古人、登鬼錄，謂人已亡。

親死曰丁憂，又曰丁艱；居喪曰守制，又曰讀《禮》。

在床謂之尸，在棺謂之柩；報喪書曰訃，慰孝子曰唁。



往弔曰匍匐，廬墓曰倚廬。

寢苫枕塊，哀父母之傾逝；節哀順變，勸孝子之惜身。

男子死曰壽終正寢，女子亡曰壽終內寢。

曰崩、曰薨、曰卒，尊卑各異其稱；

曰死、曰夭、曰殤，修短各因其分。

孤子、哀子，居喪自痛之詞；失怙、失恃，父母俱亡之謂。

父死曰考，考者成也；母死曰妣，妣者媲也。



自泣血、稽顙之外，又有大祥、小祥之殊；自斬衰、齊衰之下，又有大功、小功之別。三月之服為緦麻，三年將滿曰禫禮。王父歿則嫡孫杖期，長子亡則嫡孫承重。死者之器曰明器，待以神明之道；孝子之杖曰哀杖，為扶哀痛之軀。父之節在外，故杖取乎竹；母之節在內，故杖取乎桐。





以財物助喪家謂之賻，以車馬助喪家謂之賵。

以衣殮死者之身，謂之襚；以玉實死者之口，謂之琀。

送喪曰執紼，出柩曰駕輀。

吉地曰牛眠地，築墳曰馬鬣封。

墓石原名翁仲，丹旐今號銘旌。

輓歌始自田橫，墓誌創於傅奕。

生墳曰壽藏，死墓曰佳城。安葬曰瘞玉，弔奠曰束芻。





窀穸、夜臺，告窆之謂；禴、禘、嘗、烝，致祭之名。

飲杯棬而抱痛，母之口澤如存；讀父書以增傷，父之手澤未泯。

高子皋悲親而泣血，卜子夏哭子而喪明。

王裒痛父，門人因廢〈蓼莪〉詩；王修哭母，鄰里遂輟桑柘社。

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待，皋魚增感；

與其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存，曾子興思。

故為人子者，當思木本水源；念爾祖者，須重慎終追遠。



卷四

文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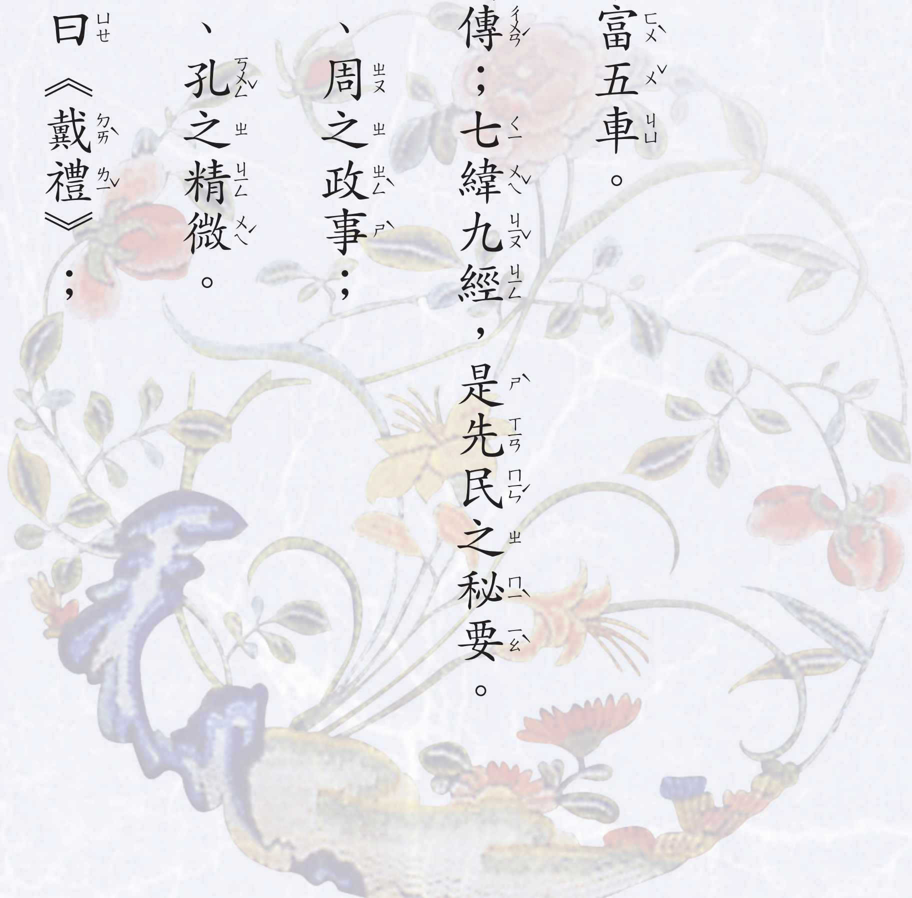
名士才儲八斗，鴻儒學富五車。

三墳五典，乃古聖之真傳；七緯九經，是先民之秘要。

《尚書》皆虞、夏、商、周之政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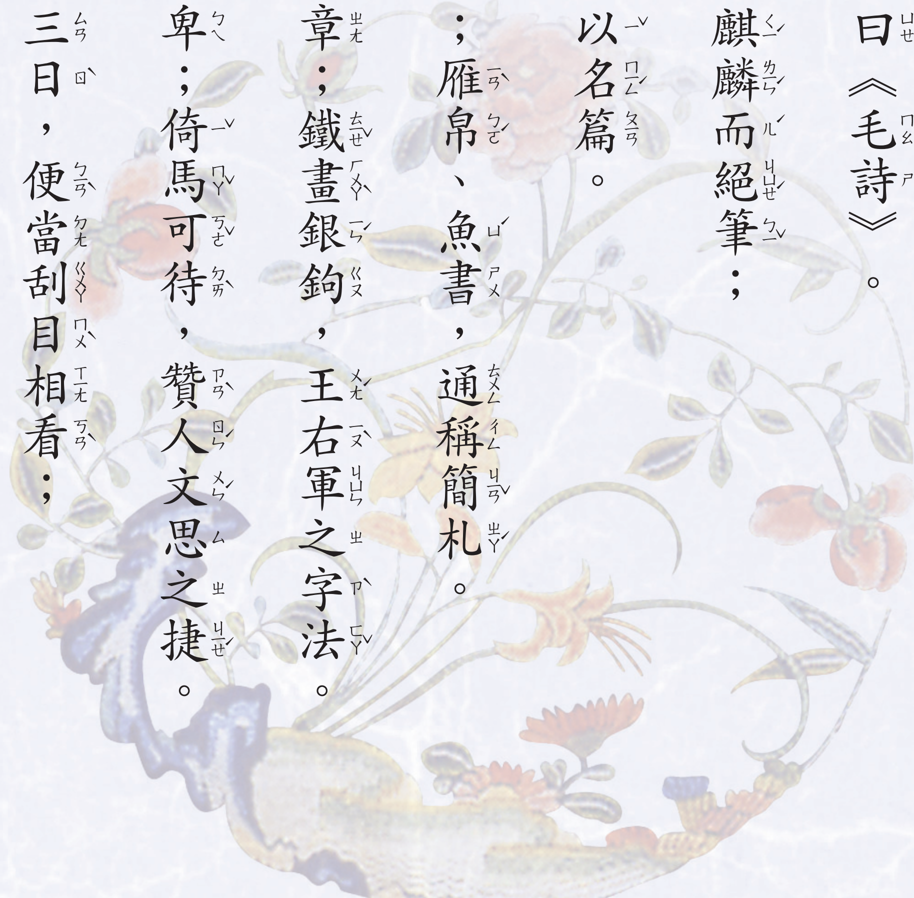
《易經》乃羲、文、姬、孔之精微。

二戴俱刪《禮記》，故曰《戴禮》；





二毛皆注《詩經》，故曰《毛詩》。
孔聖修《春秋》，因獲麒麟而絕筆；
太公論韜略，悉假虎豹以名篇。
縑緗、黃卷，總謂經書；雁帛、魚書，通稱簡札。
錦心繡口，李供奉之詞章；鐵畫銀鉤，王右軍之字法。
雕蟲小技，自謙藝學之卑；倚馬可待，贊人文思之捷。
稱人近來進德，曰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





羨人學業精通，曰面壁九年，方能有此神悟。

五鳳樓手，譽其文字精奇；七步奇才，稱其天才敏速。

詩之工者，曰壓倒元、白；才之高者，曰媲美班、揚。

晁大夫以多智而號智囊，高仁裕以能詩而稱詩窖。

自古詩人推李、杜，至今字學仰鍾、王。

陽春白雪，是難和難賡之韻；萬選青錢，乃屢試屢中之文。

文賦之雄，可驚神而泣鬼；音詞之妙，每遏雲而繞梁。



涉獵不精乃好博之弊，咿唔不輟是勤讀之功。

以賂匄文，謂之潤筆；因書得粟，謂之舌耕。

文不加點，機杼自成一家；字無空設，詞意俱從百煉。

襪線之才甚短，記問之學必膚。

應試無文謂之曳白，書成繡梓謂之殺青。

裁詩之苦，費其推敲；曠學之弊，在乎作輟。

文章浮薄，何殊月露風雲；典籍儲藏，皆在蘭臺石室。



祖龍無道，焚書坑儒；唐帝好文，開科取士。

依樣葫蘆，正謂行文之剿襲；潦草塞責，不求下語之精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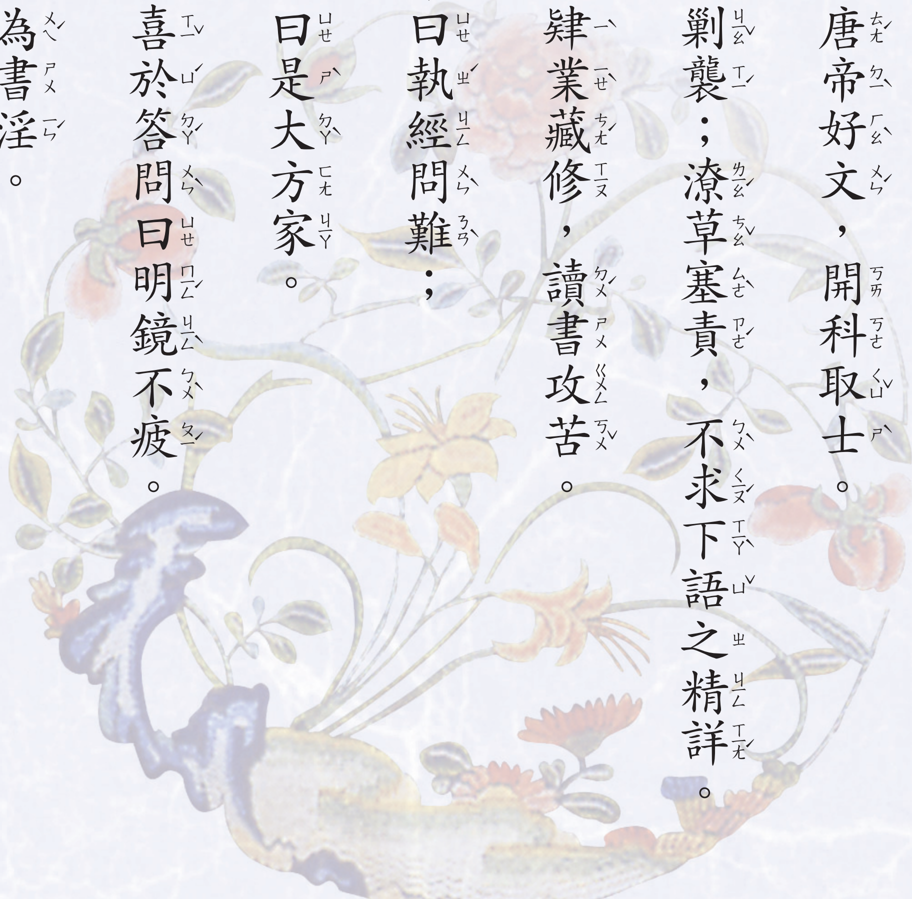
異端左道，邪說橫流；肆業藏修，讀書攻苦。

作文曰染翰操觚；請業曰執經問難；

求文曰乞如椽筆；譽美曰是大方家。

共羨佳章曰洛陽紙貴，喜於答問曰明鏡不疲。

藏書稱為鄴架，嗜學號為書淫。





樂天七月，便識「之無」二字；長吉七歲，作《高軒過》一篇。

開卷有益，宋賢君之要語；不學無術，漢權相之為人。

劉向校書芸閣，丙夜燃藜；孫康執卷茅簷，隆冬映雪。

李白夢筆生花，文思大進；揚子夢口吐鳳，詞賦愈奇。

李守素號為人物志，虞世南呼為行秘書。

韓退之文望尊隆，若泰山北斗；程明道涵養潤粹，如良玉精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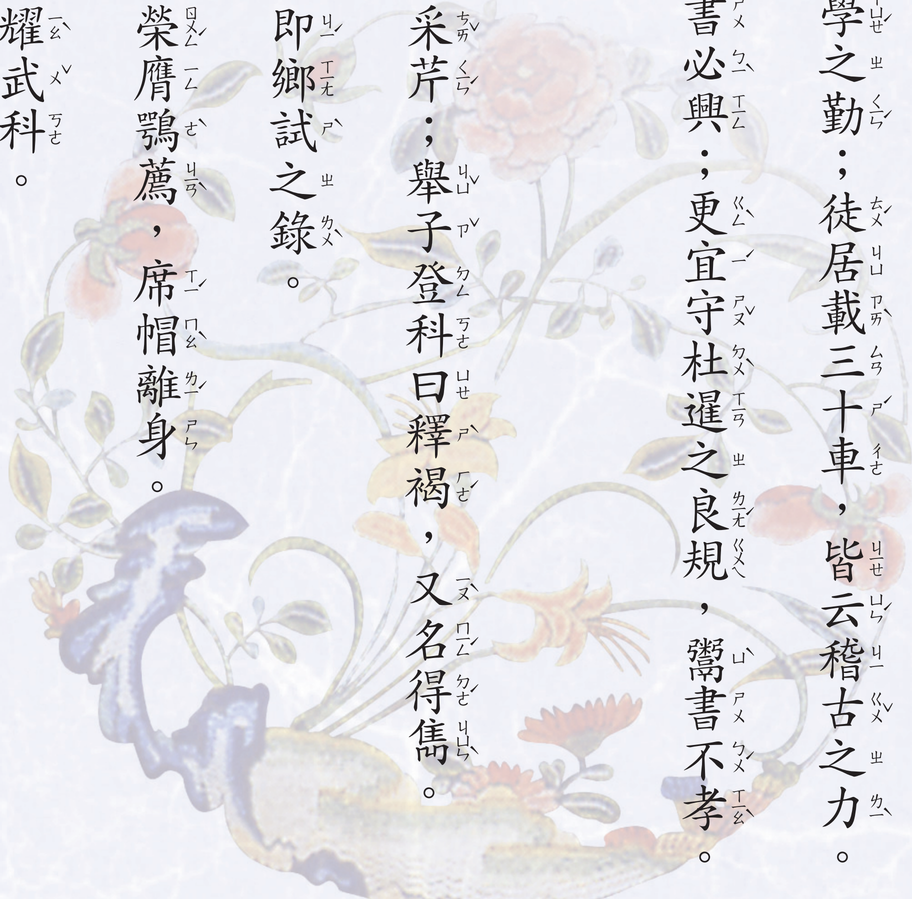
含英咀華，咳唾隨風生珠玉；包今統古，賦詩擲地作金聲。



抄書至數十篋，無非向學之勤；徒居載三十車，皆云稽古之力。

是以慕丁顗之義訓，聚書必興；更宜守杜暹之良規，鬻書不孝。

科第



士人入學曰游泮，又曰采芹；舉子登科曰釋褐，又名得雋。

賓興為大比之年，賢書即鄉試之錄。

鏖戰棘闈，青錢中選；榮膺鶚薦，席帽離身。

鹿鳴以榮文榜，鷹揚以耀武科。



文章入式，有朱衣之點頭；經術既明，取青紫如拾芥。

宴罷曲江，快紅綾之賜餅；名登天府，羨柳汁之染衣。

特拔謂之出頭地，崛起謂之破天荒。

中狀元曰獨占鰲頭，中解元曰名魁虎榜。

賜宴瓊林，宋朝盛典；探花杏苑，唐世殊恩。

取中之官稱為座主，同榜之人皆是同年。

貢籍見遺，謂之龍門點額；進士及第，謂之雁塔題名。



金殿唱第曰傳臚，鄉會發榜曰撤棘。

攀仙桂、步青雲，皆言及第；紅勒帛、孫山外，總是無名。

《詩》美作人，考士即薪槱之典；

《易》推連茹，進賢乃彙征之途。

入彀英雄，喜羅佳士；滿城桃李，賀得門生。

慰人之下第，則曰賺了英雄；憐士之無依，亦云傍人門戶。

雖然有志者事竟成，佇看榮華之日；



信乎成丹者火候到，莫辭烹煉之功。

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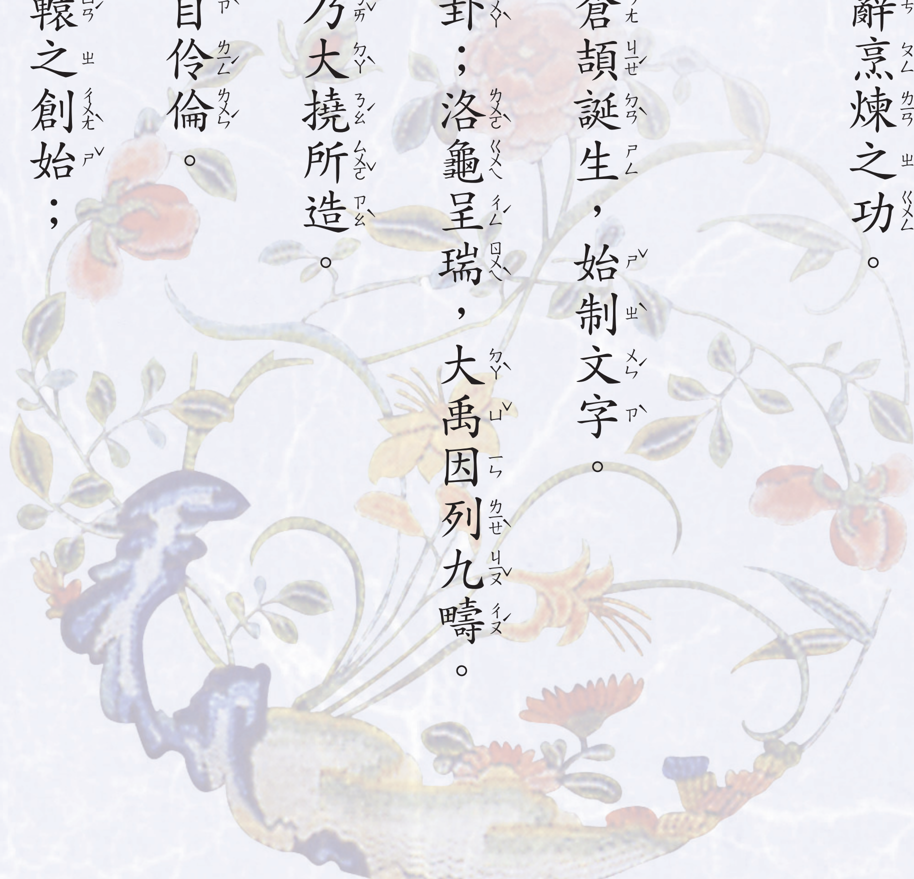
上古之世，政尚結繩；倉頡誕生，始制文字。

龍馬負圖，伏羲因畫八卦；洛龜呈瑞，大禹因列九疇。

刻漏為挈壺所司，甲子乃大撓所造。

算數作於隸首，律呂制自伶倫。

甲、胄、舟、車，俱軒轅之創始；





權、衡、度、量，悉黃帝之立規。

章、亥紀步數以定極，伯鯀築城郭以衛民。

太昊造網罟以佃漁，少昊作弧矢以戰伐。

制耒耜，興陶冶，皆由炎帝；造琴瑟，教嫁娶，乃自羲皇。

冠冕衣裳，至黃帝而大備；桑麻蠶織，由元妃而始興。

神農嘗百草，醫藥有方；后稷播百穀，粒食有賴。

燧人氏鑽木取火，而烹飪初興；有巢氏構木為巢，而宮室始創。



夏禹王鑄鼎以象九州，漢明帝建寺以崇佛教。

指南車創自姬周，羅盤是其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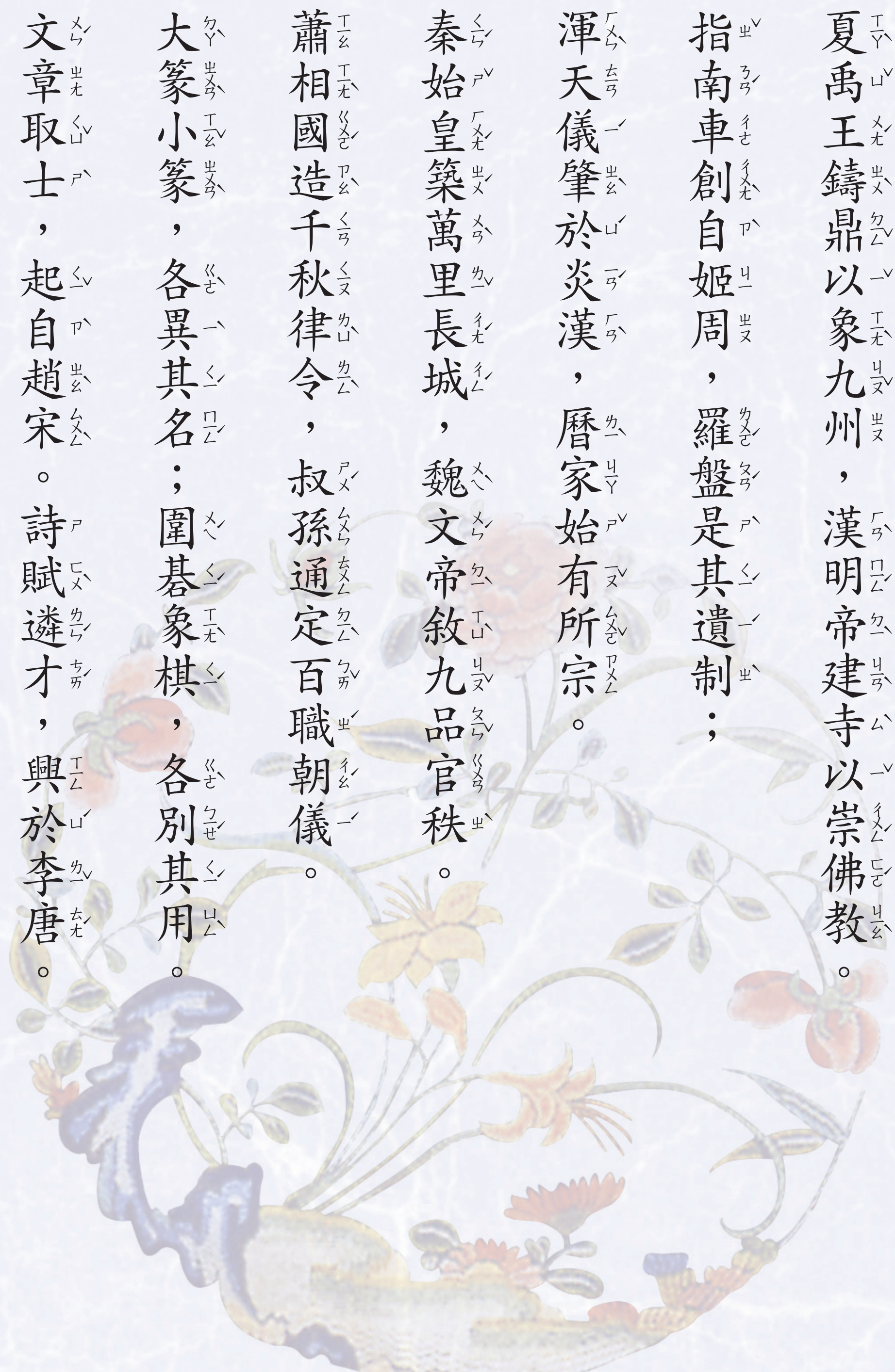
渾天儀肇於炎漢，曆家始有所宗。

秦始皇築萬里長城，魏文帝敘九品官秩。

蕭相國造千秋律令，叔孫通定百職朝儀。

大篆小篆，各異其名；圍棊象棋，各別其用。

文章取士，起自趙宋。詩賦遴才，興於李唐。





經書印自馮道，《通鑑》編自溫公。

雁塔載於佛經，梨園著於唐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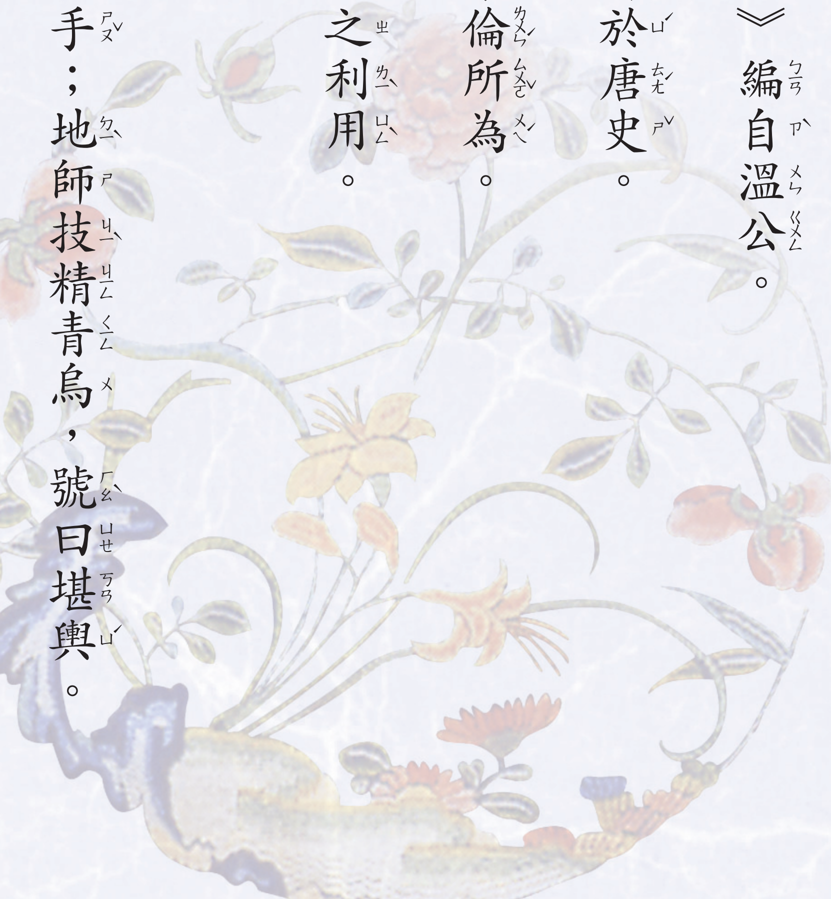
筆乃蒙恬所造，紙乃蔡倫所為。

凡古昔之前型，為今時之利用。

藝術

醫士業擅岐黃，稱為國手；地師技精青烏，號曰堪輿。

盧醫、扁鵲，皆為古之神醫；鄭虔、崔白，悉是古之名畫。





郭景純得青囊祕術，孫思邈傳龍宮仙方。

善卜者，乃君平、詹尹之流；善相者，即唐舉、子卿之亞。

推命之人謂之星士，繪畫之士謂之丹青。

大風鑑，相士之稱；大工師，木匠之譽。

若王良、若造父，其馭駕最精；東方朔、淳于髡，皆滑稽無匹。

稱善卜卦者，曰今之鬼谷；稱善記怪者，曰古之董狐。

稱諏日之人曰太史，稱書算之士曰掌文。



善博者，喝雉呼盧；善射者，穿楊貫虱。

樗蒲之戲，乃言雙陸；橘中之樂，是謂弈棋。

陳平作傀儡以解圍，孔明造木牛以運米。

張僧繇點龍睛而破壁，公輸子削木鳶而高飛。

雖奇技似無益於人，而百藝則有濟於用。

訟獄

世人惟不平則鳴，聖人以無訟為貴。





上有恤刑之主，喜見桁楊雨潤；下無冤枉之民，欣看肺石風清。

誰謂圄圄為福堂？須知畫地可立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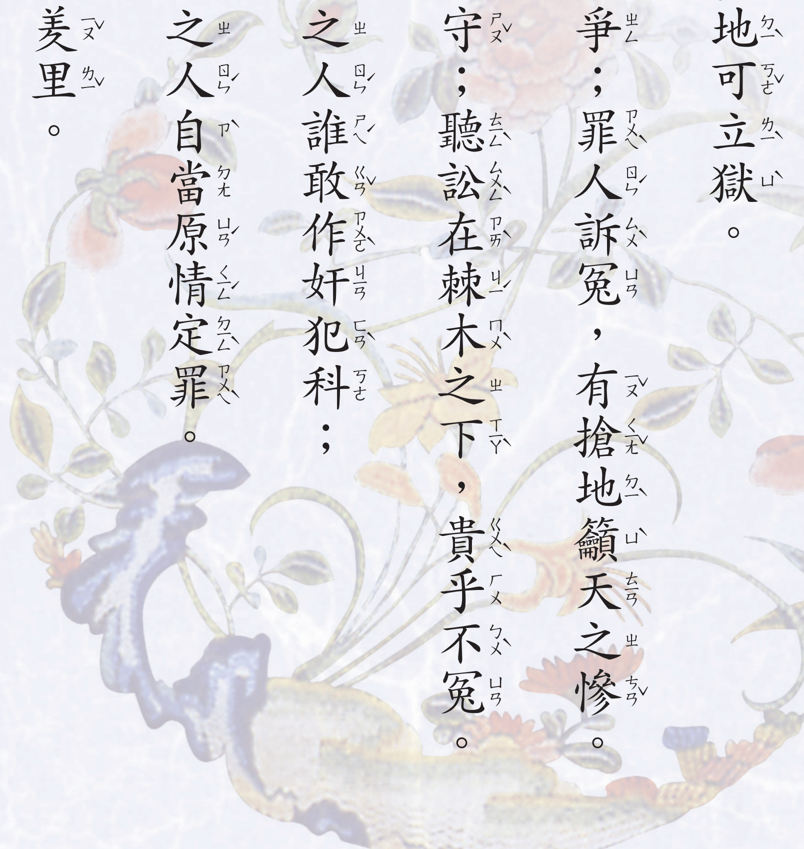
與人構訟，則鼠牙雀角之爭；罪人訴冤，有搶地籲天之慘。

獄門畫狴犴之形，以其能守；聽訟在棘木之下，貴乎不冤。

鄉亭有岸，朝廷有獄，下之人誰敢作奸犯科；

死不可生，刑不可贖，上之人自當原情定罪。

夏之獄名鈞臺，商之獄名羑里。





桎梏之設，乃拘罪人之具；縲紲之中，豈無賢者之冤？

兩爭不釋，謂之鷸蚌相持；累及無辜，謂之池魚被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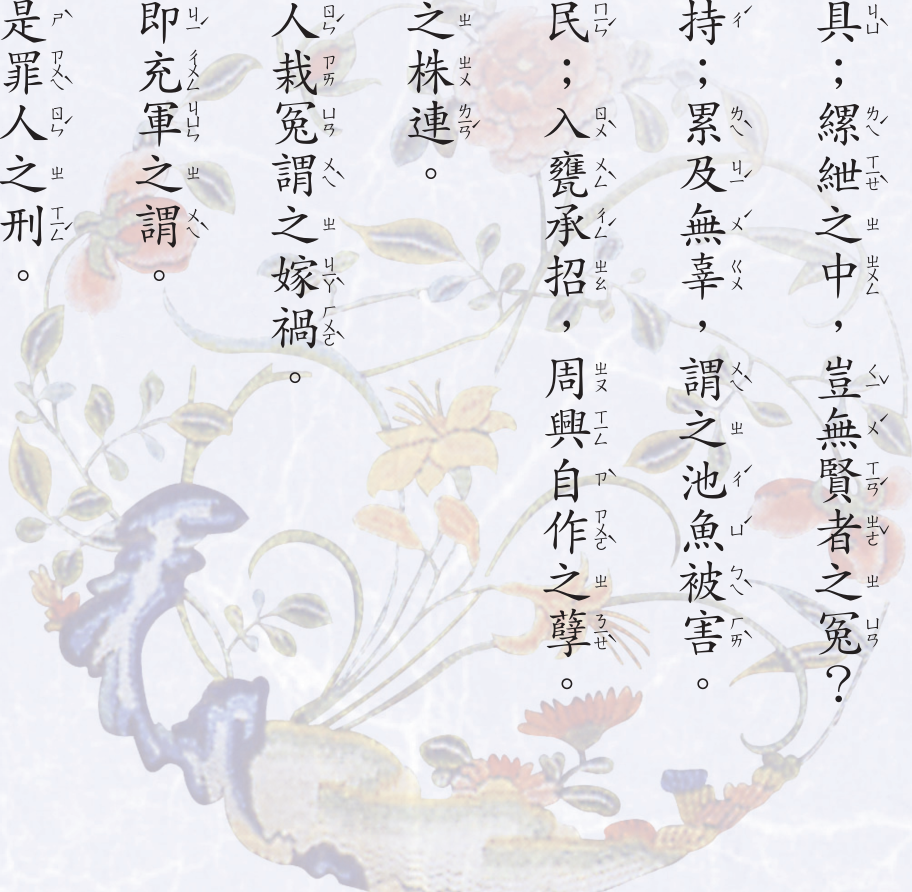
下車泣罪，夏禹深痛其民；入甕承招，周興自作之孽。

紛爭謂之健訟，訐告謂之株連。

為人解訟謂之釋紛，被人栽冤謂之嫁禍。

徒配有城旦之名，流戍即充軍之謂。

三尺乃朝廷之法，三木是罪人之刑。





古之五刑：墨、劓、剕、宮、大辟；

清之律例：笞、杖、徒、流、死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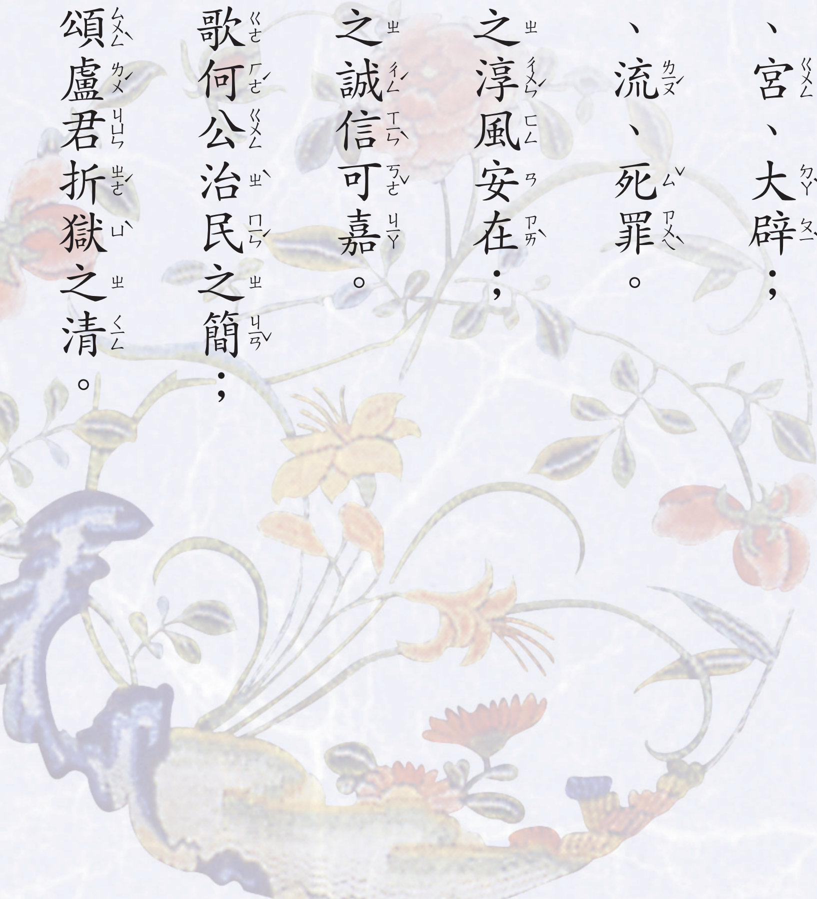
上古時削木為吏，而今之淳風安在；

唐太宗縱囚歸省，古人之誠信可嘉。

花落庭閑，草生獄靜，歌何公治民之簡；

吏立冰上，人行鏡中，頌盧君折獄之清。

雖曰治亂之藥石，刑罰為重；要知興平之粱肉，德教為先。





釋道鬼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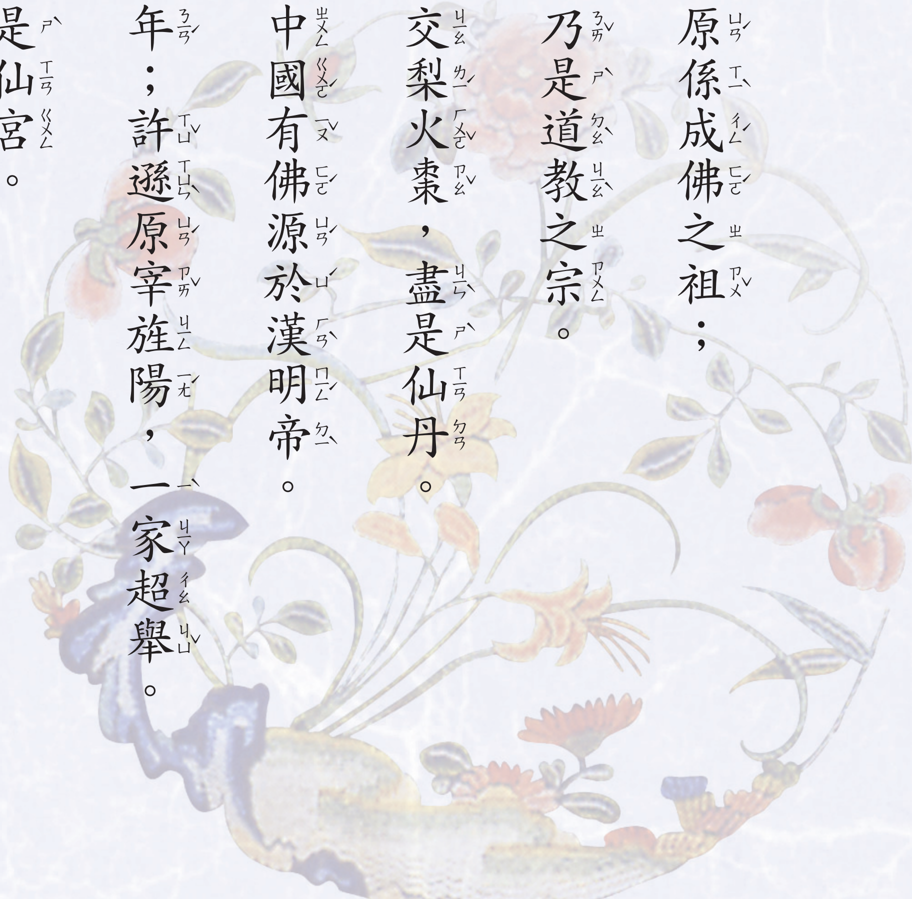
如來釋迦，即是牟尼，原係成佛之祖；老聃李耳，即是道君，乃是道教之宗。

鷲嶺祇園，皆屬佛國；交梨火棗，盡是仙丹。

沙門稱釋，始於晉道安，中國有佛，源於漢明帝。

籛鏗即是彭祖，八百高年；許遜原宰旌陽，一家超舉。

波羅猶云彼岸，紫府即是仙宮。





曰上方，曰梵剎，總是佛場；曰真宇，曰蕊珠，皆稱仙境。

伊蒲饌可以齋僧，青精飯亦堪供佛。

香積廚，僧家所備；仙麟脯，仙子所餐。

佛圖澄顯神通，咒蓮生鉢；葛仙翁作戲術，吐飯成蜂。

達摩一葦渡江，欒巴噀酒滅火。

吳猛畫江成路，麻姑擲米成珠。

飛錫掛錫，謂僧人之行止；導引胎息，謂道士之修持。



僧人拜禮曰和南，道士拜禮曰稽首。

曰圓寂，曰荼毗，皆言僧人之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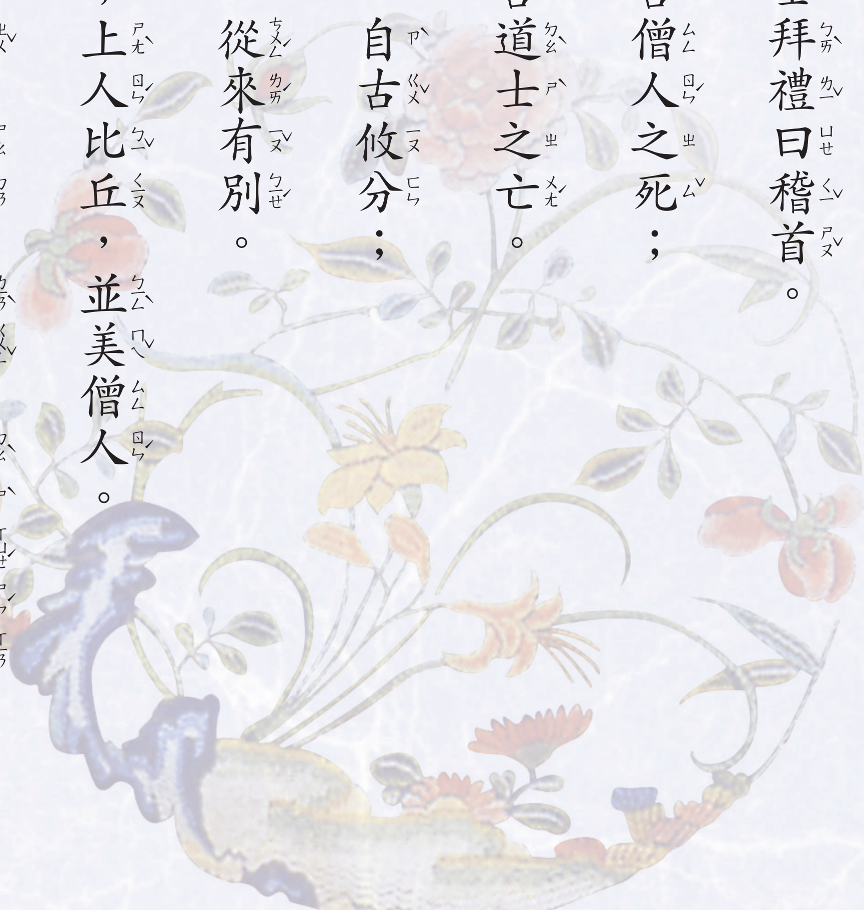
曰羽化，曰尸解，悉言道士之亡。

女道曰巫，男道曰覡，自古攸分；

男僧曰僧，女僧曰尼，從來有別。

羽客黃冠，皆稱道士；上人比丘，並美僧人。

檀越、檀那，僧家稱施主；燒丹、煉汞，道士學神仙。





僧人自謙，謂之空桑子；道士誦經，謂之步虛聲。

菩者普也，薩者濟也，尊稱神聖，故有菩薩之譽；

水行龍力大，陸行象力大，負荷佛法，故有龍象之稱。

儒家謂之世，釋家謂之劫，道家謂之塵，俱謂俗緣之未脫；

儒家曰精一，釋家曰三昧，道家曰貞一，總言奧義之無窮。

達摩死後，手攜隻履西歸；王喬朝君，舄化雙鳧下降。

辟穀絕粒，神仙能服氣煉形；不滅不生，釋氏惟明心見性。



梁高僧談經入妙，可使頑石點頭，天花亂墜；

張虛靖煉丹既成，能令龍虎並伏，雞犬俱升。

藏世界於一粟，佛法何其大；貯乾坤於一壺，道法何其玄。

妄誕之言，載鬼一車；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無鬼論》，作於晉之阮瞻；《搜神記》，撰於晉之干寶。

顏子淵、卜子夏，死為地下修文郎；

韓擒虎、寇萊公，死為陰司閻羅王。



至若土穀之神曰社稷，乾旱之鬼曰旱魃。

魑、魅、魍、魎，山川之祟；神荼、鬱壘，啖鬼之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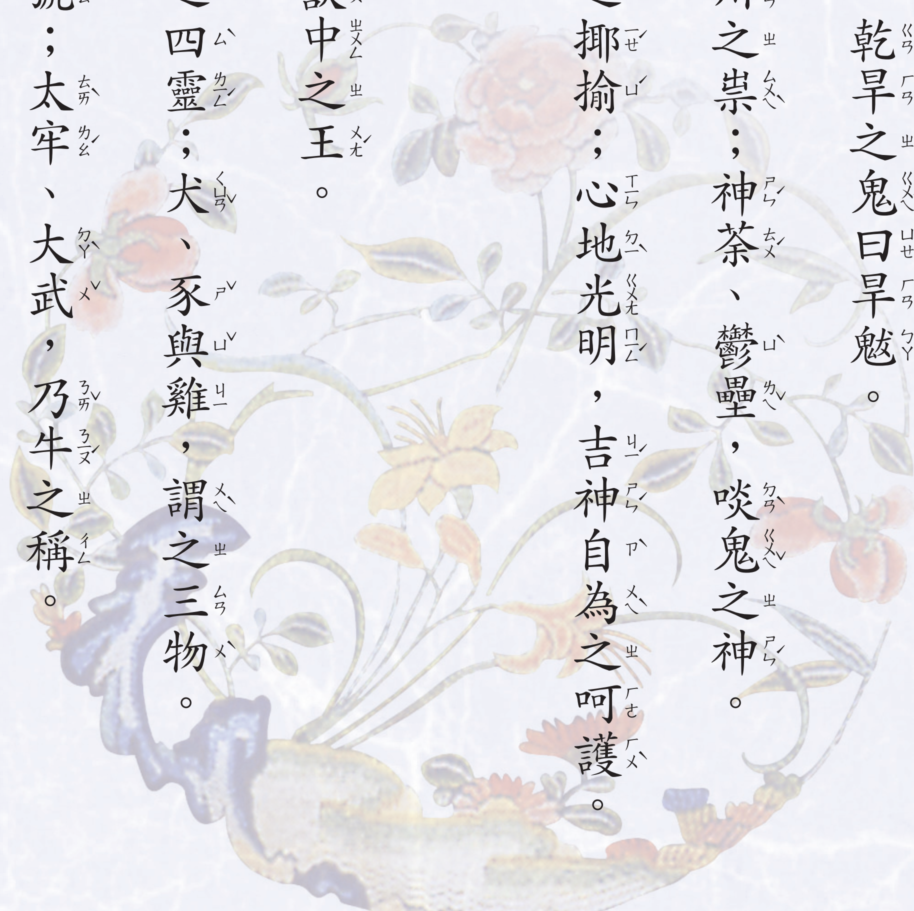
仕途偃蹇，鬼神亦為之揶揄；心地光明，吉神自為之呵護。

鳥獸

麟為毛蟲之長，虎乃獸中之王。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犬、豕與雞，謂之三物。

騄駬、驊騮，良馬之號；太牢、大武，乃牛之稱。





羊曰柔毛，又曰長髯主簿；豕名剛鬣，又曰烏喙將軍。

鵝名舒雁，鴨號家鳧。

雞有五德，故稱之為德禽；雁性隨陽，因名之曰陽鳥。

家狸、烏圓，乃貓之譽；韓盧、楚獚，皆犬之名。

麒麟、騶虞，皆好仁之獸；螟螣、蟊賊，皆害苗之蟲。

無腸公子，螃蟹之名；綠衣使者，鸚鵡之號。

狐假虎威，謂借勢而為惡；養虎貽患，謂留禍之在身。



猶豫多疑，喻人之不決；狼狽相倚，比人之顛連。

勝負未分，不知鹿死誰手；基業易主，正如燕入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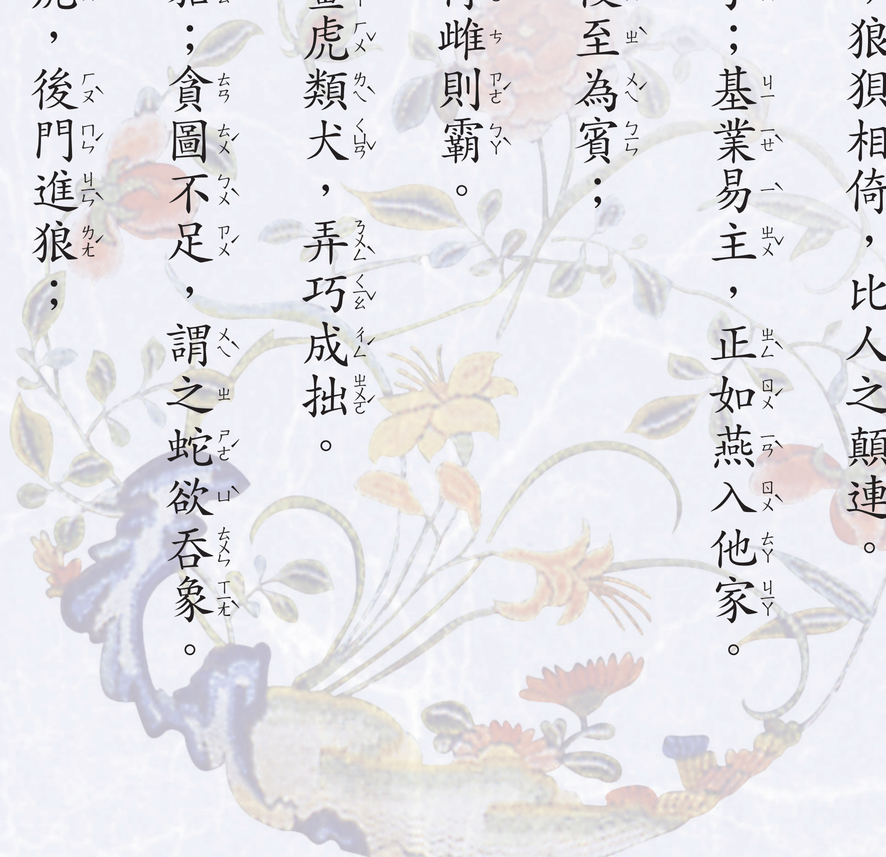
雁到南方，先至為主，後至為賓；

雉名陳寶，得雄則王，得雌則霸。

刻鵠類鶩，為學初成；畫虎類犬，弄巧成拙。

美惡不稱，謂之狗尾續貂；貪圖不足，謂之蛇欲吞象。

禍去禍又至，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





除凶不畏凶，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鄙眾趨利曰群蟻附羶，謙己愛兒曰老牛舐犢。

無中生有曰畫蛇添足，進退兩難曰羝羊觸藩。

杯中蛇影，自起猜疑；塞翁失馬，難分禍福。

龍駒、鳳雛，晉閔鴻誇吳中陸士龍之異；

伏龍、鳳雛，司馬徽稱孔明、龐士元之奇。

呂后斷戚夫人手足，號曰人彘；胡人醃契丹王屍骸，謂之帝羓。



人之狠惡，同於檮杌；人之凶暴，類於窮奇。

王猛見桓溫，捫虱而談當世之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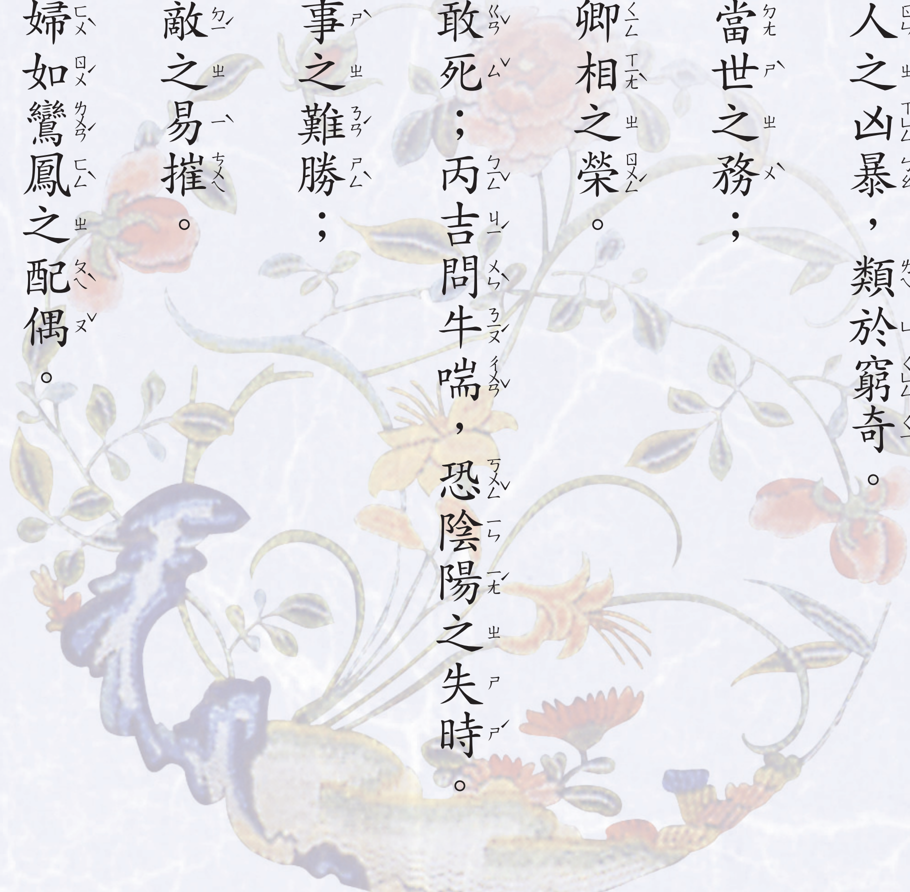
甯戚遇齊桓，扣角而取卿相之榮。

越王式怒蛙，以昆蟲之敢死；丙吉問牛喘，恐陰陽之失時。

以十人而制千虎，比言事之難勝；

走韓盧而搏蹇兔，喻言敵之易摧。

兄弟如鶺鴒之相親，夫婦如鸞鳳之配偶。





有勢莫能為，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制小不用大，曰割雞之小，焉用牛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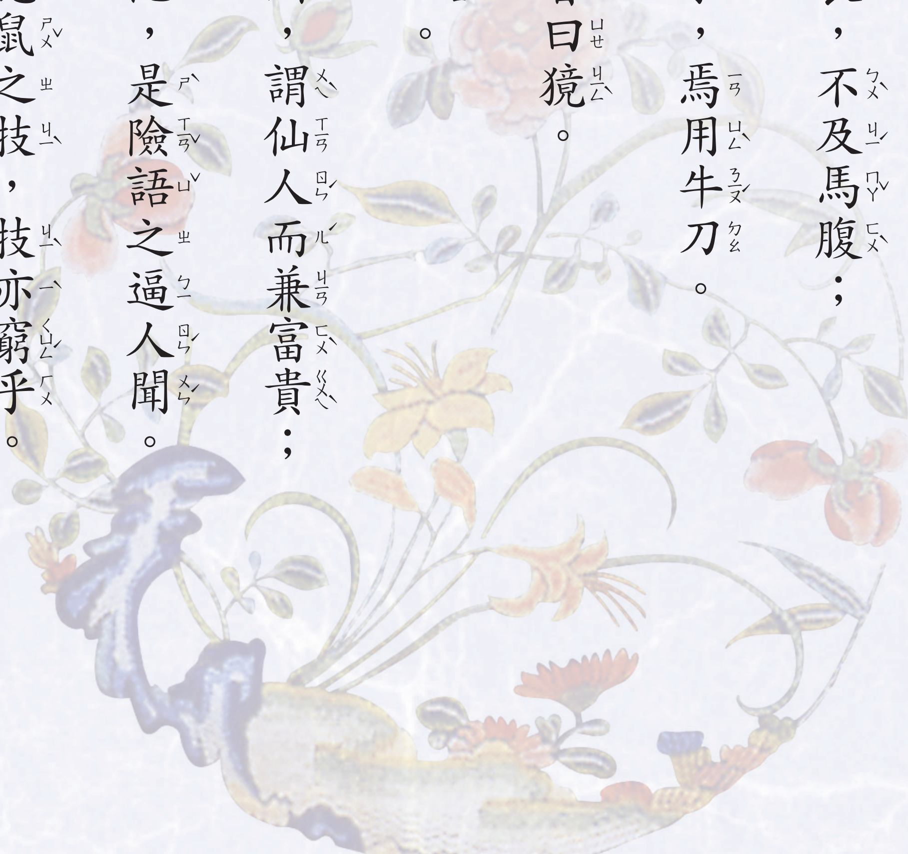
鳥食母者曰梟，獸食父者曰獍。

苛政猛於虎，壯士氣如虹。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謂仙人而兼富貴；

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是險語之逼人聞。

黔驢之技，技止此耳；鼯鼠之技，技亦窮乎。





強兼併者曰鯨吞，為小賊者曰狗盜。

養惡人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噬；

養惡人如養鷹，飢之則附，飽之則颺。

隨珠彈雀，謂得少而失多；投鼠忌器，恐因甲而害乙。

事多曰猬務，利小曰蠅頭。

心惑似狐疑，人喜如雀躍。

愛屋及烏，謂因此而惜彼；輕雞愛鶩，謂捨此而圖他。



唆惡為非曰教猱升木，受恩不報曰得魚忘筌。

倚勢害人，真似城狐社鼠；空存無用，何殊陶犬瓦雞。

勢弱難敵，謂之螳臂當轍；人生易死，乃曰蜉蝣在世。

小難制大，如越雞難伏鵠卵；賤反輕貴，似鸒鳩反笑大鵬。

小人不知君子之心，曰燕雀安知鴻鵠志；

君子不受小人之侮，曰虎豹豈受犬羊欺。

跖犬吠堯，吠非其主；鳩居鵲巢，安享其成。



緣木求魚，極言難得；按圖索驥，甚言失真。

惡人借勢曰如虎負嵎，窮人無歸曰如魚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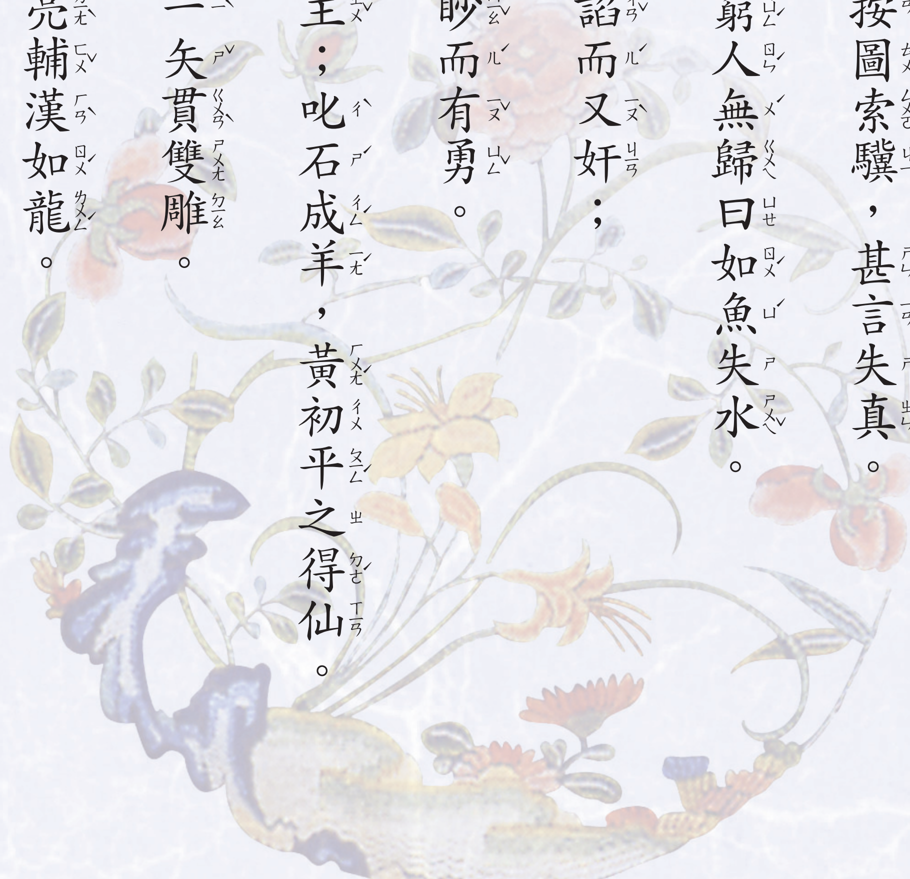
九尾狐，譏陳彭年素性諂而又奸；

獨眼龍，誇李克用一目眇而有勇。

指鹿為馬，秦趙高之欺主；叱石成羊，黃初平之得仙。

卞莊勇能擒兩虎，高駢一矢貫雙雕。

司馬懿畏蜀如虎，諸葛亮輔漢如龍。





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

棄人甚易曰孤雛腐鼠，文名共仰曰起鳳騰蛟。

為公乎，為私乎，晉惠帝問蝦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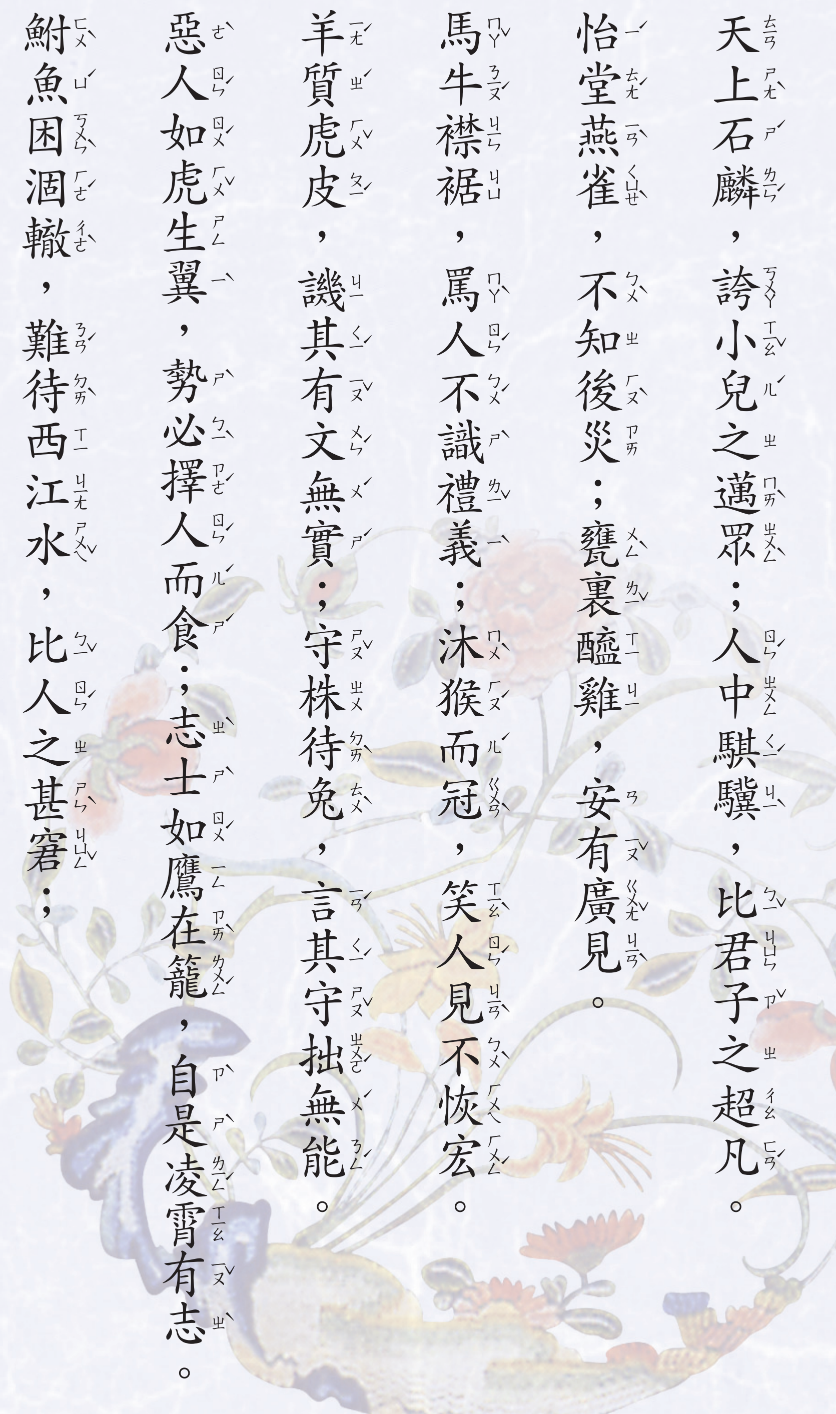
欲左左，欲右右，商湯德及禽獸。

魚游於釜中，雖生不久；燕巢於幕上，棲身不安。

妄自稱奇，謂之遼東豕；其見甚小，譬如井底蛙。

父惡子賢，謂是犁牛之子；父謙子拙，謂是豚犬之兒。





出人群而獨異，如鶴立雞群；非配偶以相從，如雉求牡匹。

天上石麟，誇小兒之邁眾；人中騏驥，比君子之超凡。

怡堂燕雀，不知後災；甕裏醯雞，安有廣見。

馬牛襟裾，罵人不識禮義；沐猴而冠，笑人見不恢宏。

羊質虎皮，譏其有文無實；守株待兔，言其守拙無能。

惡人如虎生翼，勢必擇人而食；志士如鷹在籠，自是凌霄有志。

鮒魚困涸轍，難待西江水，比人之甚窘；



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比人大有為。

執牛耳，為人主盟；附驥尾，望人引帶。

鴻雁哀鳴，比小民之失所；狡兔三窟，誚貪人之巧營。

風馬牛勢不相及，常山蛇首尾相應。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以其扶之者眾；

千歲之龜，死而留甲，因其卜之則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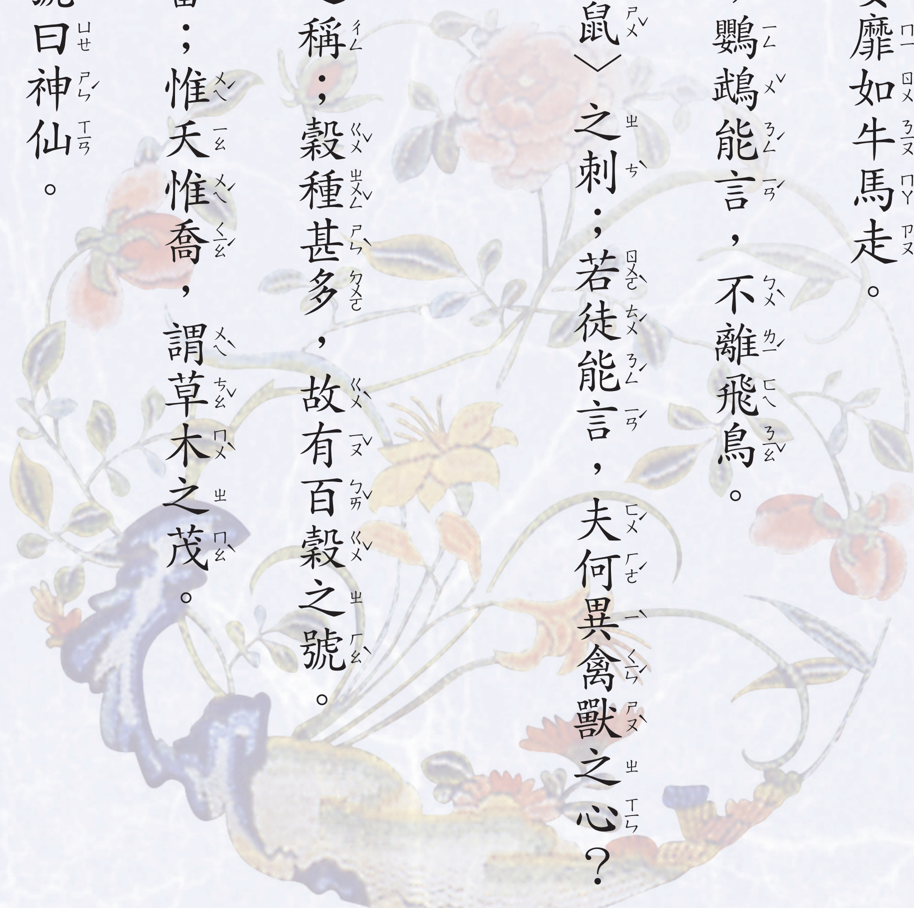
大丈夫寧為雞口，毋為牛後；士君子豈甘雌伏，定要雄飛。



毋跼促如轅下駒，毋委靡如牛馬走。
猩猩能言，不離走獸；鸚鵡能言，不離飛鳥。
人惟有禮，庶可免〈相鼠〉之刺；若徒能言，夫何異禽獸之心？

花木

植物非一，故有萬卉之稱；穀種甚多，故有百穀之號。
如茨如粱，謂禾稼之蕃；惟夭惟喬，謂草木之茂。
蓮花比之君子，海棠號曰神仙。





國色天香，詠牡丹之富貴；冰肌玉骨，賦梅萼之清奇。

蘭為王者之香，菊有隱逸之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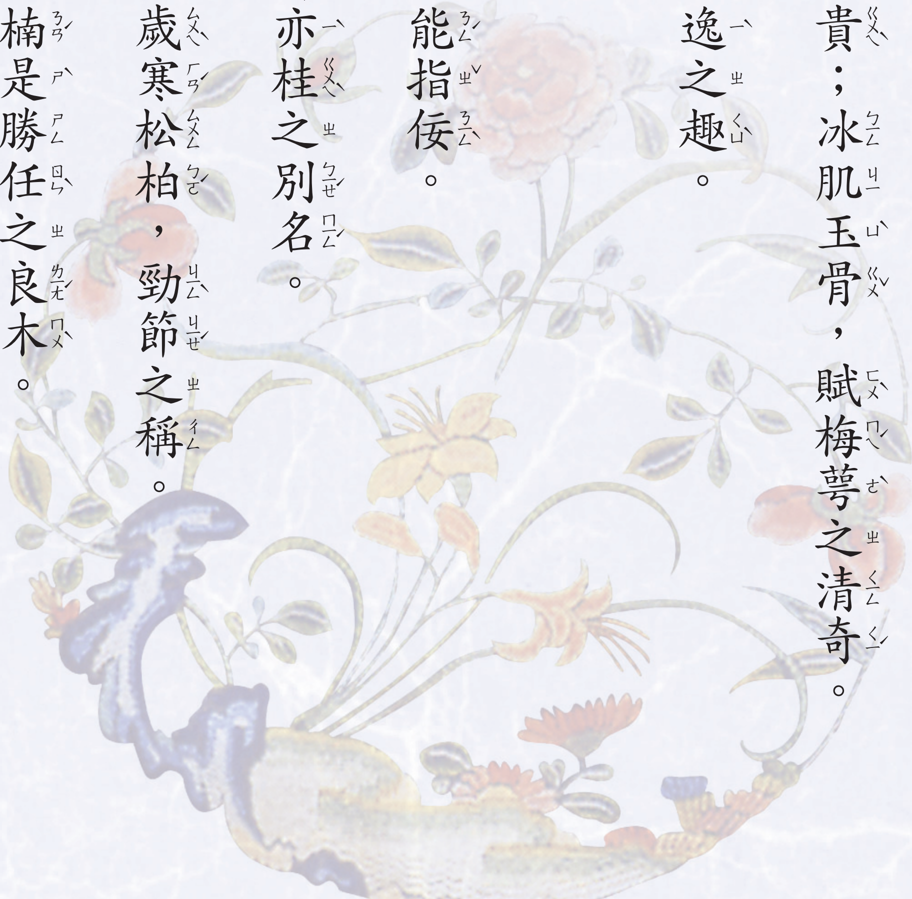
竹稱君子，松號大夫。

萱草可以忘憂，屈軼自能指佞。

篔簹乃竹之別號，木樨亦桂之別名。

明日黃花，過時之物；歲寒松柏，勁節之稱。

樗櫟乃無用之散材，楩楠是勝任之良木。





玉版是筍之異號，蹲鴟乃芋之別名。

瓜田李下，事避嫌疑；秋菊春桃，時來遲早。

南枝先，北枝後，庾嶺之梅；朔而生，望而落，堯階蓂莢。

苾蒭背陰向陽，比僧人之有德；木槿朝開暮落，喻榮華之不長。

芒刺在背，言人恐懼不安；薰蕕異氣，謂人賢否有別。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道旁苦李，為人所棄。

老夫娶少婦，曰枯楊生稊；國家進多賢，曰拔茅連茹。



蒲柳之姿，未秋而先槁；薑桂之性，愈老而益辛。

王者之師，勢如破竹；七雄之國，地若瓜分。

苻堅覲陣，疑草木皆為敵兵；索靖知亡，嘆銅駝會在荊棘。

王家手植三槐，竇氏人稱五桂。

鉏麑觸槐，不忍賊民之主；越王嘗蓼，必欲報吳之仇。

歐陽母畫荻教子，誰不稱賢；廉將軍負荊請罪，善能悔過。

彌子瑕以餘桃啖君，秦商鞅欲徙木立信。



王戎賣李鑽核，庸夫之鄙吝；成王剪桐封弟，天子無戲言。

齊景公以二桃殺三士，楊再思謂蓮花似六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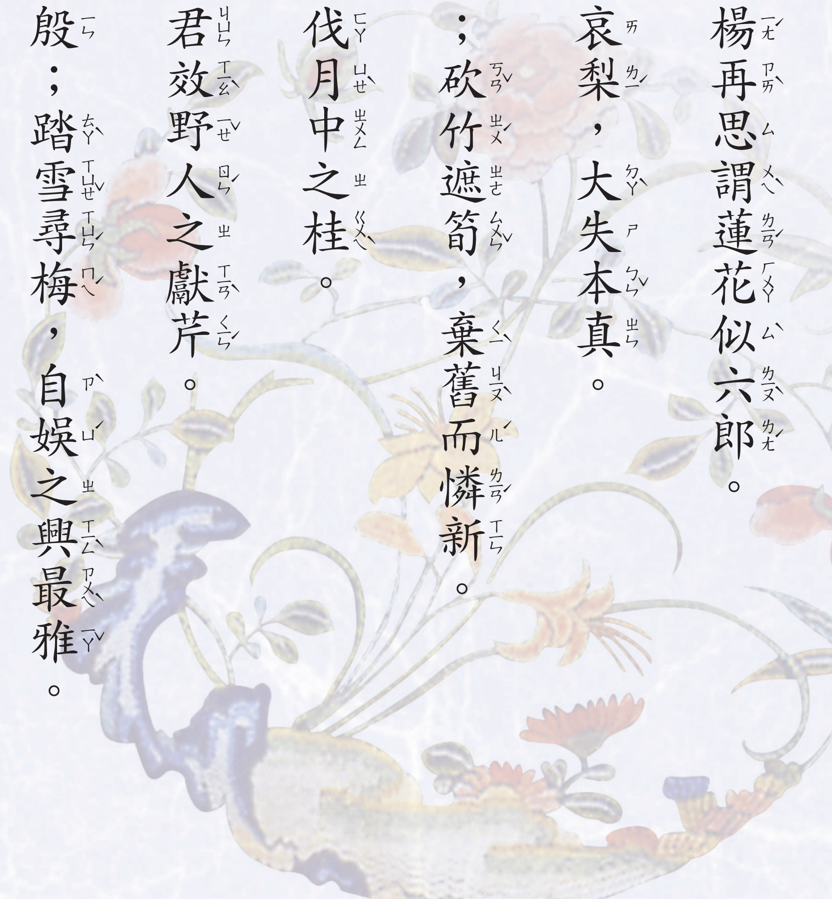
倒啖蔗，漸入佳境；蒸哀梨，大失本真。

煮豆燃萁，比兄之殘弟；砍竹遮筍，棄舊而憐新。

元素致江南之柑，吳剛伐月中之桂。

濟友法堯夫之助麥，敬君效野人之獻芹。

冒雨剪韭，款友之情甚殷；踏雪尋梅，自娛之興最雅。





商王能修君德，祥桑自死；萊公有惠民生，枯竹復生。

蟠桃之開花結子，每三千年；大椿之為春為秋，亦八千歲。

去稂莠正所以植嘉禾，沃枝葉則不如培根本。

故世路之蓁蕪當剔，而人心之茅塞須開。



著作權聲明

本著作採用台灣3.0版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條文，免費結緣，禁止販售。使用者按本會之方式表彰來源後，歡迎翻印流通、散布、傳輸；但不得有任何商業行為，亦不得變更、轉變或修改內容。

普爲出資及讀誦受持輾轉流通者迴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3.0/tw/

This book is for free distribution. It is not for sale. Printed in Taiwan.

公元二〇一六年九月　恭印貳仟冊

國語注音版 聖學根之根 第四冊 幼學瓊林

出版者：華藏淨宗學會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三三三之一號二樓
電話：（〇二）二七五四—七一七八
傳真：（〇二）二七五四—七二六二
劃撥帳號：一九三九一〇七六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
E-mail：hwadzan@hwadzan.com（請法寶專用）
www.amtb.tw
淨空法師影音網址：www.amtb.cn
www.chinkung.org
www.hwadzan.com
承印者：和裕出版社（〇六）二四五四〇二三～七

智欲圓而行欲方
膽欲大而心欲小





華藏淨宗學會
THE CORPORATION
REPUBLIC OF HWA DZAN SOCIETY

本會一切法寶・免費結緣・禁止販售・請勿竄改內容・歡迎翻印流通・
This book is for free distribution. It is not for sale.
Printed in Taiwan